

## 目 錄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全球化的概念.....	7
第一節 起源與分界.....	11
第二節 實現方式.....	13
第三節 文獻探討.....	17
第二章 全球化對政治關係的衝擊.....	22
第一節 民族國家式微.....	22
一、民族國家終將式微.....	22
二、民族國家不會式微.....	27
三、小結.....	31
第二節 帝國主義再現.....	35
一、資本主義等於帝國主義.....	37
二、美國就是帝國主義.....	40
三、美國建立同質文化.....	49
四、小結.....	53
第三節 恐怖主義變形.....	57
一、舊遊戲下的新規則.....	57
二、九一一改變了世界.....	60
三、小結.....	65
第三章 全球化對經濟世界的衝擊.....	69
第一節 跨國企業主導.....	69
一、企業為何跨國伸展.....	69
二、世界縱容跨國企業.....	71
三、小結.....	76
第二節 資本市場左右.....	78
一、資本牽動市場發展.....	78
二、資本主義就是數字.....	82
三、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85
四、小結.....	92
第三節 貧富區域失衡.....	93
一、富者仍富強者恒強.....	93

二、貧富不均認知差距.....	100
三、小結.....	110
<b>第四章 全球化對文化認同的衝擊.....</b>	<b>112</b>
<b>第一節 文明衝突加劇.....</b>	<b>112</b>
一、文明衝突終將發生.....	112
二、社會主義終將滅絕.....	116
三、小結.....	125
<b>第二節 認同失落重構.....</b>	<b>126</b>
一、以巴衝突乃為私利.....	127
二、歐洲極右主義抬頭.....	138
三、小結.....	154
<b>第三節 多元文化共存.....</b>	<b>157</b>
一、文化有全球當地化.....	157
二、文化發展有趨同性.....	169
三、小結.....	176
<b>第五章 結論：全球化需適應但不失控.....</b>	<b>179</b>
<b>參考書目.....</b>	<b>183</b>

## 表格目錄

《表一》 全球化與帝國主義之比較.....	36
-----------------------	----

#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999 年 11 月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西雅圖部長會議，是自 1995 年自關貿總協(GATT)改名為 WTO 成立以來所召開的第三次部長會議，主要目的是為 2000 年起展開一連三年的新回合談判(全球多邊談判)訂定架構。這次的會議聚集了各國的相關官員及場外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人士約五千多人，還有二千五百名左右的國際媒體記者。西雅圖部長會議除了事關 21 世紀的全球經濟而受到矚目之外，也由於 WTO 的權限越來越大，原來只是為了突破關稅壁壘、貿易保護，達到貿易自由化的世界市場，但是在新回合的談判中，已經涵括了勞動條件、環保標準、投資政策等與貿易並非直接相關的議題，全球經貿發展愈趨多元化，但因各國因為發展層次及產業重點不同，使得在特定議題上各自站在色彩鮮明的不同立場而宣告失敗落幕。而看此一回合的全球貿易談判，一方面是急欲帶領全球走向自由化的新進程，卻也因場外反球化人士的抗議同步帶給世人更多的疑慮。而西雅圖部長會議之失敗，更預告了全球各國對 WTO 標榜自由化精神之一種潛在反思：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給予開發中國家主政者不安，也讓已開發國家的人民擔心，一旦市場大門洞開後，將因此失去工作機會與生活安全，而且更有可能會引發許多國家主權和民主化的問題。所以全球化雖有增加世界經濟交流之事實，卻也帶給世人許多的不安與疑慮。

當世界各媒體同步播映場外高舉反「全球化」的旗幟時，我想各地的人都和我一樣有了一個疑問，那就是 何謂全球化？其實全球化這個浪潮早已席捲了全世界，早就是每個人的生活環境，因為每個人身邊所使用的東西，並不全都是自己國家所製做的，所食用的食物也大都失去自己民族的「原味」，而成了一種外來文化與本地化的融合口味，每個人的週圍就像是一個小聯合國般，到處有許多不同國家所製造和所發生的事件在身邊環繞著。而全球化就像一個有機體般，不斷的在變化，而每一個人也不斷的在適應它所帶來的舒適與不便，只因促進全球化的的重要工具——科技與時間是

無法倒退的。事實上，全球化的速度不斷的加快，其範圍也不斷的在擴大。所以有時真的很好奇，世人所稱的「全球化」應該是怎樣的情況？而一些歷史上的新仇舊恨是否也牽動全球化的形成？人類的傳統價值觀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在此時，又是一個新的世紀之初，我們應該對全球化有更明確的掌握，畢竟全球化是一個指引，也是一個希望所在，如果我們得過且過，就會淹沒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以我們要對其有所認知，再加以掌握其特性，才能知道我們的未來在何方，而不再只是永遠在摸索，畢竟瞎子摸象，也沒辦法摸出象的全貌的。

請對世界糧食短缺問題發表個人意見。衣索匹亞人：什麼叫糧食？美國人：什麼叫短缺？阿富汗人：什麼叫個人意見？記得初看到這個問題時，覺得挺有趣的，但是把它寫在這兒，只是想明白的表達——全球化似乎沒有一個共同認可的解釋，畢竟站在任何的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全球化都是一種主觀見解，像自由主義學派認為的全球化，一定與社會主義學派不同，強權國家所認知的全球化也一定不同於第三世界國家，所以我決定以一種研究與探討的角度去寫下這篇文章。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過去幾年裡，當全球經濟指標的美國陷入經濟衰退之際，大家仍對未來充滿了希望，畢竟以經濟學的觀點來說，景氣循環是有升有降的，降到了谷底就會有攀升的機會，正當大家期待美國能再次帶領全球經濟的時候，九一一事件則是摧毀了美國人的信心，也打斷了全球人民的期待，使得未來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不但使許多的趨勢專家的預言失靈，也使得紅極一時的「全球化」<sup>1</sup>論點無以為繼。但是無以為繼並不代表就是走入死胡同，也許只要轉個方向，由另一條路仍能朝向全球化。因為正

---

<sup>1</sup> 此處指的全球化乃單指經濟全球化。

當大家一致認為全球化就是經濟科技的成功果實時，九一一事件的發生，讓世人開始認真探索全球化真正的內涵，而不再只是經濟單方面思辯，社會文化、意識型態和價值觀，是全球化的組成部分，更是全球人類該認真思考的觀點<sup>2</sup>。許多的觀論，許多的事件，在在顯示了每個人都生活在全球化裡，有時是觀眾，有時是主角，有時是配角，不管是任何角色，都可以說是因為全球化而讓人與人的互動增加了，也直接使得衝突和合作的機會增加，更使得本土化和全球化間不斷的相互滲透，形成了種種新的世界觀。所以希望藉由全球種種事件的發生，對政治關係、經濟世界和文化認同等方面所造成的衝擊，去進行分析與研討。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與資料取得方式方面，本論文研究採取內容分析研究法(Content analysis)，對全球化衝擊所產生的疑問進行研究與分析。參考資料來源以網路搜尋、相關書籍閱讀與上課資料收集為主，並以一般期刊論文、報紙、及相關問題研究之中文書籍為輔。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界定在 1990 年代以來的世界變化，利用事件的發生去對全球所面臨的爭議問題與發展瓶頸做研析。主要將問題區分為「全球化對政治關係的衝擊」與「全球化對經濟世界的衝擊」、「全球化對文化認同的衝擊」等三方面。有關研究的測量層次，在全球化對政治關係的衝擊所存在的議題方面，以民族國家式微、帝國主義再現和恐怖主義變形三個議題來做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分析其間所存在的國家利益衝突與強權入侵等問題。在全球化對經濟世界的衝擊方面，則以跨國企業、資本市場和貧富差距進行研析，探討因資金流動自由所導至的全球情勢。而在全

---

<sup>2</sup> 「全球化 會把世界化成什麼？」，聯合報，2000/11/13，(網路資料)。

球化對文化認同的衝擊方面，則研析了文明衝突、認同失落和多元文化等議題，由以巴戰爭和歐洲極右主義再度興起去探討個別文明對外來文化的適應與反撲。

在章節安排方面，每個衝擊均列為一個章節，並皆列出三個面向來探討。第一章探討了全球化對政治關係的衝擊。第一部分為民族國家是否式微的問題，雖然許多的論述皆稱國家終將式微，但是仍無法否定民族國家在超國家組織和政策制定的價值。第二部分則為帝國主義的的議題，雖然很多人都認為強權國家，甚而直指美國就是當今的帝國主義，但是在現今的生活裡，沒有了美國似乎所有的生活指標都被迫降低，例如研究學問的人沒有了美國就沒有了指標性對象。第三部分則探討了恐怖主義的行為和九一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其實每件事物均有一體兩面，不可能是一方在毫無原因下對另一方從事恐怖行為。第二章則探討了全球化對經濟世界的衝擊。第一部分探討了跨國企業所形成的資金流動現象。第二部分則探討資金在資本市場的自由流動對各別國家的危機與轉機。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因資金流動所造成的貧富不均問題。第三章探討全球化對文化認同的衝擊，第一部分探討文明衝突論的提出，與社會主義是否足以對抗資本主義的議題。第二部分則是由美國對以巴戰爭的介入和歐盟形成所導至的極右主義的再度興起，去探討認同失落的問題，第三部分則由文化的當地化和趨同性去研析多元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最後在研究結論部份，則針對這些衝擊提出個人看法。其實全球化已是一個無法逆轉也無法由任何一國或任何一人可使其停止的情況下，與其去從事「不知敵人在何處」的反全球化活動，不如集思廣益的提出一個較適當的順應方式，去駕馭全球化而不是浪費人力、金錢和時間去與其對抗之。

# 第一章 全球化的概念

你現在讀的這篇文章的紙，可能是來自越南或加拿大，而我用來寫這篇文章的華碩(ASUS)電腦零件來自世界各地，最後在台灣拼裝，而放在一旁的的茶水，茶杯是來自美國，茶葉來自印度種植的茶樹，水應該是台灣生產的。生活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環境裡，我們每天就像在世界各地旅行，也許國父孫中山所說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如此吧！旅行是去體驗另一種真實的感覺，但走到世界各地，卻不會有太大的差別，每天的生活型態與內容，似乎不會有太大的更動，如果我們刻意去忽略每一個城市與國家的歷史和許言的話，其實在全球的今天，定居或是旅行在有任何一個有「麥當勞」的都市裡似乎都是相同的感覺，就像全世界的人肚子餓了就會想吃東西，不管是阿拉伯人或是美國人，不管是基督教或是儒家思想，應該不會有例外才對，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事實。

雖然全球化是最近這十年才發現的「名詞」，但卻不是只發生在這十年，從我們過去的歷史常識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有阿拉伯人的經商而使其蓬勃發展，中國沉睡了數千年，也是因為西方經濟力量的強力闖關才有的文化交流。而文藝復興和中國開放，在歷史上都是屬於所謂的「第一次全球化」，由當時的航海強權國家，以發展經濟為目的，進行著全球商品、人員和科技的交流，所以當時的全球化乃是建立低廉的運輸成本，使得人們可以藉由鐵路和輪船到更多的地方。學者 Peter Drucker 在《後資本主義社會》- 書中就說：「在西方歷史中，每間隔幾百年便會發生一場重大的變革 短短數十年之內，社會便自行重組其世界觀、價值觀、社會與政治架構、技術，乃至風俗制度都經過調整，五十年後，又將重新出現 - 個新世界。」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改變與速度遠勝於以往，世界各國的互動與聯繫更加緊密。<sup>3</sup>而很多人都認為現在是百年來的第二次全球化，嚴格來說應

---

<sup>3</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憲政(研)090-058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2001/10/31。

該可以由冷戰結束開始算起，因為冷戰時期正是所謂的「對峙」，各國無暇顧及他國的發展與需要，只是一味的在自身能力的發展。所以第二次的全球化，其基礎乃是建立在低成本的電訊，像網路的普及、人造衛星的發明和光纖網路的設置，使得人們對資訊的取得更加的方便，也能更加迅速反應。

而隨著資訊化、通訊科技的發達以及全球金融體系的形成，全球事務更趨複雜化，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已經變得不再是那麼容易分辨，所以全球化論述反而成為當前最熱門的一個話題。就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雖然這是一件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份子攻擊行動，然而，九一一事件影響所及，包括全球航空業、金融業、科技業等經濟產業與國際貿易皆受到波及，世界主要國家中央銀行也同步採取降息措施，這些現象說明了，「全球一體化現象在最近十年內的快速發展，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政經局勢的發展與變遷。」<sup>4</sup>所以金融、技術和資訊民主化是驅使人類改善生活的基本需求。在《了解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的，凌志汽車代表著正在蓬勃發展的全球市場、金融機構與我們今天賴以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電腦科技。而橄欖樹卻代表著我們所有的根源，讓我們有安定的感覺，給我們身份，讓我們能有一個地方可以稱為家。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所代表的凌志汽車和橄欖樹並不是只能選其中一個，而是可以擇優捨短的各取所需。<sup>5</sup>

只是從過去到現在，仍有許多人認為拓展國際外交與經濟就是參與全球化，其實這是一種很錯誤的觀念，而且很容易被誤導且不具備說服力，因為全球化不只是國際化而已，例如從古至今，貿易、交往、文化和傳播的國際化早已存在，但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卻未受其影響，國家的角色也未被質疑過。從 1980 年代的戰後國家貨幣體系崩解和石油危機之後，情況就開始產生變化，全球化開始挑戰國際化下的經濟成長與租稅持續增加的完美組合，在一系列複雜、彼此獨立、卻又互相有關的變化過程，

---

<sup>4</sup> 李威霆，「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深化與加速了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外交與安全各層面的人類關係與接觸的關聯性。<sup>6</sup>

所以全球化增加了全球的依存性，可以用來強調制度和系統的統一，也可以強調全球相通與共的一體情況，但這並不是指全球貿易、全球架構，也不是所謂的全球體系。因為無論是統一或是一體化，都必須要有一個引領者，這就與世界的霸權國家有關，但也因此引伸出全球性的文化問題，然後再由此牽扯出更多的衝突與疑問，所以全球化應該是由經濟開始，經過了各地區與國家的溶入，成了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等各方面的問題的相互糾結。其實每個人都知道一個國家是不可能故步自封而反對國際化，但卻有數與億計的人反對全球化，只因國際化只衝擊國際貿易，較偏向經濟面的衝擊，但是全球化卻是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等全面性的衝擊。<sup>7</sup>我們可以確知的是 全球化不會帶來像歐盟般的一統模式，畢竟每個國家或地區對未來的需求不同，比較可能的是各地區，像北美或亞洲式會出現類似歐盟的組織，而在此組織之下的國家或地區，其人民與企業的相互依賴度會非常的高<sup>8</sup>。

以電腦網路來做個比喻，如果一台個人電腦灌了一套中文的操作系統，那麼我們可以說，與此系統相同的電腦所構成的潛在網絡與資源，就是某種「本土化」網絡資源。不同的本土化網絡可以透過某些系統轉換(如轉碼協定)而使相容(如繁簡中文資料)。在此基礎上，各國的本土化網絡交疊相連，便串成一個國際網路系統。跟全球化有關的問題是傳輸頻率或 USB 規格、HTML 的相容模式與國際電子商務的交易準則等等，這些都是全球化的規範性問題(normative problems)。首先，全球化不以國家做為單位，而以規格做為區分，這是它與國際化最大的差別。某些婦女、環境、勞工、農業或文化問題，必須被放在全球化底下來討論，正是因為某個領域內的規格一旦制

---

<sup>5</sup> 蔡繼光、李振昌、霍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0)，頁 48-49。

<sup>6</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憲政(研)090-058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2001/10/31。

<sup>7</sup> 「全球化專輯」，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page126.msnw>。

定，就會影響到所有其他領域。至於本土化，顧名思義，是圍繞在以地域為中心的種種精神與物質建構。它可能與國際化有相容的問題，但與全球化則沒有相容的問題！就像一部電腦要灌什麼操作系統，都與國際網路的 FTP 協定無關。反之，FTP 協定卻會影響到這部電腦在整體網路上的位址與階序。從這個觀點回頭來談本土化的問題，本土化是必然的現象，這是源自特定社會文化的結構差異因素，但具有「鄰近性」的本土網絡的交流，並不會妨礙全球化的進行。全球化有它自身的發展邏輯，這個邏輯是建立在「規格化」與「金融資本」的基礎上的，由此展現的，則是一種統攝性的「解構」與「再結構」力量！<sup>9</sup>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 2002 年 2 月 1 日所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為貿易與金融全球化將會提升生活水平，但也加劇世界貧窮以及傷害環境品質。同時，貧窮國家人民對於全球化寄望甚高，但是他們的寄望是極端脆弱的。世界經濟論壇的這項調查對於全球化的熱門話題如強化整合、處理貧窮、進入世界市場與就業成長等，有最廣大的態度意向調查，調查是在美國受到九一一攻擊後進行。調查結果說，熱中於相信全球化將對他們有正面衝擊者，多來自於北美、北歐地區，及亞洲開發中國家。而近來面臨經濟與金融混亂的國家如土耳其、阿根廷等，則對全球化有負面看法。這項全球調查結果指出，60%的受訪者認為全球化會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豐富他們的國家文化生活，另有 66%的受訪者相信全球化可打開進入世界市場之路。<sup>10</sup>全球化下的實體代表首推麥當勞，每個人都可以在世界各地享受到與美國同口味的漢堡，和享受同等的便利性、快捷性和安全性，網際網路則是全球化的最佳虛擬代表，可以藉由其便利性、即時性和無國界性，和世界各地的人們互通訊息，而在資訊普及的今天，全世界用以處理事物和連接網際網路的電腦幾乎都是安裝著微軟的軟體。所以當遠在台灣極南的墾丁地區都有著金色拱門的麥當勞標記，台灣每個人用的電腦，

---

<sup>8</sup> 「工會領袖眼中的全球化」，勞動者電子報，2001/05/12，(網路資料)。

<sup>9</sup> 李威霆，「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sup>10</sup> 「世界經濟論壇調查 全球化窮人脆弱的寄望」，中國時報，2002/02/03，(網路資料)。

每個人開機進入的 window 畫面，也與全世界數百萬台的電腦一致，都是微軟的畫面，所以 誰在全球化？其實世上的每個人都在實踐著不同程度的全球化。在此套一句莎士比亞劇作「皆大歡喜」的台詞：「全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不過是一些演員。」

## 第一節 起源與分界

就全球化的歷史來說，有許多不同的起源說法。但在 1961 年的《韋氏大辭典》裡收編了「全球化」這個詞句，隔年又被收入《牛津大辭典》以後，從此確立其在文字與語言上的合理性。「全球化」(Globalization)並不是新的現象，早在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前早已存在，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過去歷史，但是卻是在二十世紀中葉後，全球意識、全球化現象才開始有實質展現。在 1910 年，由當時的英國經濟學家安傑爾(Norman Angell)出版《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中開始出現全球化這個名詞，其在書中提到：「意圖以軍事征服手段替一個國家建造出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乃是不可能的幻想，只有藉著經濟的全球化始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而國際金融隨著跨國貿易和工業發達，變得更加糾結和相互依賴，以至於政治和軍事強權實際所為之事，實為侵略，但卻能被美化成援助。所以經濟全球化下，世界和平的保證乃是因為各國政府無法不顧及強權的存在和貿易的進行。」爾後全球化理念不斷的被人引用和論述，使得安傑爾因此也獲得 1933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而他的理念雖然沒有在 1930 年代實現，卻在隨後的 1990 年代，在英國的推波助瀾下，人們開始認為全球化就是全球未來的繁榮希望，並因此讓全球化成了美國在 90 年代的主要意識形態，而自由化、市場的開放則成了 1990 年代最主流的國際社會價值觀。<sup>11</sup>

---

<sup>11</sup> 「全球化專輯」，博客來書局網站，<http://www.books.com.tw/>，2001/11/30。

羅馬俱樂部在 1992 年出版的《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就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型態的全球社會的初期階段」。而這個初期階段，就是指全球經濟、文化和政治模式的一體化的萌芽時期，但卻也引發各民族國家的傳統，以明顯或潛在的方式去威脅著現代化的發展。而電子媒體的發展，使得文化全球化早已在各個都市中鋪陳出來，民族國家的傳統邊界在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下已失去原有的意義，而保護生態的團體更以環保無祖國的概念去激發人們對生態的危機意識。當前的這波全球化潮流是最近才出現的，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卻正在頑強的抵抗著，但是因為這些開發中國家依賴著相當大的外向流動趨勢，使得各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愈來愈深，所以國家若片面終止全球化策略，可能會在短期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混亂，特別是依附在金融、跨國公司的工作者。故當冷戰結束，社會主義的瓦解，柏林圍牆推倒的剎那，也代表了一個新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誕生有了最適合的條件。

12

很多學者對全球化的開始年代有其不同的意見。馬克思在其《現代資本主義》一文中指出全球化乃是開始在西元 1500 年代，而被稱為馬克思的理念繼承人華勒斯坦在其《現代世界體系》一文中也贊同是在 1500 年代左右。羅勃森(Roland Robertson)則認為全球化有多種面向，而且已發生兩次，第一次是在 1500 年代，第二次則是由 1970 年代開始的。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現代理論中則認為全球化開始在 1980 年代，這也是被許多學者所共同認可的觀點。而研究文化全球化的湯瑪森(John Tomlinson)則認為全球化在 1960 年代開始流傳。<sup>13</sup>

雖然全球化的分界方式有許多種說法，但最被接受的，則是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為第一次全球化，拜當時的便利運輸和通訊科技之賜，使得人類得以首度從事大規模的跨國跨地投資，但終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導因經濟衝突而使各國保護主義的

---

<sup>12</sup>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網路資料)。

<sup>13</sup> 劉世鼎，「許勒及佛格森對於全球化(理論)的批判」，思與言，第38-1期(2000年3月)，頁147-184。

興起。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資本、貨物和技術在國際間的流動從來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每當某一時期就會被打斷，甚至終止，例如中國與歐洲間絲路就曾毀於中國內戰，爾後再被人重新規劃新的路徑。而在過去的歷史中，全球化是一種特例現象而不是一種常態，只因為經濟的利益常會促成國家間戰爭的發生，和保護主義的興起，容易造成經濟的國有化，也因而造成資源只能國家內部分配而不外流。<sup>14</sup>

所以全球化的發生，和一般的歷史事件均相同，是一種系統發展的偶然(contingency)。根據羅勃森的劃分，二十世紀的第二次全球化，是以人類登陸月球之科技發展為分水嶺、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立、蘇聯解體與東西冷戰對峙時代的結束、Rio 召開世界地球環境高峰會議、CNN 媒體國際化、伊拉克危機與全球關注、超國家的生產形式、勞動形式、亞洲金融危機等等，皆凸顯全球問題的網路化與連結化。而從以上的分類來看，很明顯可看出這些問題早已超越國界與舊有的民族國家的掌控，而朝一種全球性的政治、金融、軍事、經濟、科技、生態、勞動、生產、人口流動的問題去思考解決的辦法和風險的降低。<sup>15</sup>

## 第二節 實現方式

從 1960 年代美國建築大師 R.Buckminster Fuller 所提出的「太空艙一般的地球」(Space-ship Earth)，與「思考全球性，行動在地性」(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出版作品揭示此一觀念後，有關全球化概念的措詞用語便開始流傳。而在最近數十年，由於科技的迅速發展，把一些已開發國家帶進了資訊化和後工業的社會，進一步表現了全球化的具體畫面。「全球化」的概念約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並成為 1990 年代

---

<sup>14</sup> 辛建譯，詹姆斯 彼得拉斯著，「全球化：批判與分析」，中國與世界，[http://hkpwd.hypermart.net/essay/global\\_01.htm](http://hkpwd.hypermart.net/essay/global_01.htm)，(網路資料)。

<sup>15</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分析社會變遷的流行用語。

對許多的全球主義學者而言，全球化乃指一種貨物、投資、生產和技術的跨國流動這些的資本、商業上的流動，不管是深度或是廣度上，都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並且帶有一種異於從前的民族國家，但卻能獨自發揮特有的制度和權力結構。《虛幻樂園》的作者隆沃斯(Richard C. Longworth)即為全球主義學者之一，他將全球化定義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即是使企業能夠在世界上各個地方籌集資金，然後再利用各地區的資訊、科技、通訊、管理和人力等資源，把資金化為產品，再賣給世界各地的顧客。<sup>16</sup>所以全球化之所以能被實現，乃是基於資本、貨物和技術的流動所實現的，而此種流動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殖民地的征服行為，第二種則是透過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相互的貿易交易，第三種則是第三世界國家間相互的貿易與交換。這三種方式都有不同的關係，所產生的結果當然也會不同。<sup>17</sup>

馬克思曾預言世界會走向「全球化」，但他認為應該是「工人階級無祖國」的結合，只是在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卻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合作與一體化，而兩個根本動力—求發展和求平等，求發展讓生產力和生活水準一躍千里，而求平等則導至了改良和革命。但是全球化至今已造成許多跨國社會空間的逐漸形成，使社會與國家的範圍不再重疊，跨國社會空間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例如跨國集團所形塑的跨國商業社會。第二類是「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空間」，亦即在全球的人們因著相同的風格或嗜好，彼此聯繫而形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特別是網路的普及，加速了此類社會空間的發展。第三類跨國社會空間則是「跨國民族社會空間」，其基礎是民族認同，但從空間定位而言，跨國民族社會空間瓦解了民族主義與國家疆

---

<sup>16</sup> 應小端譯，(Richard C. Longworth 著)，*虛幻樂園—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台北：天下文化，2000)，頁 6-11。

<sup>17</sup> 辛建譯，詹姆斯 彼得拉斯著，「全球化：批判與分析」，中國與世界網站，<http://www.chinabulletin.com/indexb5.htm>，(網路資料)。

域間的固定聯繫。<sup>18</sup>而跨國企業雖使得全球化及地方與全球的直接聯繫增加，卻開始造成民族國家的疆界毀壞，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地方的再興起，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也使認同的複雜化。

有些經濟學家將全球化轉化為邁向全面整合的世界市場的步驟，有些政治科學家視全球化為遠離傳統定義的國家概念，商學院學生與顧問則將全球化應用在「無國界的世界」中，有一些人則將全球化視為由私部門公司所驅動現象而非由政府。<sup>19</sup>全球化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意謂著一個國家與人民可以撇開意識型態，相互和平地生活的集體世界安全的體系，並藉此觀察各自的疆域界線，以維持集體的安全利益。但是，「全球化」之所以會成為各種不同的社會科學間一個共同使用的自我描述，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由於這個概念本身的模糊：「全球化」究竟何指，迄今尚無定論，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定論。唯其模糊，所以好用，一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說：「哪兒缺乏概念，哪兒就會適時冒出一些字眼」。<sup>20</sup>但是全球化是什麼呢？便捷的資訊網路？還是龐大的跨國公司？甚或是可以在台灣吃到美國原味的麥當勞？學術界對全球化的解釋有許多種，有三種是較受人肯定的。第一是認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都直接說是「美國化」。第二是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對經濟、技術和資源的最佳配置；第三則是認為全化是為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而產生，例如人口爆炸、跨國犯罪和環境污染等。但是由於愈來愈多的人視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化的實際表現，所以加入的國家和地區愈來愈多的情況看來，是第二種解釋較正面也較接近於實際情況。

所以全球化被認為是一個不因主觀因素而移轉的客觀事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是一種不可扭轉的歷史潮流。而這種歷史潮流是一種任何國家、團體、個人都不得不

---

<sup>18</sup> 孫治本，「全球化與社會政策的未來：德國「新中間」路線之爭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八期(2000年6月)，頁91-132。

<sup>19</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WTO之分析」，憲政(研)090-058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2001/10/31。

跟上的一種趨勢，因為在這場歷史競爭的洪流中，誰能學會新的規則而跟上誰就能得益，誰不能跟上就倒霉。這股歷史潮流，不是哪個國家故意起的頭，更不是誰想要停止就能停止的。<sup>21</sup>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Nicholas H.Stern)認為：「許多國家被排斥在全球化潮流之外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政策和管理不善、已開發國家對窮國的出口設置關稅和其它壁壘，以及已開發國家向窮國提供的發展援助持續下降。人們對全球化產生某些疑慮是有道理的，但逆轉全球化的趨勢將使人們付出高昂的代價，也就是說，逆轉全球化將毀掉數以億計的窮人走向繁榮的前景」。所以強調全球化「關鍵」是必須能為窮人帶來好處。<sup>22</sup>

而在全球化下，人們已逐漸失去舊有的控制、計算和自我操盤上的保障，使得全球化的複雜性有如混沌理論一般難以捉摸，更嚴重的是如果變數稍微變動則可能導至全球不安，使得世界性風險的程度提高。最著名的例子即是 1997 年的英國老牌銀行——霸菱銀行，只因一金融操作員的不當操作而造成百年基業毀於一旦，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振盪，此例也成為亞洲金融風暴的潛在危機。而 1997 年的印尼森林大火，雖只是單一國家的區域性霾害，但卻飄到了鄰近各國，造成東南亞各國的空氣污染，並間接造成老人與兒童死亡的案例，甚至迫使鄰國新加坡的矽晶圓廠的停工，所以除了生態面上的損失，經濟面上的損失更是不可計數。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全球化的風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而其複雜的內涵卻是愈來愈脫離人類的思考範圍。<sup>23</sup>

所以全球化不僅僅只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球性滲透，而是有很多的不同層面，最簡單的分類為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所以我們要對政治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有正確的認知，清楚的對策，更要對西方的霸權文化能有所分別和抵制。所以面對即將來臨的後殖民時代，我們必須認真的進行文化的反向

---

<sup>20</sup> 彭淮棟譯，Immanuel Wallerstein 著，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2001)，頁 290。

<sup>21</sup> 龍永圖編，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頁 258。

<sup>22</sup> 「世行七點建議幫助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經濟」，人民日報，2001/12/06，(網路資料)。

<sup>23</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思考，才能在民族意識上保存自我的民族生存空間，並保持各民族生存的權利。<sup>24</sup>

###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在全球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下，學者對於全球化的論述大致可以區分為五種不同的研究途徑。第一種是從國際分工體系的「核心 邊陲」關係及其發展來論述的全球體系(world-system)研究途徑。第二種是強調全球意識覺醒與地球村觀念的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研究途徑。第三種是全球性大眾傳媒對文化價值觀念的塑造與影響的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研究途徑。第四種是強調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研究途徑。第五種則是強調高度依存性的全球多元主義(global pluralism)研究途徑。茲將其研究的學者與其學說分述如下：

第一種從國際分工體系的「核心 邊陲」關係及其發展來論述的全球體系(world-system)研究途徑，以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 1970 年代所創建的「世界體系」<sup>25</sup>(World System)為代表，其以較為清楚的概念以及立場來分析現代世界。世界體系理論的基本預設之一，就是必須就一個整體來研究世界經濟，對於體系中任何組成元素之社會變遷的研究。其重點環繞在對體系的測度、解釋及對於體系及其組成部份的解釋，並且集中在兩個主要議題上：第一是邊陲的「低度發展」對形成核心的發展而言，有何種程度的必然性，而其方式又為何？第二究竟是市場(外生)因素或社會結構(內生)因素(尤其是階級)，哪一項是變遷的主要媒介？華勒斯坦的理論建構被看成是繼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未竟事業，而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修正而有了更進一步發展。九一一事變的突發，如果用「全球化」的觀點，可能只能將之視為一次獨立的恐怖份子的「滋事」。但是如果以「世界體系」的觀點，則

<sup>24</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sup>25</sup> 社會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於 1970 年代初期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以解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間複雜的連結關係等現象之起源。又可以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Capitalist World Economy)、或「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理論。

這個策劃周密的攻擊可以說是世界體系崩解的訊號、是世界體系邊陲對現代世界體系倒行逆施之怒的高潮，目標則對準此一體系的主要受益者與煽動者，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西方核心 - 美國，尤其是紐約以及紐約市內兩幢象徵資本主義的世貿大廈。<sup>26</sup>

第二種是強調全球意識覺醒與地球村觀念的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研究途徑。在 1990 年代的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認為全球化是一種「距離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而紀登斯在 1990 年代把全球化定義為：「世界各地社會彼此關係的激烈化，經本土事物調整為適合幾百哩外之經濟實體的事物，或是讓對方事務與自己互通，因為無論距離的遠近，任何的活動都要從本土化再到全球關係網絡。」所以紀登斯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Fernwirkung)。<sup>27</sup>如果深入去探討，距離的消失和對遠方的效應，所以在 1990 年代的全球化理論無疑都代表著國家國界的消失，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學派所倡導的全球市場的形成。雖然都符合全球主義的理想，但是國界的消失仍須考慮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因素。貝克認為全球化的形成，乃是透過一種動態、一種辯證的過程，藉由跨國企業、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NGO)等的政治、經濟和跨國組織的共同運作下，跨越民族國家主權和管理能力去發展全球化。<sup>28</sup>所以全球化強調一種穿越國家、跨越國界的一種橫跨世界的組織活動，受到政治與經濟雙重影響力聯合推動的範圍廣闊的進程，諸如國際間貿易與關稅的合作、商品、食物、醫藥衛生、勞動、跨國企業、工業發展與標準化、智慧財產權、文化與觀光事業、交通等的流通，而擴展至世界的每個角落。<sup>29</sup>因此，全球化的面向是多元的：資訊的全球化、生態的全球化、經濟的全球化、勞動生產的全球化與文化的全球化等等。

第三種是全球性大眾傳媒對文化價值觀念的塑造與影響的全球文化(global

---

<sup>26</sup> 彭淮棟譯，Immanuel Wallerstein 著，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2001)，頁 116-121。

<sup>27</sup> 「誰在全球化」，博客來書局網站，<http://www.books.com.tw/>，2001/11/30。

<sup>28</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sup>29</sup> 王如哲，「全球化的教育改革動向之一：因應知識經濟的國家教育改革策略」，國立中正大學知識經

culture)研究途徑。韓裔的美籍學者金淳基(Samuel Kim)在 1999 年發表《東亞與全球化》的文章中，認為「全球化是指一連串複雜、彼此獨立、卻又互相有關的變化過程。此一連串的過程擴張、加深、且加快了全世界各層面之人類關係和接觸的相關聯性，包括了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層面，這種變化的過程使得在世界某處的事件、決定、和行動對世界上另一處的個人、團體、和國家都會產生立即的影響與後果。」由此定義可明顯看出全球化所包含的七個層面，並強調在全球化趨勢下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相影響與關聯性。<sup>30</sup>

第四種則是強調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研究途徑。全球資本主義的特色為自由貿易，也包括資金的自由流動。此一體系的對金融資本非常有益，因為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去選擇最適的機會進行投資與套利，並間接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我們可以把此一體系視為一種巨大的循環系統，把資金吸納進位於系統中間部位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再以信貸和投資組合的方式，把資金輸送到邊緣地帶，或是透過跨國企業將資金輸往第三國。<sup>31</sup>墨西哥的游擊隊領袖馬克士在 2000 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右翼與自由派法西斯主義》的長文，認為全球化已是一個無法抹滅的事實，而且也無法再後退甚或是暫停，但是這種全球化卻不是同質性的增加，反而是異質性的混雜，就像一個拼圖般，由很多個碎片所組成，而每個碎片又能各自成另一個拼圖樣式，只因為科技和資訊的發達與迅速，使得距離的逐漸縮短，甚至打破了國家疆界，只是很可惜的是這兩股力量都被金融勢力給主導了，以至於貨幣的流通能夠如此的快速，無論在何時，無論在世界何地，都能毫無阻礙的進行交易與交換，簡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奇蹟。也因此馬克士認為全球化就像是世界一個新的面貌：「巨型超市」，但是他覺得可惜的是，科技和資訊本來的發明目的都是為了要讓世界的聯結更順利，但是卻淪為資本主義的戰爭機器，甚至高喊建

---

濟與教育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kmc/chinese/index\\_c.htm](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kmc/chinese/index_c.htm)。

<sup>30</sup> Kim Samuel,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4, (1999), pp.16.

<sup>31</sup> 柯雷譯，George Soros 著，開放社會：全球資本主義大革新(台北：聯經，2001)，頁 9-15。

立「世界新秩序」，以掩飾消滅國界，摧毀國家經濟之實，並用其跨國全業的餘脈分支，達到整合世界市場的目的，這就是為何富者愈富，貧者愈貧。<sup>32</sup>所以我們應該去探究為何全世界都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如何避免。

第五種則是強調高度依存性的全球多元主義(global pluralism)研究途徑。倫敦政經學院(LSE)紀登斯在 2002 年 3 月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明白的表達出「全球化已是一項巨大堅實的趨勢，全球化不僅僅只是市場和經濟依存的問題，全球化還有其他更深層的意義，全球人類都居住在一個資訊和聯繫都比過去接近的世界」。簡言之，全球化是用以「增加」世界相互依存性。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現代世界中，有兩個現象，一是更多的接觸聯繫與合作，但另一方面，則暴露了更多的弱點，所以全球化是一個包括了不同事物的東西，全球化下的一些事情或可以回轉，如開放式或自由貿易，可以回到所謂的保護主義下。但大部分的趨勢和發展則已融入到全球社會中，受到聯繫系統的控制主導，在可預見的未來裡並不會有所改變。所以我們可以譴責，或者，特權式的擁有這種依存度愈來愈高的世界，但實際上，世界日趨依存的走向是不會改變的，所以全球化也不會有回頭機會。」全球化就是一個在現今世界中，不斷推展的事情，許多事務在改變中，且是向前行進，無法也不能回轉或倒退。<sup>33</sup>其實全球化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面向，在宣稱支持或反對全球化時，都應該說清楚反對的部分為何，主張全球化更應注重更多人與人的溝通，而非孤立。紀登斯也指出，全球化並非等同於沒有制衡力量的帝國主義，雖然全球化的力量較多仍掌握在西方國家、富國與富人，權力並不平等，但並非少數國家所能掌控，同時因為目前在非政府組織、反全球化運動等的努力下，獲得制衡的力量。所以紀登斯認為人們不能活在失控的世界裡，因此要有效管理全球化，不能讓全球化牽著大家的鼻子走。<sup>34</sup>

雖然全球化的論述甚多，但列出了以上的數位不同時期的學者，只想明白的表達

---

<sup>32</sup> 林深靖，「馬克士論『散裂的全球化』」，台灣賦格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221887>。

<sup>33</sup> 「專訪政治導師安東尼紀登斯 第三條路政潮 全球化中破浪行」，中國時報，1991/03/27，第三版。

出全球化一直在變的事實。從 1970 年代的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中，認為全球化就是一種國家的核心與邊陲展現，到 1990 年代的貝克與紀登斯認為全球化就是一種距離的消失，強調一種穿越國家、跨越國界的一種橫跨世界的組織活動，受到政治與經濟雙重影響力聯合推動的範圍廣闊的進程。再到 1999 年的金淳基所認為的全球化已使得全球人類的彼此間的擴張、加深、且加快了全世界各層面之人類關係和接觸的相關聯性，包括了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層面。就可以知道全球化的過程中，從對國家的影響到全球人類都被牽連其中而無法獨善其身的事實，只因「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是正因為全球化這股浪潮，來的又兇又猛，很多人在深受影響後才感受到其所帶來的威脅，紛紛以一連串的組織與行動來對抗或駕馭全球化，這也就是為何最近許多的區域同盟和反全球化團體的紛紛興起，只因人們已深切體認到全球化已不是個別國家所能抵擋，所以要集結眾多的力量，以便在全球化中取得一個有利的位置。但是由於各個組織與團體的目的和與全球化接軌的程度不同，反而像馬克士所稱的「巨型超市」般，裡頭什麼都有，但卻缺乏一個共同的中心目標去共同追尋與整合大家的希望。而由 2002 年的紀登斯的言論中，卻可明白的知道，全球化的本質是多變化且多元性的，是很複雜的，是後冷戰、是資訊科技、是市場延伸等等。所以全球化可以用來形容許多的事情，可以用來說明許多的改變，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明白的說出全球化到底是什麼，所以我們必需要十分謹慎的劃分真正要探討的範圍或論述。我們也無法單看一個簡易的現狀就加以判斷，而必需審視過去、看向未來。總之，全球的改變不是一句「全球化」就可以涵蓋或籠統解釋的。

---

<sup>34</sup> 「紀登斯指全球化下 兩岸爭議等舊戰爭將被淘汰」，中國時報，2002/04/16，(網路資料)。

## 第二章 全球化對政治關係的衝擊

### 第一節 民族國家式微

民族國家是 20 世紀才出現的名詞，為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民族國家替代了多民族的封建國家、諸侯、宗教領地和帝國體制，而民族主義者通常藉由獨立的領土來維持國際認同。民族國家的統治者通常十分苛刻所屬領地內的少數民族和本土居民，不是迫使他們與政治階層的政策一致，就是採用隔離或是排擠他們進入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主流中。<sup>35</sup>

所以在全球化未形成前，社會常被認知為是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例如日本社會、德國社會，貝克稱此情況為：「領土國家成了社會的貨櫃。」經濟全球化使全球資本主義者能在全球範圍中操作，國與國之間的區別不但不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障礙，反而是其各其所需的特色。E. Alvater 及 B. Mahnkopf 形容全球化所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轉變：「時間緊密的地球(zeitkompakter Globus)形成了。如今，不同世界領域和不同意義的事件不再被定位於一個，而是數個不同的時間軸。從經濟上而言，地球不再是有著許多遠方國家的廣大世界，而是緊密、狹小，包含著許多藉著通信技術連接在一起的(貨幣)市場。這是因為只需花些微成本就能克服空間距離以及原本所需的時間支出，這些成本很少算一回事。」<sup>36</sup>

#### 一、民族國家終將式微

在現今的世界裡，已不再是塞伊法則中的「供給自創其本身需求」的世界，而是以市場為威權，有需求就必然會有生產。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的《無國界的世界》一書中就闡釋了消費者如何主導廠商與國家，與經濟國界如何的逐漸模糊，這些都是

---

<sup>35</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8。

大前研一的思想大成。他認為現在的工商中心已由消費者主權所主導，而產品的品質也開始以全球市場的消費者標準在衡量，而不再由生產者所主導，所以一個成功的經營者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去開發與行銷新產品，更代表著公司與廠商必須把著眼在全球、分權與消費者的需求，得先自己立好了位置，再去參考同行競爭者的做法，以調整自己的計畫與做法。而大前研一對政府最好的建言是：「別擋路，不要想以管制或是關稅來抵抗全球化的潮流，畢竟每個已開發國家的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去創造、獲得與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產品。」<sup>37</sup>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質與量的分析上，如果把全球化代表著「經濟現實」，就表示其為未來或新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的必然階段。也有人認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是一種資本與政治階級所進行的計畫(project)。顯然是後者為較多人認同的全球化基調與解構工作。新自由主義大約在 90 年代開始在文章中出現，為全球化思想霸權的核心，主要是受冷戰結束所影響，以美國經濟為穩定繁榮的背景，由美國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和掌握聯合國系統的優勢為後盾，主張國家的管轄權儘量退出跨國公司，避免傳統式的經濟主權去妨礙市場運作，強調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對國際糾紛的解決也主張以協議代替衝突，再再顯示了人民主體性的提升而約束了國家主權。但是當一家通用汽車公司 GM 的年度銷售額超過人口兩億的印尼的 GDP，也超過中型工業國家丹麥的 GDP，另一家埃克森公司超過挪威，超過南非的時候，或五家最大跨國公司的營業額總和超過中東及北非的二十幾個國家的生產額總和的時候，扮演全球化推手的大企業不再視個別政府為「伙伴」，也不足為奇了，所以在新自由主義被廣泛宣揚的年代裡，政府的權力與控制已明顯的處在劣勢了。<sup>38</sup>

而對開發中國家來說，外人能以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的生產因素投入本國市場，增加了本國的就業、稅收、製造技術、工作效率 是求之不得。對已開發國家

---

<sup>36</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sup>37</sup> 黃柏棋譯，Kenichi Ohmae 著，無國界的世界(台北：聯經，1993)，頁 248-249。

來說，能以廉價的成本在開發中國家生產，把產品外銷到其他地區或滿足當地國的需求，也是求之不得。這種投資與貿易上的全球佈局，正是自 18 世紀以來的市場經濟浪潮下，最能使世界各國互利的實證。在網際網路的世界中，資訊早已變成「四海一家」，「世界村」的休戚與共早已替代「只掃自己門前雪」。<sup>39</sup>全球資本的流動性與國際化市場結構的成長，使得以「國內」為實施空間的法令規章面臨調整。金融的國際化也使得傳統的國家不再只以「單位行動者」(unit actors)的角色運作於國際層面，全球化的浪潮對國際經濟與產業發展，有重大影響，並形成嚴肅挑戰。全球化的趨勢顯示於國際貿易的大幅成長，與國際資金的快速流動。在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下，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企業紛紛向外拓展版圖，進一步帶動企業對具有競爭力之生產要素以及就近在市場迅速掌握市場資訊的需求，生產體系逐步全球化，全球分工體系遂而形成。<sup>40</sup>

而全球化下的依賴互動也使國際政治的舊有框架逐漸的消失，畢竟全球性政治的特色就是在於事件的去疆界化，也沒有單一的要件化，但資本失去了管制，傳染病的散步、全球性金融危機、全球人口的流動、種族的衝突、生態問題和文化認同的問題，在在都顯示了國際事務的複雜化，並不是單一國家或地區能獨力承擔，問題的解決成了一种世界級的挑戰。J. N. Rosenau 就指出政治全球化表現在超國界的組織(如世界銀行)、超國界問題、超國界事件(如世界盃足球賽)、超國家社區(如宗教社群)、超國家結構(如國際金融形式、國際分工形式)，其表現了國際事務的多元化與相互依賴深化現象，形成了全球性的結構面向，任一變數的發生即可能牽動全球政治的變化與爭議，以台海危機為例，其牽涉的不僅是中國和台灣的和戰問題，更是引動了東亞區域安全、全球經濟利益體投資、生產與市場穩定的現象，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政治的單一事件卻足以發展為多元的危機，也因其相互依賴的深化，使得任何單位的行

---

<sup>38</sup> 林書揚，「帝國主義簡論」，夏潮聯合會資料庫網站，<http://www.xiachao.org.tw>。

<sup>39</sup> 「商人『無祖國』到商人『無國界』」，聯合報，2002/02/28，(網路資料)。

<sup>40</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憲政(研)090-058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2001/10/31。

動必須考量全球的壓力。<sup>41</sup>

在《失控的世界》一書當中，作者紀登斯以一個相當精采的比喻，讓我們認知看不見的錢如何每天以超過一兆美金的方式在全世界流竄：「世界金融市場通常是以美金計價。對大多數人來說，一百萬美金是筆大數目。若以百元美鈔相疊，將有二十公分高。十億美金疊起來會比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還高。而一兆元將會超過兩百公里，是聖母峰的二十倍高。然而，全球貨幣市場每天流通的資金都遠超過一兆美金。資金流通量的竄升不過是 1980 年代末以後的事。我們手裡或銀行戶頭裡的錢，其價值就在這樣的市場中隨著波動而有所增減。在此新的全球電子經濟中，基金管理人、銀行家、公司，以及數以百萬的個人投資者，只消輕敲滑鼠，就可以把大量資金從世界的一端傳送到另一端」。<sup>42</sup>

在全世界中，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正逐漸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鎖國發展，如果沒有國際間的合作就無法實現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所以貿易、政治、外交、藝術和文化所帶來的跨國界的交流，對於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是有幫助的，而這正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所在。雖然經濟全球化最大的一部分是指金融全球化，也就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但這卻也是亞洲的金融危機成了世界經濟風暴的禍首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外匯交易的日成交量約為二萬億美元，但這些金額與實際經濟活動直接相關的成交量則是極少數，大部分都是金融投機下所創造的數字。而全球化公司並不是把不同國家的民族單位做區分，然後只為了賣到唯一的一個市場—全世界，而應該是把公司分為完全不同的結構，然後分別去處理產品與服務的問題，也許公司在某些方面預要配合當地的政經風俗，但其整個佈局應架在全球的基礎上，並在全球的範圍內去取得適當的生產要素，所以各國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須要符合國際市場的願望才能不被邊緣化。所以當今的世界已不再是國家間的競爭，而是國家內的各個大

---

<sup>41</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sup>42</sup> 陳其邁譯，Anthony Giddens 著，失控的世界 -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

型企業與企業集團間的競爭，而的經濟實力也很明顯的表現在該國的大型企業與集團所擁有的經濟實力與國際競爭力的上面，因為如果一個國家能擁有數個大型企業或是集團，它就能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定的份額，並能佔穩一個地位。例如，美國就依靠了通用汽車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他一批跨國公司。日本依靠 6 家大型企業集團，而韓國則依靠了 10 家大型商業企業集團。<sup>43</sup>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其著作《看不見的新大陸：知識經濟的四大策略》(The invisible continent : four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the new economy)開宗明義就說：「我的戶籍是世界，我是一個世界公民，只是恰巧住在日本罷了，在我們意識裡，只能看到國民經濟，因為我們生存在國界範圍裡，久而久之，便把國民經濟當成是理所當然。無國界經濟就像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那條線消失了，但是我們的意識卻無法看見。」<sup>44</sup>承襲他的無國界世界的理論，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大前研一建議國家政府應拋開傳統經濟的思維，給予企業和經濟發展較多的自由去發揮，因為消費者握有經濟的決定權，供與需已擴展成世界性的問題。所以大前研一建議政府應該充份認知無國界世界的經濟動力乃是來自特定區域對全球資訊、技術、貿易與投資網絡的參與及投入，並據此認知政策的制定，並不是採取頭對頭式的對抗與蠻幹。國家的目標應該是以人民的生活水準，藉由區域經濟合作去參與無國界世界的提升，那政府對區域的限制就應該愈少愈好，畢竟國家層級的總體經濟政策總是以特殊利益團體及選票為優先考量，絕不是以人民福祉為優先，所以唯有鬆開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才能確保繁榮的張力與彈性。<sup>45</sup>

在 100 年前，如果要知道全球的事務，只要看那七個左右的國家和他們所屬的殖民地即可，而現在全球有 200 多個國家，所以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s Corporation)的

---

頁 14。

<sup>43</sup> 「經濟全球化——亞洲與中國」，人民日報，2000/06/22，第七版。

<sup>44</sup> 王德玲譯，Kenichi Ohmae 著，看不見的新大陸：知識經濟的四大策略(台北：天下，2000)，頁 384。

<sup>45</sup> Kenichi Ohmae, "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2(1993),pp.78-87.

重要性，似乎比世界多一個國家還引人注目。現在的國際社會正在進行去國界的動作 (movements)，而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也在形成，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當然也包括了許多跨國界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由此可知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實體，包含了主權國家、全球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多國籍公司的存在。<sup>46</sup>甚至當一些經濟、文化、環境迫害等都已是一種跨國進行的狀態，民族國家對這些跨國事件，不但無法規範，還得承擔其負面效果，所以民族國家的式微也不是一件突然發生的事了。

## 二、民族國家不會式微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就可以得知，其設立目的乃是為了確保各國國內的經濟政策能不受國際金融所影響，甚至認為國內經濟政策目標應高於全球金融市場，所以對要求各國貨幣需對美元採取固定匯率，此做法造成美元成了戰後國際金融的主要支付工具。而在 1960 年代由於冷戰和油元的增加，使得私人國際金融開始擴張，導至歐洲貨幣市場的歐洲美元呈現快速成長，對布列敦森林體系造成極大的壓力，再加上美國於 1971 年片面宣佈美元不能再自由兌換成黃金，造成了布列敦森林體系的支柱—固定匯率的終結而導致體系崩落，也正式開啟了浮動匯率制度的開始。浮動匯率制度代表著由全球市場對特定貨幣的供需去決定貨幣的價值，所以私人國際金融的興起，再加上浮動匯率機制所造成的國際資本大流動，使得各種跨國性的投資與流動，如國際直接投資、國際債券與股票、國際貨幣市場與衍生性商品的蓬勃發展，再加上通訊與電腦設備的快速發展，大量且廣泛的產品能迅速供應與交易。<sup>47</sup>

---

<sup>46</sup> 「全球知名歷史學家談論有關全球化、非政府組織和中國的對話 非政府組織是不是會獲得更大的影響力？」，海峽快訊，2000/1/11-12，(網路資料)。

<sup>47</sup> 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UK: Blackwell, 1999), pp.149-187.

如果從古今中外的例子中追溯，就可以知道全球化往往跟國際短期龐大資金的流動有關，而這些資金大都飄忽不定，在各個國家間隨著利潤而自由移動，細細思想相當於一個年度的世界貿易總額的龐大資金，可以在兩三天之內就席捲了全球，這些資金與實質需求無關，不同的貨幣彼此交換著，資產在各國迅速的轉移位置，只為了掠取極短時間的更高額利潤，但是個別國家的國內經濟卻無法與這些國際資金絕緣，反而深受其影響。在全球化時代，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已是名存實無，些微的利率變化就會立即引起資本在無國界的世界裡流動。所以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國內的管理景氣政策就很難取得效果，與其採用效果不佳的凱恩斯政策，不如採取會吸引國際性資本的政策，雖然可能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也可能導至股市的蕭條，甚至最慘還會導至失業率的增加，但是在全球化的結構下，各國已是「不得不」去採取一些取悅市場 (market friendly) 的政策了，畢竟沒有市場就代表國家將淹沒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而美國已是佔了最有利位置的國家了。所以目前的資本走向就像古語般，「恰似一江春水向西流」——湧到根據市場的意識形態判定而得分最高的國家，可想而知在這些國家，政策走向、評判政策效果的決定再也不是官僚也不是國民，而是市場。

所以全球化下，市場決定了經濟的脈動，政府已很難獨自駕馭市場的方向，因為國家的框架已被認為是無足輕重，但是反方向去思考的話，無論是資本的輸入或是輸出，資本流動的金額是多少，都仍深受各個國家決策當局的政策所影響，畢竟保衛國內經濟不受短期資金迅速流動的無常性影響，正是國家的重史職責。<sup>48</sup>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全球化影響著國家政策的制定，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市場的持續性發展中，國家金融當局的介入愈來愈少，並不是要國家自動放棄介入的權限，而是國家已無法阻擋現今的全球金融市場的潮流，甚至還必須制定適合的國家政策，以賦予國家能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有更適當的作為。

---

<sup>48</sup> 佐伯啟思，「虛構的全球主義」，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網路資料)。

但是個別國家的行事效率及態度將不只受到幾年一次的國內選舉考驗，就像一個公開上市的公司般，在金融、科技、資訊的自由化及高度發展下，加入全球化就意味著讓全球的投資者對你的國家做投資，隨時注意你的國家營運狀態，一有不良問題發生，資金抽離將帶給這個國家天翻地覆的動盪。國家政府不只有選民監督，更有投資者的「長短線」操作的影響。所以在全球化體系下，國家不但隨時有被監督的可能，更有促進民主發展的壓力。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造成的衝擊，使得國家角色的定位變的很困難，但是經濟在二十世紀，世界許多的民族國家和政府加強行使其權威，但在過去的十年，國家的權威很明顯的被削弱和調整，如英國的一些權威下放到蘇格蘭和威爾斯一樣，權威正在轉移到地方去。而權威也轉向了多邊合作，像歐盟就利用各種條約讓民族國家放棄了部分的主權。<sup>49</sup>

在全球化下，國家的角色愈來愈模糊，不僅全球主義與區域主義在外部挑戰國家主權，而國家的內部也被地方主義削弱其國家的主權與統合力，只因這種尋根性的本土意識所產生的地方主義，並不是要取代國家，而是要對抗國家主權的統一，例如加拿大、南斯拉夫等國家，其內部主義的衝突常導至國民失去凝聚力，但是相同的情況在美國，反而因為其地方主義包容了地方的多元性，而不刻意去要求國家的統一性，所以美國似乎不適用於一般的民族國家定義，但卻也成為另一種生活方式的代名詞。現在這個世界，主權國家意識下的國家貨幣主義，仍然主導世界的經濟地位，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超越國界的全球性遊戲規則和規範仍未能被普遍接受，而一些僅是片面或是不具強制性的國際協議，在面對國家生存與發展關鍵的抉擇時，也沒有國家會願意為了全球經濟體之大局而放下國家的利益不顧。金融風暴的衝擊也告誡著各國政府不可在全球浪潮中盲目放棄國家勢力，畢竟在面對經濟全球化時，固然不可用單一國家去阻擋該浪潮，卻也不是無「法」可尋，在面對彼此糾葛、衝突、緊張、弔詭的

---

<sup>49</sup> 「全球知名歷史學家談論有關全球化、非政府組織和中國的對話 非政府組織是不是會獲得更大的影響力？」，海峽快訊，2000/1/11-12，(網站資料)。

全球化議題，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智慧方是考驗的開始。<sup>50</sup>

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第二次就職演說時提到 21 世紀的新政府觀念需要以美國為中心推廣到全世界，因為全球化意味著藩籬的崩解，當中包含部分國家所有的管轄權。這樣的國際化已經使得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主權受損，因為全球化的市場才是美國重心所在。為避免國家主權被新的國際機構取代，為防止全球化經濟交流缺少管理機制，跨政府主義者主張不需要增設特別的機構來因應全球化，原屬於國家內部會藉由跨國府間合作來執行決定。<sup>51</sup>所以我們仍可清楚知道國家政府並不會被全球化浪潮給掩埋，仍在成立跨國政府時仍有其決策能力。

如果認真思考一下，就可知道在北美、歐洲和亞洲等各區域，對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向外流動的依賴程度是不平衡的，但整體來說仍都要靠民族國家去提供實質的內容、並支持與制定相關策略，像聯合保護主義、或是已開發國家之間的流動佔有主導的地位等。所以若是深入探討，就可知道其實全球主義所宣稱的國際流動與經濟的密切關係，不過是一個緩慢開展，且具周期性往返的過程，而且仍然深受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所影響，向外擴張的力量仍是依賴於民族國家。而全球化下的主要角色 跨國企業，其大部分的利潤仍是在其母國的市場獲得，如技術創新經費補貼、工廠建設、鼓勵出口、控制勞工、退稅等等，這些跨國公司的關鍵性增長戰略，仍然是在民族國家內策劃的。<sup>52</sup>

「金錢無祖國」(Money knows no fatherland)是句古老的諺語，民族國家將金錢或貨幣納入國家的管理範圍，成了國家主義的核心。但是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國開始發

---

<sup>50</sup> 陳欽春，「從貿易、投資、金融領域，檢視全球化國際政經體系中，國家機器的角色與前途」，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2000/04/09，(網路資料)。

<sup>51</sup>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September/October 1997), pp.183-197.

<sup>52</sup> 辛建譯，詹姆斯 彼得拉斯著，「全球化：批判與分析」，中國與世界，<http://www.chinabulletin.com/indexb5.htm>，(網路資料)。

現在資訊科技的帶動下，要控制貨幣的自由流動愈來愈困難，而國家所能掌控的範圍也愈來愈小，但是在還未找到比民族國家更好的替代品前，借用一句英國人常說的一句話「就暫時讓政府(國家機器)繼續工作吧！如果還沒找到更好的替代品的話」，當可國家尷尬地位作為一種發展過渡性的自我解嘲。

### 三、小結

民族國家的勢力是否式微的問題在學界的討論經常是極度對立狀態，R. Gilpin 就認為民族國家是全球政治的執行者，所以國家的主權與自主性會隨著政治全球化而更加堅實。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概念，也認為民族國家仍為其基本的單位。而 M. Zürn、D. Held 與 A. McCrew 就持相反的看法，民族國家為了平衡國際間的利益、壓力和決策，常被迫削弱其主權能力，以適應全球政治的互賴性與結構。<sup>53</sup>在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後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書中，就指出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再高高在上，其角色必須轉型<sup>54</sup>。而大前研一在《民族國家的終結》更是直接預言民族國家將被全球化浪潮所吞噬。麥肯錫顧問公司在《無疆界市場》<sup>55</sup>中指出在未來無疆界的市場中，各國政府是製造亂源、造成風暴的禍首。自從有主權國家以來，國家角色從沒有被這麼激烈且嚴厲批評與質疑，使得國家的角色與定位似乎已逐漸被人模糊掉了。民族國家最大的特色即在於其為國家的最家權力架構，又是民族或國家的最高認同單位，從法國大革命以後，逐漸主宰世界舞台的民族國家，卻在此時遭遇到全球化的浪潮而有了對手，全球化下的各種跨國組織、地方、社區的再興起與跨國社會的建立，在在都使民族國家逐漸的沒落。但是沒落並不代表就是消失，現在的國際架構仍以民族國家為互動主體，在面對全球共同事務的解決角色上反而更形重要，只是國家去面對去國際化的世界事務，因為「多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和全球治理的出

---

<sup>53</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sup>54</sup> 傅振焜譯，Peter F. Drucker 著，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台北：時報，1994)，頁 166-170。

<sup>55</sup> 汪仲譯，Lowell Bryan ; Diana 著，無疆界市場(台北：時報，1997)，頁 32-33。

現，無法再以單一手段去制訂決策，而須尊重或依循世界性公約的規範，使得民族國家須與各種跨國力量合作或競爭，才不至於沒落到幾近消失的地步。<sup>56</sup>

如果認真思考上面的眾多分歧的理論論述，其實有一個核心問題：在面對愈來愈明顯以無距離與無國界為特質的全球化發展中，傳統上以領域與主權為基本特質的國際政治體系，將出現那些重大的變化趨勢？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雖然這是一件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份子攻擊行動，但影響所及，包括全球航空業、金融業、科技業等經濟產業與國際貿易皆受到波及，世界主要國家中央銀行也同步採取降息措施，這些現象說明了，全球一體化現象在最近十年內的快速發展，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政經局勢的發展與變遷。但是全球化無距離的發展無法減少或降低因為語言、生活習慣、價值標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的不同而出現的落差(gap)，文化與制度的差距與差異還是當前資訊社會的最大距離，而且，由「領域」的概念所衍生的安全政策還是當前國際社會最重視的課題，以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至今仍未改變其特質。<sup>57</sup>

貝克提出，全球化是解民族國家的淵源，意指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一個全球性的、被解組織的資本主義正在蔓延。但是由於客觀環境、生存空間與條件的限制，解國家的論述若以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來詮釋更為確切。因此，在全球化的氛圍裏，與其說是解民族國家化，不如說是在國家既定的權責之外產生了許多必須經由全球才可解決的事務，於是，必須創造另一種由各國籌組而成的全球性活動的權力機關。<sup>58</sup>索羅斯(George Soros)在 1998 年出版《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一書中提到全球資本主義運作和國家體制相互扞格所產生的重大危機，但國家政府不應被廢除，讓民主國家成立一個全球聯盟，督促各國由下到上的方式，去實現一個民主自由、

---

<sup>56</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sup>57</sup> 「全球物理論發展及其意涵」，中央日報，90/10/08，(網路資料)。

<sup>58</sup> 陳淑敏，「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八期(2000 年 4 月號)，(網路資料)。

社會價值與國際同步的開放社會。在資本全球化下，國家主權相對式微，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國家的削弱應以國際組織力量的增強為前提，但當前的各種國際組織都太執著於國家的利益而成效不彰，所以應強化國際法律和組織以建立一個全球性開放社會。<sup>59</sup>當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國家願意遵守地區、超國家的規則，遵守的國家愈多，則行使的效力愈高，所以當大家仍在探討全球化下的國家主權存在與否的問題時，其實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新的重要「國家」(nation)。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全球化並未導致國家與其官僚體制的終結，也不會導致國家在未來的衰退。然而，全球化的確導致了現代國家本質上的主要改變，而且該變化乃是從 1940 年代即開始發生，至少有五項這類主要的變化可被辨識出。第一、強化超越疆域的治理組織，像是 IMF、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其決策與指導的法規拘束了民族國家，影響其行政體系。第二、增加現代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程度，以便處理跨疆域與超疆界的議題，並為普遍利益而尋求合作，像是對全球環境的警示與生態維持的存續能力等。第三、改變是所有的國家獲得資訊時代所帶來的優勢，以為幾乎同時在國內與國際間與治理與行政有關的所有功能處理資訊，雖然低度開發國家將在資訊技術上繼續落後一段時間，但未來仍有超越現今的已開發國家的可能。第四、政府逐漸往私部門合夥者與促進者的角色邁進，這通常是表現在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消費上。第五、也許對公共官員而言是最重要的改變，就是行政國家從福利國家到商業國家的轉變，或稱為「陰影國家」(shadow state)、「無差異國家」(indifferent state)、「契約國家」(contracting state)、「企業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sup>60</sup>

而在原本即已呈現相當程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並不是全部的民族國家在全球或國際事務上都具備同等的影響力，從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顛峰，一直到 20 世紀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聯合國(United Nations)、乃至兩大超強(指美

<sup>59</sup> 柯雷譯，George Soros 著，開放社會：全球資本主義大革新(台北：聯經，2001)，頁 343-370。

<sup>60</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憲政(研)090-058 號，(財團法人國家

蘇)間的鬥爭，無一不清楚地檢驗了這個事實。透過國際組織的推動，世界強權的價值、意識形態、與政策措施堂而皇之地施加到其他國家之中，直接影響了其他民族國家的發展取向。東亞金融風暴時為了取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貸款以度過難關，韓國政府不得不放棄其部分主權，順應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改革」要求，也因而引發了韓國內部民族主義的情緒反應，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強烈全球市場競爭與此種國際政經勢力的不平等結合在一起時，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形式於焉誕生了！它不仰賴舊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而是透過「經濟合理化」的理由，將各個民族國家吸附在其所傾向的遊戲規則之中，所以有了第三世界學者的強烈批判。他們深刻剖析了全球化過程中，南美、中東、南亞、北非、與中國等地開發中民族國家的困境，進而指明了「由國際機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等同於新的經濟殖民主義時代」這個事實。所以，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命題不必然是「全球化造成民族國家能力的侷限」，重點是在「全球化對各個民族國家的能力有不同的影響」。有些民族國家的能力會受到極度地強化，甚至透過國際組織而干涉到他國內政(包括社會政策)。相對於另外一些民族國家則是犧牲部分的主權以換取暫時性的安穩，只是讓自己不會被這個經濟巨浪馬上擊沈，但到底會被沖到那裡，連自己都沒有把握。<sup>61</sup>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能否真能達成全球資源的相互流通也是一個令人玩味的問題，畢竟世界各國不會為了全球化的永續發展而放棄國家底線。所以國家在順應全球化浪潮時，並不意味國家就該隨波逐流或是強力介入，反而應該審慎觀察全球化潮流的時空方位，謹慎的拿捏國家的深入程度，去做一個領航者而不是操盤者，如此才能在具有眾多不確定因素的全球化浪潮中，去擴大全民福祉。而現今歐元的發行正式為里斯本學群的劇本開啟序幕，生存競爭與合作整合在此歷史的當頭進行角力，國際情勢千變萬化誰也難以準確斷言未來的軌跡，國家機器在不同的劇本中必須演誰像誰。全球化的國際情勢中，國家未必扮演第一主角的地位，但是啟承轉合的關鍵樞紐卻不

---

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 <http://www.npf.org.tw/>, 2001/10/31。

<sup>61</sup> 古允文,「巨靈或螳螂?——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與社會福利」,國家政策論壇,第二卷第一期(民 91

容忽視，至於下一步如何演？怎麼演？莎翁著名的對白倒可作為一個註腳 「做與不做都是一個問題」<sup>62</sup>

## 第二節 帝國主義再現

「帝國主義」一詞乃是出自西方的古代史中帝制羅馬中的皇帝國家(imperium)，其意指羅馬軍團把以武力征服來的區域，以羅馬法為基礎去統治，則該區域則稱為皇帝國家。爾後為了維持、組織，甚或是強化此類皇帝國家的多種族異地域的任何國家活動，均被概稱為「帝國主義」。到了 1870 年時，英國的資產階級以「自由主義」為對抗封建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甚至攻擊封建時期(約 16~17 世紀)在各地侵略來的殖民地，認為這是一種「緊縛在國民脖頸上的石臼」，但等到這些資產階級完全掌控英國後，卻反而全力支持對殖民地的擴張行為，並採行更強硬的政策。所以從此帝國主義一詞也就開始變成以武力為後盾的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代名詞了。

「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則是發生在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完成後，約 1870 年開始，以強權政治的世界性來體現。它不同於古代的帝國擴張，也不同於中古時期十字軍的東征，更不是新航路新大陸發現後的殖民入侵。新帝國主義乃是指「歐洲現代化以後的實力表現、權力的追求、與全球性西化的推動過程」。其表現方式不僅只是歐洲強權的殖民擴張與經濟剝削等霸權行為，也促使歐洲的強勢文化和現代價值觀向亞、非洲等國的移植。<sup>63</sup>雖然西方的帝國主義的擴張固然展現了現代化的實力與優勢，但所散播的現代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如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其實都反映出抗拒帝國帝國的壓迫與侵略，所以擴張也無異代表著正步向覆亡之路。

---

年 1 月)，<http://www.npf.org.tw/>，(網路資料)。

<sup>62</sup> 陳欽春，「從貿易、投資、金融領域，檢視全球化國際政經體系中，國家機器的角色與前途」，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2000/04/09，(網路資料)。

<sup>63</sup>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與現代世界的興起」，歷史月刊，第一四四期(2000 年 1 月)，(網路資料)。

在《表一》列出了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的差別，即可知道全球化並非就是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卻是全球化下的一種形式。

《表一》 全球化與帝國主義之比較

觀察角度	全球化	帝國主義
權力衡量	1. 主張國家間的相互依賴。 2. 各國經濟上的共享性、利益上的互補性。 3. 從流通中去得到共同利益	強調帝國主義國家和多國籍公司、銀行對未開發、開發中國家壓迫與對勞動階級的統治。
社會代理人 (資本、貨物、技術的跨國流動之主要推動者)	依賴信息流動的技術更新，抽象的市場力量。	把多國籍公司、銀行和帝國主義國家直接視為資本、技術和貨物的跨國流動視為驅動因素。這就是為何有人說是由帝國主義國家的領袖為全球化建立了架構。
在世界、國家和階級層次上長、短期收入大規模流動的數據	不再主張全球的整體繁榮，轉而認為不平等的待遇乃是因為貢獻的程度不同。注重資本的貢獻，貶低勞動的作用。	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投資者和勞動者之間、農業出口商和農民之間的不平等呈現增長趨勢。注重在勞動價值的創造與資本對價值的獲取。
收益、投資和專利稅的支付的跨國流動結構	強調世界的相互依賴，故無此類概念	干預流動是單向的，由帝國主義國家的中心指向被治國家的軍事行動擴張。從法律上講，只有帝國主義國家才聲稱具有治外法權(將其法律置於其它主權國家的法律之上) - - 被統治國家是治外法權的對象。

資料來源：辛建譯，詹姆斯 彼得拉斯著，「全球化：批判與分析」，中國與世界，  
<http://www.chinabulletin.com/indexb5.htm>，(網路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帝國主義已由過去血腥的殖民主義，到今天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成功的掩蓋掉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間的嚴重衝突，也打掉了第一和第三世界的深沉矛盾，以至於有人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發展歷史稱為「300年文明」。而現在的實用主義，即對人權—主權的遊戲規則，均是由西方世界的美國、聯合國等西方世界的國際機構所制定，但長久以來也已被處於弱勢的東方國家所認同與接受，反而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規則與價值標準。由於資本主義是形式上的合理化與實質上的非理性

的奇妙結合，所以以韋伯(M. Max Weber)的說法來看，資本主義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間存在著極深的矛盾，但時至今天，資本主義已將工具理性這種外在形式已摧毀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由於帝國主義在支配全球化時的制約行為已喪失，反而使全球化成了超級大國的任意行為，文明也被徹底的醜化，成了赤裸裸霸權主義，使得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穩定感與安全感。<sup>64</sup>

## 一、資本主義等於帝國主義

全球化最大表現，是資本家可以更無限制地在世界各地進行貿易活動及商貿往來，但這個發展趨勢絕非僅是現代資訊科技急速發展所致，而是背後有不少國際性機構在極力推動，有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國際經際論壇(WEF)等。而一向推動經濟全球化不遺餘力的國際組織如世銀及世貿等，其目標就是掃除各國對引入外資及自由貿易的限制，例如要求各國放寬保障勞工的法例、放寬環保條例、放棄配額制度等。這些要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並不公平，因為它們一旦放棄了這些保障自己的制度，在各國發展程度與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最終引致的便只有本地勞工被剝削、失業及環境污染等惡果。而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只有已開發國家及其跨國企業，透過全球化這「機制」，已發展國家甚至能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模式。<sup>65</sup>

所以全球化有人說是全球資本主義<sup>66</sup>的同義詞，它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本亦即資本增殖的生產過程向全球擴張，這一趨勢早在資本主義世界 70 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之後就已開始了。70 年代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三十年的以凱恩斯主

---

<sup>64</sup> 曠新年，「文明的傷害與轉折」，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號)，(網路資料)。

<sup>65</sup> 「全球化」，中文大學學生會侯選內閣-百萬大道網站，<http://ihome.cuhk.edu.hk/~s007099/index.htm>，(網路資料)。

<sup>66</sup>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財富生產的資源大部分是個人所掌握，而不是隸屬於某個集權控制的家庭或社區。也不像大部分的自給自足的是依靠勞動而獲得工資才得以維持生計的勞動者，而是以他們自己所生產的產品，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上銷售。而且其組織生產幾乎是為了利潤，並以在生產和進一步的財富累積為其主要特徵。

義經濟學為依歸的所謂有節制的資本主義，或者說依靠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193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危機導致當時的英國首相柴契爾的革命和美國總統雷根所支持的供應學派的興起。實行私有化，強化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在國際上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讓商品、服務、資本自由流動。總之，為資本的全球化掃清道路，崇尚市場一如過去崇尚政府干預一樣，成為強勁的潮流，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促使它向非資本主義地區尋找出路，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終於使資本主義的這一新發展形成了全球的規模。就發展中國家而言，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現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已經力圖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納入市場的軌道。其要點是：發展和利用市場、實行大規模私有化、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減少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政府支出分配視收益大小而定、匯率具有競爭性和可預見性 等等，換言之，過去那種自力更生、依靠政府力量 and 不同牌號的社會主義方式搞建設的發展戰略，基本上給否定了。<sup>67</sup>

如果認真想想，全世界的全球化焦點，其實一直是放在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為首的經濟全球化的面向上，整個世界仍認為經濟發展是主體，而因為經濟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則是一種非必要或是可省略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全球化指的就是經濟全球化，而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全球化的實體。但是全球化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義和影響力絕不僅僅只在經濟面向上，而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也只是全球化浪潮中某一結構裡的行動因素，甚至也可以說是全球化下的一個結果，但是其內部所隱含的經濟霸權主義，其代表性也是深受懷疑的。因為 WTO 並不是那麼絕對的自由貿易，否則恐怕只有回歸中國大陸前的香港夠資格參加。WTO 的前身是 GATT(關稅貿易總協)，GATT 乃戰後凱恩斯主義重建措施之一，曾經贏得歐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支持，而 WTO 的市場取向只比 GATT 略多一點點。WTO 雖然禁止貿易設限，卻允許政府保護幼稚產業、受創產業以及收支失衡的產業(美國和新興工業國家經常如此)。WTO 雖然禁止出

---

<sup>67</sup> 「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轉折」，經濟全球化 中國網網站，<http://202.130.245.40/ch-jingji/jinji1/26.htm>, 2001/12/24。

口補助，卻容許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補助，以及對地區發展補助。<sup>68</sup>

所以認真去思考全球化，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多破綻的理論概念，少數富國將只不過佔 GDP 的 12% 之貿易予以極大化，從而意圖藉此而將全球整編到符合其利益之方向。因而在當今的全球化概念裡，到處充斥著各種權力操作的痕跡。由學者們的研究也早已指出，當今全球化的概念裡有著過度單邊主義的色彩，發展中國家被迫開放的程度，其實遠遠大過已開發國家。這是一種新的不均衡關係，全球有 40% 的人口，在過去十年裡，其實是以每年 1% 的速度降低其所得金額。已開發國家以各式各樣名目而展開的保護主義，已在逐漸侵蝕全球化的基礎，並在「世界社會論壇」和日內瓦世貿組織會議上被引爆。發展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持續增加農產品補貼，以及美國在農產品補貼、紡品設限、鋼鐵的反傾銷措施，以及「海外銷售公司法案」的出口補貼至為不滿，而美國等國基於內部政治的壓力，在保護主義上不減反增。這樣的對立，終於引發開發中國家「體制性的反全球化」。<sup>69</sup>

最近已有許多學者指出，當今的世界，其實只不過是在「全球化」之名下，進行區域化的整合而已，這倒真是一針見血之論。也正因此，從 2002 年之後，在全球範圍內的區域整合，將成為日益重要的經濟發展趨勢。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在 2002 年西雅圖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集合了全球一千大企業的老闆，這些企業產值佔全球產值的五分之四，外加三十三國的領袖，其所企圖建構的全球經濟 - 跨國企業和無障礙(關稅、文化)貿易機制，保障的卻是全球不到 20% 的富裕人口。Paul Kennedy 在其《全球化經濟未來的隱憂》一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全球化經濟在世界人口版圖中呈現弱肉強食的不正義，並質疑其是否能吸收佔地球人口 60% 開發中國家的求職者勞動問題，以及其隨之而來的全球生態環境承受成長的破壞壓力，而這事實上是人類未來的關

---

<sup>68</sup> 劉進興譯，Alice H. Amsden 著，「全球化與保護主義」，勞動者電子報，<http://labor.ngo.org.tw/weekly/C200505.htm>，(網路資料)。

<sup>69</sup> 「走出憂鬱，重建兩岸經濟連繫」，中國時報，2002/02/11，(網路資料)。

鍵。<sup>70</sup>雖然很多的人都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但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sup>71</sup>則認為全球化是落後地區達成現代化的抬轎者，因為跨國公司對該地的直接投資與建廠，不但創造了就業機會，並帶領當地民眾面對地方資本家的威脅，而且最重要的是勞動與環保條件必定是優於當地的國內公司，還可提高當地的國內國內企業的無效率，並減少親族主義的貪污腐化與政治掛鉤。<sup>72</sup>所以資本主義所帶動的全球化，對世界整體而言是好是壞，仍待未來的評定。

## 二、美國就是帝國主義

全球主義、地球主義、世界主義的發展已是人所皆知。科學、資訊、技術的發展是勢如破竹，但在人類之間仍存在著明顯的地理、種族與文化的差異，而萬年文明仍堅如磐石。由《了解全球化》一書來說：這是一場「凌志汽車跟橄欖樹」之間的鬥爭。凌志汽車代表全球化、高速度、科學、高享受、高文明、高通訊；橄欖樹就是在你後園裡種植的那棵樹，它代表了你的自尊、文化、認同。<sup>73</sup>

最近這幾年，西方的一些知識與文字不斷的對我們展開說服，而這種「施與受」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征服與改造的過程，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言語和思想，也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很大的改變，而這種變化不是我們每個人能注意或是意識到的，但其結果卻是使我們喪失了原本的立場，遺失了我們真實的知識，迷失了自我，而被所謂的西方知識給說服了。所以我們現在的資源都是西方的資源，我們知識與觀念也都來自西方，現在東方人都是說西方的道理，言西方的話語。而所謂的西方大都指的是美國，甚至連改革的開放也都認為是對美國的模仿，我們不妨把此理解為是奴隸對主人的模式，但若沒有真正通過主體的改造，而僅是表面上的模仿，則無法真正獲得美

---

<sup>70</sup> 「『全球化經濟』未來的隱憂」，中國時報，1999/12/02，(網路資料)。

<sup>71</sup> 李永熾譯，Francis Fukuyama 著，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1993)，頁 225。

<sup>72</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國式精神的認識與解放。只是細數我們的生活資源，幾乎都有著美國的影子，聽著美國的音樂，吃著麥當勞的漢堡，開著美國牌子的車子，也許沒有了美國，我們的生活不至於無以為繼，但是卻也意味著生活水準的跌落。所以當我們很樂觀的談論著全球一體化 天下大同，卻沒有意識到所謂的全球一體化，就是美國所主導且不可阻擋其擴張的跨國資本主義。這種的干預與擴張已經從政治、經濟方面，逐漸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滲透與控制，使得人們從單向的全面性支配中，並沒有產生一種抵制的力量，只能無條件的接受與改變。<sup>74</sup>

從二十世紀末國際社會所發生的各種大事件中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已可知道美國要在安全、生產與交換、金融、意識形態等四個領域中，去建立成一個全球性的高度一元化的權力結構。此種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結構是以個人自主、自我管理與自我負責的原則作為組織社會生活的一種「自然秩序」，而股東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則是公認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模式，更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用以衡量新的國際競爭環境，重組國內生產關係時所必然學習的對象。運輸成本的降低和通訊科技的突飛猛進，各種會阻礙人員、貨物與資訊進出的人為障礙的消除，再加上市場的整合與國際分工所能創造的巨大經濟效益的因素下，全球化的趨勢似乎已是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而所有的國家都應遵從此一潮流。這種全球化的霸權穩定性在人類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而且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上沒有任何可與之抗衡的模式。而西歐的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正面臨英美式資本主義的嚴峻挑戰，新馬克思主義與古典社會主義的論述正陷入被邊緣化的危機，而東亞價值的論述與伊斯蘭教基本教義也都只剩消極的防禦，後現代的一些論述也都只能構成一種微弱的反擊，只因美國的大學與企業正不斷吸納著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人才，美國的金融市場不斷吸引著全球的低成本資金，而國際市場上貿易競爭的遊戲規則更是圍繞著美國最具競爭的優勢的的產業而設計，特別是資訊科技、生物科技與金融服務

---

<sup>73</sup> 蔡繼光、李振昌、霍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0)，頁 45-62。

<sup>74</sup> 曠新年，「文明的傷害與轉折」，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號)，(網路資料)。

業，而這一切的一切，只為了證明中國的「強者恆強」的這一句古話。<sup>75</sup>

但由最近幾年的世界情勢變化，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在全球化下的強勢，不在於他們的武力與經濟，而在他們有能力制定全球的區域生產配置！美國憑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與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在全球資本市場的舉足輕重地位，成為了推動全球貿易體制與金融秩序變遷的主要遊戲者與規則制訂者。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擴張運作方式大都是由美國所主導，實行「國際新秩序」的資本主義(市場自由主義)全球化，儼然如新重商主義的再現。觀察 WTO 每一次的國際貿易談判，都像一個精密的引誘，談成的國家沾沾自喜，實際上只是墜入彀中。美國對外強迫強迫各國打開市場，另一方面則加強自己的進口關卡，美國只要在紡織、鋼鐵、汽車、機具、半導體遭受外國的強力競爭，美國乃要求其貿易夥伴自行出口設限，否則美國就會以 301 貿易法案課以反傾銷稅。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全球化乃向下沈淪的競爭」來合理化他們的保護主義。Mark Levinson 指出整個九十年代，全球增加了兩億日工資低於美金 1 元的低薪勞工，但他忘了一點，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也有許多國家的勞工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尤其是那些小心避開自由市場，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工業及全球企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其實向下沉淪的主要是美國，美國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工資就不再上升，勞動力供給卻一直增加，生產力成長緩慢，工會組織率大幅滑落。<sup>76</sup>

全球資本體系的形成暴露出美國亞太安全結構上的漏洞。美國的亞太安全體制是利用雙邊的軍事同盟方式，在政治上能牽制日本，並對中國大陸產生潛在威脅，但卻無法控制其他亞太國家與地區的經濟上的發展，使得中國與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在此漏洞中更加的突出，特別是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大陸對東亞的影響已延伸到東南亞一帶，甚至新組成的東盟組織已有亞太地區的和平有賴於美日中三

---

<sup>75</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年12月號)，(網路資料)。

<sup>76</sup> 劉進興譯，Alice H. Amsden 著，「全球化與保護主義」，勞動者電子報，

角關係均衡的共識。在 2000 年底的一份美國智庫報告中曾評論：亞洲地區對美國的支配地位有著「混合」的歡迎模式，只因在亞洲的金融危機中已表明了美國不一定會在朋友有難時伸出援手的。而在經濟實力上，美國的超強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都是難以動搖的，而且從 1980 年代開始，美國就逐漸的調整其國內的經濟結構，至今已完成了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過渡時期，知識經濟乃是以信息產業為支柱，所以美國現已成為全球信息的策源地與主動力了。再加上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動蕩，美國趁機實行資本擴張，大肆低價收購瀕臨破產邊緣的亞洲企業，並通過推動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強化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強勢地位，而此種情況造成了歐洲、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對美國的牽制能力下降，但開發中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反而加深，經濟格局的這種力量的消長，反而構成了當前美國霸氣上升的經濟基礎。1998 年 2 月美國防部發表的《國防報告》進一步確定了「塑造 反應 準備」三位一體的國際安全之軍事主導戰略，該報告認為從現在起至 2015 年，美國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所以美國應該將軍事和外交密切配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塑造一個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環境，其戰略目標就是阻止歐亞大陸，甚至是全球出現能對美國的霸權構成挑戰的大國或大國集團。<sup>77</sup>

大約 2000 年前，在古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其國界線幾乎每年都要重新繪制。在 19 世紀、大英帝國的盛世，英國皇家軍艦駛到了南非的好望角、南亞的印度和遠東的香港。而在 2001 年為了追逐「基地」恐怖分子，美國的戰機飛到了阿富汗，特種部隊來到了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看起來，美國的「國界」正在擴張。據美國媒體所言，華盛頓已經在北起格魯吉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南至沙特阿拉伯和阿曼，東起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至土耳其的重要區域內，部署了 6 萬美國部隊。阿富汗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五角大樓稱美軍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如果以為美國人這時候會收拾行囊、扛起武器、打道回府，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官員們展開

---

<http://labor.ngo.org.tw/weekly/C200505.htm>，(網路資料)。

<sup>77</sup> 王仲春，「21 世紀中國：從容應對變化中的世界」，未來中國研究，2000/1/1，(網路資料)。

了「游說」攻勢，勸說中亞地區諸國「挽留」美國大兵。這些官員們自有「理由」：「美國在中亞建立長期軍事基地只會對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有益無害」。究其根源，華盛頓盤算的是反恐和重要能源石油。通過在這一地區長期駐軍，美國就能夠有效地遏制伊斯蘭極端主義向其它地區蔓延。只是俄羅斯對美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中插入利劍感到極不舒服。美國人離俄羅斯愈來愈近，已經引起莫斯科的激烈爭論，有人說俄羅斯的普京總統太「務實」了，他放下「冷戰」的旗號，換來美國的援助。但是俄羅斯的經濟收入 70% 以上依靠石油和天然氣出口，而美國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大國卻是事實。莫斯科一個石油研究機構的負責人聲稱：「要將裡海附近的石油運到紐約曼哈頓，最好的辦法就是俄羅斯和美國成為真正的朋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也說過：「哈薩克斯坦和里海的石油資源非常重要。」權威的倫敦《簡氏防衛周刊》說，裡海的石油儲存關係到全球的能源供應，美國在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所作所為是同華盛頓的「全方位控制」(full-spectrum dominance)外交思想保持一致的。總之，美國利用反恐擴大自己在這一戰略要地的地位，削弱了莫斯科在中亞國家的影響力，同時又保證了裡海的石油供應。一石三鳥，何樂而不為呢？<sup>78</sup>

北約和俄羅斯於 2002 年 5 月簽署協約，讓莫斯科在北約的政策上享有一定的發言權，並讓莫斯科在全球事務上重建影響力。可能獲准加入北約的前華沙集團國家擔心這將限制將來誰可加入，並使他們加入北約所可得到的安全保障縮水。有些國家不免懷疑，既然美俄現在已是反恐夥伴，也許投靠歐洲聯盟還比較安全，北約處於巨變門前。白宮和美國國防部最有權力的決策者現在已對北約喪失興趣，北約已名存實亡。科索沃戰爭時，由於法國等盟邦所造成的困難，北約對美國的利用價值已蕩然無存，只差沒有公開宣布而已。西歐諸國在過去五十年中扮演滿足的追隨者角色，這種心態現在已不復存在。一名北約外交人士最近指出，歐洲對成為世界強權的想法，「出發點僅在於堵住法國的嘴，從來就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問題本身」。現在美國要逼歐洲

---

<sup>78</sup> 「站立足中亞一石三鳥，華盛頓覬覦“世界帝國”」，中國日報網，2002/04/25，(網路資料)。

嚴肅思考。美國的算盤是讓歐洲做順從的盟邦，做經濟巨人和政治侏儒，這種心態讓歐洲既氣又怕，畢竟十幾個歐洲國家過去 54 年中在實質上等於放棄有關國防事務的國家主權。這些國家寄望後冷戰時期的歐洲未來成為一個巨大的瑞士，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合作，攜手共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可是布希(Darrell Bush)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傲慢而不負責任」，已使美國在歐洲的盟邦不願與其有實質的合作。布希政府一連串的片面主義決定，例如毀棄條約、恢復首先使用核武的選項等，已使歐洲猛醒，瞭解到這個世界是靠武力和威嚇驅動，歐洲若要生存，必須有足以與本身經濟實力相掙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冷戰讓美國在對歐洲關係上享有相當的便利和影響力，布希政府輕易破壞這些便利和影響力，並使歐洲激化，殊屬不智。<sup>79</sup>

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一直以「自由世界保衛者」自居。爾後在世界處在冷戰過後的混沌狀況時，美國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去建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Bush)所倡導的「新的世界秩序」。所以全球主義的潮流與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大改組議題是關係密切的，特別是在柯林頓上任後，結成了巴格瓦梯(Jagdish Bhag Wati)所概括的「華盛頓—華爾街的搭檔關係」(Washington Wall Street connection)，此種開發出創造新財富的機會的念頭支配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務實、個人主義、競爭都是美國經濟的理念，因而形成了國際的自由金融市場。美國由於擁有作為軸心貨幣的美元，在資金需求旺盛時期，開拓了被稱為金融工程的領域，甚至主張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而進行市場競爭的美國式經濟學，也成了全球性的標準，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金融的全球一體化是對美國有利的，而許多的事實證明，也証實金融全球化是以美國為中心的。<sup>80</sup>

所以最近幾年，美國則顯露了明顯的單邊主義傾向，在全球範圍內一心維護自身利益，為幾噸鋼鐵不惜和歐盟、日本鬧翻，執意退出攸關人類的「京都條約」，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如此缺乏國際視野，實在匪夷所思。當今之世，美國是唯一一個到處駐

---

<sup>79</sup> 「布希冷對 迫使歐洲重新選擇」，聯合報，2002/05/15，(網路資料)。

<sup>80</sup> 「全球知名歷史學家談論有關全球化、非政府組織和中國的對話 非政府組織是不是會獲得更大的

軍，全球伸手的國家，美國難道就不怕「帝國負擔過重」？歷史上，帝國擴張就是帝國衰亡的序曲，如古羅馬帝國，後人應該懂得這一常識。2002年美國媒體透露，美國防部曾整理一份《核態勢評估》的秘密報告，報告提出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門檻，可以對無核國家先發制人。消息傳出，舉世皆驚。在事關人類存亡命運的大問題上，美國某些人竟如此輕忽嚴重性。美國《紐約時報》2002年3月12日發表社論「美國是個核流氓」，《洛杉磯時報》3月13日也發表文章，均對這一報告予以抨擊，其道德勇氣值得稱道。此事亦可作為美國進軍中亞的一個註腳。<sup>81</sup>

而美國在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的同時，在鄰近的中亞國家建立軍事基地，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軍事介入，令人對其戰略目標產生種種猜測和疑慮，也聯想到古老的「世界島」(World Island)學說。在國際政治學說中，一個重要的分支是地緣政治學說。而在地緣政治學說中，最有名的論點之一就是英國戰略學家麥金德(HJ.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島」論，他認為中亞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誰能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世界島，誰就能統治世界。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大棋盤》一書中，把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威)這片歐亞大陸視為一個地緣戰略「大棋盤」，是既決定世界今後的穩定與繁榮，又決定美國保持世界主導地位的中心舞台。<sup>82</sup>布希在2002年提出美國要作為不同於過去所有帝國的一種新型霸權，而想實現領導世界的企圖，就要在歐亞大棋局中保持主動。<sup>83</sup>麥金德的「世界島」學說看來有相當影響。

所以在這個「後冷戰」時代，全球殷切盼望的「和平紅利」非但沒出現，更危險的新冷戰卻反而加速到來。這是過去半個世紀從未有過的變局，美國已在為「終結世界」的戰爭做準備了。眾所周知，自從90年蘇聯瓦解之後，美國即成了全球唯一的

---

影響力？」，海峽快訊，2000/1/11-12，(網路資料)。

<sup>81</sup> 「地緣政治的舊說新傳」，人民網網站，2002/03/22。

<sup>82</sup>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大棋盤(台北：立緒，1998)，頁46-47。

<sup>83</sup> 「美國：借打擊恐怖之名 行軍事滲透之實」，人民網網站，2002/03/21。

超級霸權。於是，如何面對自己超強角色的選擇，遂成了美國內部的爭論焦點。毫無疑問，無論國際干涉主義的自由派或右翼保守派，都信奉「霸權永續」的概念——認為在這個美國獨強的時代，華盛頓無所顧忌的為永遠的霸權工程作準備。這也是所謂的新「帝國共識」(Imperial consensus)。雖然美國現在仍充當維持世界秩序的「警察」，但世界並不因此就太平無事，而是存在著許多真正的安全隱患，國家間與非國家間的各種衝突仍然激烈。做為最強大的民族國家，與其說美國為世界提供秩序，還不如說，美國為自己維護世界秩序，同時，眾多在國際社會叢林中缺少安全感的相對弱小國家「購買」美國的安全服務。不僅如此，「美國治理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實際上如同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美國是世界的「皇帝」，其它國家都為「臣民」，臣民無一例外必須遵紀守法，但皇帝卻可以超然法外。今天世界的國際規則很多是美國主導下形成的，不過，美國不能說完全是「世界皇帝」，因為它也遵守國際規則、制度、機制，只是一旦發現國際規則、制度、機制與自己的利益不符，或者有違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美國就堅決不讓國際規則約束自己。在許多情況下，美國是今日國際社會的特權行為體，單邊主義行動、退出國際條約、拖欠聯合國會費、獨斷專行、我行我素、雙重標準，都是人們熟知的美國國際行為。<sup>84</sup>

因此過去美國常被他國抨擊為「帝國主義」，但今日美國的某些學者及評論家亦開始引用此概念，認為當前的美國已不僅是一個超強或是霸權，更是一個興盛的帝國，因為自羅馬帝國以來，再無一國具有全球性的文化、技術、經濟、軍事的支配力量。且因為美國具有此等優勢，故其並非運用殘暴的武力，而是透過經濟、文化與政治手段遂行其霸權，亦即美國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帝國，故得以讓外國人近悅遠來，並讓全球在面對流氓國家與恐怖主義份子攻擊的威脅下，能以強權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故而美國所彰顯的正是帝國的光明面。

---

<sup>84</sup> 「人民特稿：美國遭襲與全球治理」，人民網網站，2001/9/17。

美國的前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女士曾說：「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屆美國政府，在處理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時，將推行『國防實力配合強權外交』的政策」，依此可看出美國正要營造一種單極取代多邊的方式，利用 NMD 和 TMD 這樣的軍事防衛手段，使得在美國推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能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權國家。但若仔細思考，美國的單極做法並非毫無漏洞可言，因為美國的經濟在發展，世界各國也同時在進行著經濟改革，美國的優勢不可能永遠持久的，而世界的權力逐漸在朝向分散趨勢的結構，取得霸權的代價愈來愈高，但所能獲得的好處卻愈來愈少，這也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所應思慮的成本項目。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的首卷著作《復興的世界》中提出的論點是：「十九世紀歐洲具有競爭意識的多極世界，有效地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戰爭。因為大國就國際關係的某些核心問題達成了一致，可以維持世界的穩定。」這種見解是深刻的，也是符合歷史發展的。<sup>85</sup>

而美國布希總統在 2002 年 2 月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一場演講，很清楚而淺顯地闡述了「美國價值—自由與法治」。他以自由女神像為象徵：一手握火炬—象徵自由之光，一手捧法典—象徵法治。但是他說，美國獨立兩百餘年來，就靠著公正、獨立的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而制衡的權力運作，造就了一個強大、富庶、自由的國家。其次，「美國價值」是奉獻與幫助別人。小至社區，有人自動擔任志工，為鄰人服務；大至超越國界，向各國提供各種人道援助。布希所描繪的「美國價值」，並不限於美國在奉行，西歐諸國、大洋洲的澳紐、北美洲的加拿大，以及東亞的日本、台灣、南韓等國，也許程度上有差別，但內在的精神上都承認自由是至高無上的人類價值，而法治是一個公平社會不可或缺的權力制衡。<sup>86</sup>當布希站上北京清華大學演講台的那一刻，他已經不只是美國總統，他更成了推銷員，推銷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價值」。

---

<sup>85</sup> 周忠菲，「TMD 難為『台獨』作後盾」，大公報，<http://www.takungpao.com/>，2001/3/27，(網路資料)。

<sup>86</sup> 「『美國價值』究竟有什麼價值？」，自由時報，2002/2/26，(網路資料)。

### 三、美國建立同質文化

《了解全球化》的書中提及「公民身份在美國來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族裔、種族或民族問題」，就很明白的顯示出美國是一個沒有橄欖樹，只有凌志汽車，所以就很清楚可以知道美國是沒有根，甚或是根不深，才可以在沒有牽掛的情境下被快速的全球化。<sup>87</sup>

當代美國的文化巨擘貝爾(Daniel Bell)認為馬克思的學說是文化人類學的重要基石，而馬克思則認為文化的特徵與某一民族特定的歷史、地理環境和擁有的生產方式有著直接的關係。美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具有強大的擴張力，都是由文化的內在性質所決定的。現代美國文化的代表作——可口可樂的瓶子上，都印上「enjoy coke」(享受可樂)的這句美國文化的精髓，「enjoy」(享受)是美國人的基本文化態度。美國的享樂文化是在 100 多年前，美國牛仔在北美大陸流血流汗、殖民拓荒時，生活清苦，進入工業文明後，高速運轉的市場經濟改變了北美早期移民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以英語做為連結的世界裡，美國的資訊科技與勞務都是最先進的，而美國也可以利用其強大的影響力去使其他的國家開放其本國市場，雖然美國也有其他的對手，諸如歐盟、日本，但此二者的影響力都不如美國，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使用英語來溝通並非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現實的資訊科技世界中，誰能制定科技的標準、定義軟體的功能，並生產出大量受歡迎的資訊產品，誰就是贏家，誰的聲音就可以最大聲，而這個贏家在可預見的未來裡，當屬美國榮任之。美國當代最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斯威齊(Paul M. Sweezy)則認為現代西方文明是為了克服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才會走上了無限擴張消費的道路，經濟學裡最著名的賽伊法則(Say's Law)：「供給自創其本身的需求」已不再是鐵律。這種變化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盛行於美國，甚至西方社會的消費狂潮，一次即丟的用具，再加上科

---

<sup>87</sup> 蔡繼光、李振昌、霍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0)，頁 369。

技的高速進步，人們不由自主地成為生產循環的一個環節，正是這種生產與生活方式造就了美國的現代文化。西方文化在當今佔有強勢地位，尤其是美國文化，但是文化只是一個具有深厚的時空延展性的概念，一個文化是否優越是要表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而不是因一時的強勢地位，就認為該文化會優越於其他文化。<sup>88</sup>

其實在美國的戰略裏面，文化特殊性的字眼一再被強調。但是，一方面，其目標是為了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個「種族純潔的阿族共和國」。另一方面，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是為了服務於美國推行的拆除國家利益壁壘，建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建立高度同質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目標。當今世界呼籲一個開放的國內和國際的政治領域的重建和改造，以接納和包容不同種族、文化和性別共同體的平等要求。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卻以世界經濟共同體的名義，卻建立了一個在文化和價值觀上高度同質化的世界。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是保證經濟個人的公開自由競爭，但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種族、文化和價值的權力，這個方案對全球人民是否行得通，實在大可懷疑。

爾後國際局勢的發展在九一一恐怖事件及阿富汗戰爭後起了重大的變化。美軍在短短三個月中瓦解了塔里班政權，在這場許多人開始時不看好的戰爭中，美國展現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及其全國上下無比的團結，讓世人刮目相看。以阿富汗戰爭為分水嶺，世界局勢正在重新洗牌；美國藉反恐作戰為由取消了「反彈道飛彈發展協議」。在美國要求各國「選邊站」的同時，就像看到一個世界帝國的味道，一個類似羅馬帝國的身形正在悄悄的誕生中。<sup>89</sup>

但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嗎？如果美國能持續在新技術的發展上領先其他的國家，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嚴格來說，並不是美國這個國家超越了歐洲或是日本，而是

---

<sup>88</sup> 房寧，「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面對全球化挑戰的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65-102。

某些領域的美國公司超越了日本或是歐洲國家的公司。但美國公司就是美國的嗎？經過全球性的合併與購買，已沒有很「純」的美國本土公司。因為美國化只能算是全球化的一種現象，和一個不斷進行的動態過程之一，雖然麥當勞、可口可樂 等熟悉的面貌都是美國所創造的，但這些東西並不全然就代表美國，全球化雖然是涵蓋了一切的國際體系，但是跨國公司和電子游牧民族 等族群是依附在當今權力結構較健全的美國而生存，還是美國是藉著這些東西而壯大自己的聲勢，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了。<sup>90</sup>

俄國的托夫勒(Alvin Toffler)則認為在冷戰時期，美國一直用「意識形態<sup>91</sup>過剩」一詞在批評蘇聯，但現在許多人卻認為美國在利用巨大的經濟與媒體的自身力量，使「Made in US」的意識變成商品化，美國的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以「全球主義、自由貿易以及民主這三個單純而且直線的方式關聯在一起的變數構成的」，即是將其信仰化與簡單化。美國在獨特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具有獨特的意識形態、生存體驗與發展模式，但是這些會在美國成功的適應實際社會，並不代表將之移轉到別地也能一樣的成功，甚而過度的推銷此種概念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困擾。所以就像每一種東西產出後，也需要被「召回修理」的原理一樣，美國式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更希望政治家和決策者不要因為「故障」的意識形態所影響或是被其制約。<sup>92</sup>

2002年5月布希總統在德國國會演講時指出美、歐已建立為「自由之家」，又同

---

<sup>89</sup> 「世界帝國 風雲再現」，中國時報，2002/02/21，(網路資料)。

<sup>90</sup> 蔡繼光、李振昌、霍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0)，頁 377-403。

<sup>91</sup> 「意識形態」(Ideology)此一概念通常追溯到歐洲啟蒙時代，尤其是崔西(Destutt de Tracy)，此人被認為是首先在出版物中使用這個語詞者。而培根提出的「偶像」(idola) 意指「知識的障礙」，可視為這一觀念的較早形式。這一個概念在十八世紀與下列事件的發展有關：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Encyclopedist)以新世俗(指破除迷信或宗教的神秘世界)科學真理為名，與所有形式之宗教及其他傳統思想鬥爭。雖然意識形態一詞乃是源於近代歐洲，但是此概念其實起源甚早。例如，西元第五世紀的希臘，便出現類似「古代人與現代人」(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相互鬥爭的情形，後者(現代人)的代表人物，即科學與文明的擁護者，攻擊舊有的傳統與宗教，在某些時候甚至試圖以科學的方式解釋古代宗教信仰的起源。馬克思與恩格斯(1970)則將意識形態的問題從科學與傳統對立的領域，推廣到(generalized)到「真實的」與「神秘化」(mystified)的社會過程相對立的領域，於是遂將「理論的問題」與「政治控制的問題」連結在同一個架構之內。在此種方式下，觀念系統的功能與其內容應該受到批判性地檢視。

<sup>92</sup> 「托夫勒的質疑」，人民日報，2001/02/15，第三版。

屬歐洲文明的傳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因此招惹恐怖分子打擊，所以必須聯合自衛反擊。但是迄今為止，只有美國成為攻擊對象，而恐怖分子又多曾直接或間接受到美國的培訓。當恐怖主義還沒有株連九族之時，美國竟已要求大家一起綁在戰車上。歐洲聽眾肯定狐疑的是，如果反恐目標不斷擴大，「上帝不能使壞事變好事」(布希的結束語)該怎麼辦？其實布希的立場與所有政治化的原教旨主義幾無二致，即認為上帝、真理均站在美國這一邊；一旦這上帝的寵兒受到侵犯，整個白種人基督教文明圈都得群起支援；同時上帝在佑、真理在握，即可無所畏懼地將其價值觀(包括擴大貿易作為世界「脫貧」手段)擴及全球。<sup>93</sup>

而 2002 年的法國總統大選，社會黨候選人約斯平(Sylviane Agacinski-Jospin)在第一輪總統大選中意外敗北，讓極右派雷朋出線，似乎預告歐洲右派抬頭，左派勢力將逐漸衰退的跡象。但華爾街日報指出，儘管右派政治勢力坐大，並不保證歐洲自此就可大步邁向美國式的自由市場改革。在 1998 年左派聯盟佔據歐盟十五個會員國中的十一個。不過，法國、德國、瑞典與荷蘭都將在 2002 年陸續舉行大選，而右派勢力獲勝機會極大。果真如此的話，加上近年來右派已經執政的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奧地利與丹麥，右派政治版圖在歐洲將大幅擴張。然而，歐洲的右派政府除了義大利之外，還沒有一個像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或雷根(Reagan)一樣，夠格稱得上是崇尚自由市場主義的政權。例如，很有可能在第二輪選舉勝出的法國現任保守派總統席哈克，一直是歐盟農業補貼政策的長期捍衛者。而德國下屆總理熱門候選人——屬於中右派的史托柏(Prof. Dr. Rolf Stober)，仍然誓言遵循施若德(Gerhard Schroeder)總理的市場干預政策，特別是以政府的補貼來挽救問題產業的作法。奧地利與葡萄牙的中右派政權同樣無法抗拒選民的壓力，大步進行市場改革。然而，華爾街日報對於歐洲未來是否能大力推展市場改革不表樂觀。以法國而言，現任總統席哈克一直避免觸及改革政府退休金制度與放寬勞工法令等敏感的經濟議題。在 1997 年大選時，就是因為碰

---

<sup>93</sup> 「布希原教旨主義」，中時晚報，2002/05/27，(網路資料)。

觸此議題，引起勞工強烈的反彈，約斯平得以當上總理，法國也因此再度進入左右共治時代，使席哈克變成跛鴨總統。況且，約斯平的敗選不代表法國左派勢力消退。因為，自稱是托洛斯基派的數位極左派候選人得票率同樣大幅彈升，囊括 14% 的選票。主張縮小政府規模，以及減稅的保守派後選人馬德林，僅獲 3.8% 的選票。所以歐陸未來真的會走向美國化嗎？仍是一個令人懷疑的問題。<sup>94</sup>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在推展西化工作時，難免像古代的亞歷山大帝國在近東世界推行希臘文化一樣，將西方複雜多元的文化做一番一致化與簡單化的調整，並配合東方民族文化的狀況，以達到方便推廣的目的。同樣的，東方人亦以相同作法引進及認知西方文化，如此一個單一旦中庸的世界文化便很容易的自然產生。所以雖然西方國家以強制性的結合各國，但許多的政治紛爭至今未能被解，但是世界性的新文化卻已悄然成形。<sup>95</sup>

## 四、小結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片蕭條聲中，美國也正在衰落嗎？我想這是許多探究全球化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畢竟美國算是全球化浪潮的帶領者之一，也許是唯一的領導者。早在 1990 年代的亞洲經濟迅速發展，美國的經濟衰退引起多大的嘩然，人們就發現在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強權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這本書中所闡述的大國衰退的徵兆，也可以在美國找得到。而 1997 年來的全球不景氣，美國由於有消費者的支持而避免了經濟衰退，但從九一一的恐怖行為之後這個支持可能會瓦解了，因為每一家商店的銷售預測指數足足減少了一半以上，而會造成銷售熱況的東西，反而變成了槍枝、防毒面具和病毒抵抗劑等物品，雖然美國的聯邦理事會一再的降息，但幾乎已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仍無法刺激消費，畢竟不願意花錢去旅

---

<sup>94</sup> 「雷彭出線不代表歐陸大步邁向美式自由市場」，工商時報，2002/04/25，(網路資料)。

行或是儲蓄的人，也未必就願意把錢送到商店去消費。經濟學家預測，2002年美國的GDP增長將祇有1%，2001年9月的預測則為2.6%，環環相扣的情形下，日本經濟在2002年一樣縮水，歐元市場則在2002年將增長1.5%，2001年時的預計為2.2%。

96

在國際上，布希在2002年5月出訪歐洲、俄國，與俄國普丁簽訂限制核武器協定，是一項重要成果。但討伐伊拉克計劃卻受到普遍反對。在訪歐第一站的德國，布希甚至被逼公開表態，承認白宮目前並沒有攻打伊拉克的「作戰計劃」。這對布希內閣中的鷹派來說，是一大挫折。但眼看著以巴問題國際會議就要召開，討論的議程至今尚無眉目，不免使人懷疑美國對以巴衝突的解決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是否有誠意。歸結到底，這是美國外交政策是現實政治和世界觀互動的結果。在現實政治層面，必須考慮到兩年後的總統選舉，以及猶太選票在幾個舉足輕重的大州的影響力。再加上南方基督教聯盟與猶太團體合流，對以色列大力支持，成為保守的鷹派背後的一股動力。另一方面，決策層也不能不考慮到美國工業生命線的石油的穩定供應，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以及在國際上維持反恐聯盟的必要。因此，與歐洲和阿拉伯盟國積極合作，是國務院務實派的主張。這兩個趨勢又反映了不同世界觀的差異。毫無疑問，冷戰的結束奠定了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的地位。當年老布希提出「新的世界秩序」所指的就是這個現實。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單邊主義逐漸抬頭。對國際事務的處理，美國也傾向於擺脫聯合國的架構，把歐洲的「依從」視為當然，甚至出現了頤指氣使、倨傲自大的態度。<sup>97</sup>

所以九一一後，歐洲人對美國超級強權的片面主義作風頗多微詞，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已可謂貌合神離。舉凡歐美貿易戰，京都議定書談判分裂，甚至有關美國對反恐戰及流氓國家的界定，歐美之間存在相當多歧見和隱憂，尤其美國有意對伊拉克動

---

<sup>95</sup>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與現代世界的興起」，歷史月刊，第一四四期(2000年1月)，(網路資料)。

<sup>96</sup> 覃里雯，「分析：美國在衰落嗎？美國夢破滅了？」，經濟觀察報，2001/10/16，(網路資料)。

武，已引發歐洲意見領袖抨擊，但德國政府發言人仍公開表示：「雙方在此事上並沒有衝突。」這正是歐陸式的虛偽，也是德國政治的矛盾。自二次大戰後，德國的自由擁護者「感激」美國賦予西德的和平自由，並認為美國甚至對兩德統一有功，德國人總是表示不忘美國恩惠，但在歐盟成功統合後，德美間的關係卻矛盾日增。因為德國人一邊感謝美國；一邊卻不歡迎美國的頤指氣使。因為德國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且在北約組織不像英國與美國並肩作戰，使許多境內反美人士認為，「聯合國和北約其實早由美國操縱；德國，最好連歐盟，不該再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其實不只是德國人，歐洲人在面對美國時總有一種混合著優越與自卑的情結，除了與美國同文種的英國姿態不定，其他歐陸人在文化上有強烈優越感，常常批評美國的所作所為，但在政治上又得面臨美國的強勢壓力，因自知不敵美國軍力強大，只好放下身段維持北約運作，因而顯得虛矯，甚至可以說「兩面行事」。如果說美國人善於起而行動，歐洲人則喜歡坐而批評，歐洲人動輒批評美國，但當美國人在國際政治議題上需要歐洲背書時，歐洲不但不會與之決裂且經常表示支持，而當各國政府同意後，歐洲輿論和民意又持反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即說過，歐洲人批評速度之快，令美國人常難以招架。所以美國聽多嘲弄之言也不覺得那是批評之意了。其實不要說布希，歐洲人其實從來也沒喜歡過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包括以前的雷根、卡特(Jimmy Carter)、老布希甚至柯林頓，幾乎都難逃批評。這種現象也涉及歐美文化差異，美國可能因過於自滿，無法明白歐洲人的嘲弄。在 2002 年的德國《明鏡周刊》批評美國主導反恐戰的霸權文化，封面將布希打扮成藍波抱著重型武器，而國務卿鮑威爾和國安顧問賴斯也都是超人或蝙蝠俠裝扮，德國人以此嘲弄美國人霸權及「善惡分明」的道德論心態(如表二：美國與蜘蛛人的相似性)。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裡，德國和美國人關係註定是貌合神離。<sup>98</sup>

而布希內閣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拒絕加入禁止生化武器公約，廢棄了與前蘇聯

---

<sup>97</sup> 中國時報，2002/06/02，(網路資料)。

<sup>98</sup> 聯合報，2002/05/23，(網路資料)。

簽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獨自擬定導彈防衛計劃，以及拒絕參加國際刑事法院。這些舉動都是單邊主義的表現。荒謬的是，美國一方面希望南斯拉夫把前總統米洛塞維奇這個「戰犯」移送到國際刑事法院去審判，但美國自己卻不願批准這個法院的規約，接受其管轄。所以如果說，九一一之前美國的態度是唯我獨尊的單邊主義，則九一一之後，美國也應該意識到自身的「脆弱」，覺悟到世界固然需要美國，但美國也同樣需要世界，而在反恐和其他國際議題上加強與他國合作，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合作關係。放棄單邊主義，走向多邊主義。但是美國的決策層中鷹派與務實派的爭論，仍是千山我獨行的單邊主義與重視國際合作的多邊主義仍在較勁。所以不少研究國際政治的美國學者，如哈佛的奈伊(Joseph Nye)認為，單邊主義是個政策盲點，是個死胡同。但真要走出這個胡同似乎也不容易。<sup>99</sup>

只是美國政府雖然已經在 2002 年初片面決定不參與國際刑事法庭條約，宣布「退簽」國際刑庭條約，確定布希政府未來將不接受設立常設法庭起訴審判涉及有計畫屠殺、不人道犯罪及其他戰爭罪行的人。因為美國政府一直認為設立這種法庭可能對美國有害，駐外美國軍人或官員可能動輒得咎，遭到惡意起訴。所以美國退出這項條約，代表美國不會承認國際刑庭的管轄權，也不會接受國際刑庭的命令。美國將同時主張，美國不受維也納條約法公約<sup>100</sup>約束。該條約第十八條規定，締約國即使未批准參與簽署的國際條約，也不得有破壞條約的行為。美國政府堅決反對設立國際刑庭雖然早在意料之中，但勢必加深美國和其他大部分國家 尤其是歐洲國家 之間的摩擦。歐洲國家的決策當局對美國政府否定國際義務，不滿之情愈來愈強烈。但是儘管美國強烈反對，國際刑庭還是會於 2003 年在海牙運作。<sup>101</sup>

所以當今世界的焦點，已不像以往一樣，端視美國白宮，而是隨著時事而有所轉移，當科索沃事件發生時，全世界的焦點都隨之轉到塞爾維亞和阿爾巴西亞，而當前

---

<sup>99</sup> 「單邊主義的難局」，中國時報，2002/06/02，(網路資料)。

<sup>100</sup>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成立於 1969 年，其中規定各國有遵守其他國際條約的義務。

的世界，每個人都在期待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握手言和，所以未來的世界，不是只有美國一個聚焦點。<sup>102</sup>但是美國是否在衰落，對世界而言都會像一個黑洞般，把整個世界給吸入其中的，也許會有吶喊，也許會有憤怒，也許會有幻覺甚或是有很長的思考過程，美國都已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留來啟印了。

### 第三節 恐怖主義變形

19世紀在恐怖主義的攻擊下，並不是一個安全年代。恐怖主義可以是政治意見的引導者、政治領袖、新聞工作者或是作家。恐怖主義已被定義成在國家之下運用暴力或是恐嚇暴力，並在社會中散佈恐慌，去削弱甚至是推翻在位者的權勢，並帶來政治的變革。它引起游擊隊的交戰<sup>103</sup>，而且是國家與國家間戰爭的代替物，在過去恐怖主義很長的歷史中，已顯示了許多的方式，所以現在社會面對的不只是一個恐怖主義，而是很多個。<sup>104</sup>其實恐怖主義存在的原因複雜，在一個社會內部，諸如貧困、失業、疾病、腐敗、墮落、絕望、無知以及暴力文化都會使年輕人口鋌而走險，誤入歧途。在世界範圍內，民族衝突、歷史積怨、貧富分化、南北鴻溝、文化(文明)差異、國際爭端、霸權主義都會刺激極端民族主義與狂熱主義。

#### 一、舊遊戲下的新規則

恐怖主義是弱者以不可逆性和不合法性，用任何方式去攻擊強者，大體上可分為

---

<sup>101</sup> 「美退簽國際刑事法庭條約」，聯合報，2002/05/06，(網路資料)。

<sup>102</sup>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73, No. 2(February 1994), pp 44-76.

<sup>103</sup> 恐怖主義不一定就是指游擊隊，因為游擊隊是指持有固有地域者，而恐怖主義卻是不能或是不願持有。

<sup>104</sup> Walter Laqueur, "Postmodern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1996), pp24-36.

三種類型，第一種為罪犯恐怖主義，即是為了謀取暴利而藉由恐怖活動去脅迫有能力支付巨額贖金者。第二種為宗教恐怖主義，即個人或邊緣宗教團體(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基於幻異信仰而做出超乎常理的恐怖行為者。第三種為政治恐怖主義，即弱者為了表達其強烈政治訴求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 自殺式攻擊，九一一事件即屬此種。第一和第二種較不會損及公共安全和利益，常常依所屬國的法律處置，而第三種則影響深遠且常傷及無辜，且令人感到可怕的，因為該種恐怖主義大都是在一種「理性」的思考下所做的行為，並不是為了達到某種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捍衛種族或是達到某種團體利益所做的行為，其危險性不但是在其行動所造成的傷害，其目的更是宣揚其理念與強大政治顛覆的力量，其目標均具有高度的公共性。但很吊詭的是該種恐怖主義所反抗的政府或政權，均把此類份子列為罪犯，而不去談論其政治動機。<sup>105</sup>

其實恐怖主義常被定義為「在國家之下去運用暴力或是恐嚇行為，並在社會中去散佈恐慌的氣息，目的是在用以削弱甚或是推翻在位者，以帶來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這種例子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中不勝枚舉，幾乎每個新朝代都是由舊朝代所認為的恐怖主義所建立的，只因中國的古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而從 19 世紀後，恐怖主義的推翻策略已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因為種族的分離主義興起，使得國際性或國內性的恐怖主義不是極右派，就是極左的偏激派，尤其是從一般擁護者中所獲得的巨大力量，使得種族的恐怖主義比起過去的意識主義更加具有持續性。此時的恐怖主義都是靜態的，以一種英雄般的姿勢，自動自發的願意去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便證明自我的理想主義，並且認為自己的犧牲能為組織或國家帶來一個新的開始。所以許多的「神話」，開始去掩蓋掉一些事實的真相，例如日本軍團裡數以千計的神風駕駛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仍奮勇的提供自己的身體去衝向敵軍；年輕人在耶路撒冷的巴士上投擲炸彈，認為會因此得到回報而上天堂，就像一個古老的環扣般。而在最近十年裡，恐怖主義的領導者已變成國家的總統或是重要內閣成員，不再是為推

---

<sup>105</sup> 陳方正，「在文明的邊緣」，二十一世紀 第六十七期(2001 年 10 月號)，(網路資料)。

翻政權而戰，而是為了支持自己的信仰或是反抗外來力量而戰，此時的恐怖主義開始去放棄一些近距離肉搏的暴力方式，逐漸的去適應世界的政治過程，開始去用一些較科學、較先進的武器，如生物學上的藥物和為人體特製的化學藥物，去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皮膚和血管。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東京的奧姆真理教，利用地鐵這個封閉且較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去釋放沙林毒素。而由於技術上的困難，取得的方式也極為不易的情形下，核子武器反倒成為一種可以恐嚇他人，卻極少被拿來當恐怖主義的武器。

106

而在一些天啟的宗教團體中，在傳統上均保持著強大的相似宗教與狂熱事件，例如狂熱的伊斯蘭教徒為了維持「神就是宗教」的戒律，不想順從的人都是敵人，都該被殺死的。而 Aum Shinrikyo 的教義中，甚至包含了謀殺犧牲品和殺人者，都將有助於去救世。宗教上的狂熱主義的團體愈小就會愈狂熱似乎已成定律。在基督教的年代中，人類在接近第二個 1000 年結束時，會有許多的天啟發生，而世界將會結束，甚或是回到古老的歷史裡。相信千禧年說法的極端主義認為歷史該有個大變動，所以神運用世界性戰爭、飢餓、黑死病、和其他災禍，去建立一個世界即將結束的充份性毀壞。這個說法並非毫無根源，因為根據基督教和猶太人派系都相信在世界末日將有一個善與惡的審判，而一些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也都認為會有一個最後審判日的情節。天啟的事件歸功於同時代的通訊技術和較溫和的政治主張，例如一些大聲疾呼恢復舊觀的生態學家，認為環境災難將會使全球人類毀滅，人們在地球上所擁有的巨大優勢終將會被消耗掉，而一些信仰和價值是無法對這個情況提供任何幫助。只是有許多事情都是根源於「上位者」的個人意念，而非宗教和信仰所希望去做的。<sup>107</sup>

在過去的恐怖主義，常是提供武器的團體，而在未來，恐怖主義將是個人或是有相似傾向的人所集合的小團體，透過技術、資訊等方式，去獲取、去買甚或是製造出

---

<sup>106</sup> Walter Laqueur, " Postmodern Terrorism, "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1996), pp.24-36.

<sup>107</sup> Ibid.

為達目的所需要的武器，例如常常發生的郵件炸彈。而由於這種恐怖主義均工作在一個小團體中，且較為隱秘，很困難去探測其位置與目的，除非他們自己製造了一個主要的錯誤，或是意外被人發現。因此社會面對一個新種類的恐怖主義就變得愈來愈脆弱，因為他們利用電子的貯存、分析、和資訊的傳播，再加上有許多的警察、銀行、貿易、交易和學術工作都是在網路上進行，所以就產生了許多的電腦駭客去危害，或是暗中的破壞，讓整個國家，甚而全世界的人產生了恐懼感。一個很誇大的說法：「用一百萬美元就可以雇用 20 個電腦駭客讓美國停工」。這句話並不是一個笑話，畢竟十幾歲的人就可以利用電腦跟網路進入五角大廈的電腦，沒人敢保證進去的駭客不會讓核子彈射向某些國家而導至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如果此種恐怖主義利用資訊上的便利與衝突，其毀壞力量將是以指數計量而非倍數，甚而會超過過去任何一種的恐怖主義所為之行為，例如超過生物或是化學武器。

## 二、九一一改變了世界

西元 2001 年美東時間 9 月 11 日上午八點四十六分，十九名恐怖份子分別挾持四架客機，對美國政經中心紐約、華府展開自殺恐怖攻擊，世界最強大的經濟與軍事體系的神經中樞—世貿大樓和五角大廈，先後受到近乎毀滅性的撞擊，導至資本主義的宗主國—美國的抽搐與癱瘓。過去只出現在小說電影中的驚悚畫面，透過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 的現場直播，立即傳送地球村的各個角落。全世界對新世紀的美好憧憬，剎那間跟著紐約世貿大樓倒塌而消失了。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對安全體系的觀念，世界超強的美國不再安定如昔，全球的政經體系在緊鑼密鼓的反恐戰爭也跟著撼動，賓拉登成了新的角色，阿富汗成了新的地標，全世界跟著翻轉。爾後紐約世貿大樓廢墟的灰燼餘火整整延燒了三個月又八天，當時世貿雙塔遭客機撞入火光濃煙中、活人紛自高空落下、大樓瞬間轟然崩塌有如人間煉獄畫面，仍鮮活在全體人的記憶中。對所有目睹這一幕的人來說，心靈的震撼不光是來自好萊塢夢工場製造出來的城

市毀滅的虛擬影像，躍出銀幕成為觸目可及的活生生悲劇；而強大的美國如此輕易的被敵人刺中政治經濟的心臟，是從驚悚中回神過來更令人心悸的現實。<sup>108</sup>

而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聯合國很迅速的通過兩個決議案去譴責這個事件，並且號召全球去打擊恐怖主義。但是很吊詭的是，至今看到的消息都是聯合國想去打擊恐怖主義，但卻沒有人質疑聯合國本身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其實恐怖主義有多種型式與起因，而分離主義是恐怖主義的根源之一，例如企圖分裂國土、或建立獨立國家等。由於力量不足以對抗當地政府，故分離主義者往往採用暗殺、爆炸、破壞等恐怖行為，來造成當地的恐慌與削弱政府的控制或影響力，也可以吸引到國際上的注意，取得某些外國勢力的支援，然後再達到奪取政權或其他目的，在第二次大戰前的以色列和現在的巴勒斯坦為了建立國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屬於此類。分離主義者從事恐怖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要獨立建國，而獨立建國的最終目標就是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加入聯合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聯合國的會員限定為國家，也間接成了恐怖主義的行動目的與動機。

其實全球化的理想型態是藉著科技和網際網路去累積世界財富、提升人類的生

活、增進不同文化語言、族裔間的了解，進而發展出彼此相互尊重、和平對待，共創幸福繁榮的多元化社會。然而，九一一事件無異宣告這個全球共存共榮有如一家親的童話的幻滅，也凸顯出全球化發展並非全然美好的事實。全球化的結果產生了不可預測的副作用，電腦科技和網際網路不但改變了經濟的可能性，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全球化雖然如亞當史密斯所預見的帶來總財富淨值的增加，但是過程中有贏家就有輸家，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貧富嚴重不均，而文化問題更凌駕在經濟困境之上。科技普及和相互依賴創造了單一價值的文化帝國，形成美國人的文化沙文主義，對於「他文化」缺乏瞭解意願，遑論尊重，美國人對無法歸類為「第三世界」伊斯蘭文明甚感陌

---

<sup>108</sup> 「回顧 2001 專題」，聯合報，2001/12/23，(網路資料)。

生。而這些伊斯蘭教的劫機者一方面享用麥當勞、可口可樂、MTV、手機等美式文明產物；另一方面則在遠古宗教聖戰的召喚下，不惜以身相殉意圖摧毀代表文明墮落的美國。<sup>109</sup>

而美國人一直認為他們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體制與價值觀，例如民主、人權、法治與自由經濟等，有朝一日必將成為全球人類所一致認同的普世理念，這種看法也緣自許多人都認同全球化即為美國化的概念，再加上美國的社會是由全球各色人種所匯集，更是跨越文化鴻溝整合的重要表現。<sup>110</sup>但是現在的社會仍存在有很多的文化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因個人的思維而有不同，所以美國的通俗文化不能因為經過全球眾多人的認同，就認定是可以做為全球一致的價值觀，因為通過全球性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整合，並不代表就能成功的整合宗教與文化，畢竟人類的天性就是不肯放棄或是迷戀固有文化，所以人類社會絕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宗教價值觀。而九一一事件就明顯的表達出伊斯蘭教世界一再的製造各種激進的行動，除了為了反對西方的現代化理念，用以排斥現代化的基本原則外，甚至反駁美國的宗教信仰對其他宗教的歧異，畢竟伊斯蘭教徒認為宗教認同會凌駕一切的政治價值觀。<sup>111</sup>

美國嚐到了全球化的苦果，開始出現逆勢操作的傾向，在保土反恐的大旗幟下，美國與境外商品、人員、資訊、觀念、價值之間交流的管道不再暢通無阻，加上繁瑣的文件，都使物流的成本提高，跨國企業「及時出貨」的基礎受到空前考驗，反而使全球經濟的衰退更加明顯。再從文化心理層面觀之，美國之好戰除了「宗教救世」的自認使命外，其暴力傳統也較他國暴力傳統明顯而強烈。像自美國殖民初期，人民必須自組民兵團以自衛，因而有了以暴制暴的傳統。美國聯邦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管理良好之民兵，為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所需，故人民備置和攜帶武器之權不可侵犯」，所以美國內部被人認為具有恐怖主義的存在，同時美國政府多年來的雙重標準 - 同樣

---

<sup>109</sup> 同前註。

<sup>110</sup> 丁連財譯，Noam Chomsky 著，9 - 11(台北：大塊，2001)，頁 44-65。

一批戰士，若是你站在美國那邊，你就是自由鬥士，若是你站在另一邊，你就成為恐怖分子。例如如美國長期支持印尼政府對東帝汶的高壓政策、雷根政府 80 年代對尼加拉瓜的暴力攻擊、柯林頓總統在 1998 年轟炸蘇丹的昔法製藥廠等，說明美國不但曾支持過恐怖主義分子，並且本身就參與過恐怖活動。<sup>112</sup>

美國總統布希並在 2002 年 1 月發表一篇國情咨文，內容聚焦在反恐與經濟兩大議題，布希信心滿滿地宣告：「對阿富汗的戰爭我們將贏得勝利，我們也將擊敗經濟衰退。」。布希開宗明義指出，「我們今晚聚集在此的同時，我們的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經濟陷入衰退，但我們的國家卻是空前的強大。」而從全球戰略安全的觀點評析，布希總統的第一個國情咨文傳達了兩個重要而清晰的訊息：一、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並未隨著阿富汗戰役漸近尾聲而告一段落。事實上，這場戰爭才剛剛開始，並以殲滅恐怖組織將其分子繩之以法，以及全面防範恐怖分子與流氓國家取得生化及核子武器，藉以威脅美國與全球安全，為其兩大目標。二、美國將以堅定的決心與具體的行動來徹底掃蕩潛伏在全球各地的恐怖分子與組織，並將要求世界各國予以協助配合。同時美國絕不容許任何單一國家的猶豫，而導致在反恐戰爭上的延誤或閃失；若是如此，美國將毫不猶豫的採取必要行動。在這項認知基礎上，未來美國的國家利益將與反恐戰爭的成敗緊密結合，任何可能對反恐戰爭產生衝擊的因素將被逐一排除。美國更不樂見單一突發事件(包括台海情勢)影響到它在全球的戰略佈局，而在這一點上，美國與世界重要國家在反恐戰爭上結盟的程度將更緊密。<sup>113</sup>

而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將近八個月之後，美國調查人員仍未能查出十九名劫持四架民航班機的恐怖分子究竟如何策劃攻擊的蛛絲馬跡。美國政府因而擔心，潛伏在美國境內的其他恐怖分子也許正在秘密策劃另一項攻擊行動。美國與打擊全球恐怖主義聯盟在世界各地展開的大規模搜查行動，實際上並未查獲那些恐怖分子策劃劫機攻擊的

---

<sup>111</sup> Francis Fukuyama 撰，「911 事件 現代世界的沉重反彈」，聯合報，2001/12/18，(網路資料)。

<sup>112</sup> 丁連財譯，Noam Chomsky 著，9 - 11(台北：大塊，2001)，頁 44-65。

任何確鑿證據。美國調查當局因而表示，他們也許永遠無法獲知九一一恐怖攻擊的許多重要細節。一位布希政府官員指出，白宮對調查人員一直找不出可以預示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任何證據深感關切，這正是反恐怖主義當局一再提醒美國人民必須加強戒備進一步恐怖攻擊行動的一個原因。如果策劃九一一攻擊花了幾年的時間，目前還有憎惡美國的人以同樣縝密的方式籌劃另一項恐怖攻擊是「非常、非常可能的」。<sup>114</sup>

所以九一一事件是一個超級的恐怖主義下的具體行動，不但引起現今的超級強國——美國的驚恐與憤怒，不但使現今全球的經濟衰退更加明顯，社會災難發生在美國本土所顯示的美國政府的手足無措，更徹底改變了國際政治意識。其實從古至今，很多的故事證明九一一事件不是從古至今受創最重的恐怖主義下的行為，中國最有名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在風蕭蕭易水寒的音樂中，不就是想以一己之命去換取機率甚低的殺秦始皇的謀略。但九一一事件卻不是和推翻政權有關，而是利用了現代的科技，諸如噴射民航客機、世貿摩天大樓、全球性金融體系、全球電視網絡等近五十年才發明的東西，而該事件所毀壞的，不只是世貿大樓和民航客機，也不只那些算得出來的傷亡人數，更多的是無形的打擊——如全球經濟的衰退對全球人類所產生的無形損失，透過電訊網路讓全球人類直接觀看大樓爆炸與倒塌的即時訊息，所產生的巨大宣揚效應更是猛烈衝擊全球人類的神經與思維。九一一事件很準確的擊中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只用了數十名具有堅決意志的死士，這種效果與方式在數十年前是不可能達到的，而該事件明白的傳達出與全球的資本主義世界公然為敵的架勢，卻是十分清楚且明白的。如果只是一味的怪罪六千多人的無辜死傷是殘忍，那又有誰去抗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傷人數呢？又有誰為中國的南京大屠殺下的人請命呢？其實幾乎全世界的人的內心都會為無辜者心傷，會為弱者主持正義，可是如果真要評論是非曲直，便不能只單以單一事件的受害者做為評斷標準，畢竟九一一事件死傷了六千多個美國人，但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中東地區所造成的死傷又如何去計數呢？這些

---

<sup>113</sup> 「美中合作反恐 兩岸關係變數」，聯合報，2002/02/05，(網路資料)。

<sup>114</sup> 「九一一事件調查迄未發現證據令人憂心」，中央社，2002/05/07，(網路資料)。

都是值得我們深思但不應忽視的事實。<sup>115</sup>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人們將基於幾個原因而永遠記得九一一，其一、這是場經人策畫的攻擊。其二、罹難者超過鐵達尼號沈船或史洛坎海難。其三、目擊者無可計數。九一一剛發生時，人人都說「一切都變了」。所以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經濟已進入另一個不確定年代。儘管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福山表示：「現代化是一部馬達強而有力的貨車，不會因為一個事件或挫折就出軌，無論這些事件如何痛苦或空前，民主和自由市場將會持續擴張，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主導原則。」然而，九一一事件已使人類心靈再度墜入冷戰時代不安的幽暗深谷，人類思想和行為也可能隨之改變。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標題：「這一天，世界改變了」是九一一最好的註腳，這個讖語將在未來逐一應驗。如果世人無法走出驚「恐」的無底黑洞，冷靜面對梳理出歷史潮流的新走向，重新勾勒未來的願景；那麼，九一一絕不是一個事件的結束，將是另一個悲劇的延伸。<sup>116</sup>

### 三、小結

全球化代表著世界秩序的全新改變，卻也充滿了緊張和不協調。就像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貧富嚴重不拘，反而給第三世界的國家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感。還有全球經濟活動在貿易、投資與資金流動的整合程度上，西方國家的經濟互賴程度並沒有過去那麼高。但是對於全球化過程的動向，卻很難做概括性的預測。事實上，狹義的全球化過程與經濟自由主義浪潮形同表裏，因此其前景是不確定的。廣義的全球化所指涉的革命性世界秩序變化，既過於樂觀，且過於超前。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過程是相當無秩序、相當不均衡的，具有高度的歷史偶然性，其中更充滿了緊張與不協調，而且並非一種全新的歷史經驗。首先，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對第三世界絕大多數

---

<sup>115</sup> 陳方正，「在文明的邊緣」，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七期(2001年10月號)，(網路資料)。

人民的經濟福祉不但毫無助益，反而帶來更大的不安全。再者，就以全球經濟活動的整合程度而言，在貿易、投資與資金流動等指標上，西方國家的經濟互相依賴程度並未超過以往的歷史最高水平。今天的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當然明顯比 60 或 70 年代高，但未必超過 20 年代，在跨國人口流動方面更遠不如十九世紀來得自由。換言之，我們並不能斷言，全球經濟的整合過程已經邁入無可逆轉的境界。<sup>117</sup>

而在 1990 年代，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全球人口由十億跳升到五十億，這些增加都完全來自發展中國家和渡中的經濟體系，像中國、印度、巴西等，雖然很多的國家在 1980 年代都已陸續開始走上開放市場之路，但是在 1989 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後，此一趨勢像泛濫的江水般流向了世界各國，很多國家放棄了中央集權的經濟模式，並取消各式各樣的保護措施，而用經濟改革、自由化發展、撤銷各種管制市場的措施去進入全球市場，這種現象是全球化形成的最大動力來源。<sup>118</sup>

最重要的是後冷戰時期的全球議題雖然不斷有人提出，但是卻沒有任何可以有效處理這些議題的國際架構或是全球性的管理機制，畢竟個別國家利益仍高於全球意識，這也就是為何當今世上的唯一霸權——美國，在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內，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聯合國安理會，美國經常單方面扮演強勢主導的角色，因此大幅削弱了這些國際機構的道德正當性，但卻無意去強化既有的國際合作機制。<sup>119</sup>現今的全球化循著自由市場主義邏輯的資本主義去進行擴張，和對社會的衝擊也遠遠超過過去，所以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從金融、資訊、生產與消費形式、生態、社群與文化認同、社會安全體系等所受到的變動與影響，其複雜性和不確定相當的高，並不是單一主權國家可以自行運作和解決的，全球化在發展，國家間的不平衡也在發展，全球國家間出

---

<sup>116</sup> 「回顧 2001 專題」，聯合報，2001/12/23，(網路資料)。

<sup>117</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 年 12 月號)，(網路資料)。

<sup>118</sup> 尚一皮埃·萊曼，「了解全球化時代冒升的市場動態」，明報，1999/6/21，(網路資料)。

<sup>119</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 年 12 月號)，(網路資料)。

現分化，甚至出現單極化趨勢，即美國為一極超強國家，領導少數國家控制世界。<sup>120</sup>

而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為了避免再次爆發1999年西雅圖會議外頭大量聚集的暴動事件，特地將2001年的會議改在平日對外人管制嚴格，且少有示威活動的卡達首都安卡拉舉行。但是認真想想，世界貿易組織真正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外在的抗議與示威，而是來自其內部的爭議。世界貿易組織的一百多國代表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爭執不下，例如美、日及歐盟等國就希望開發中國家能取消農業補貼政策，以方便其農產品能進口銷售，但開發中國家反而希望歐美各國能取消關稅壁壘，以方便低勞工成本的商品能進入該國市場。而對全球化的認知與自由政策的採行也各有表見，開發中國家認為全球化是已開發國家入侵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的手段，因為挾龐大資源的西方公司，很容易就可以席捲開發中國家的市場，並侵奪有限的資源，但開發中國家卻因弱勢而無力反擊。而這些爭議愈拖愈久，很可能會成為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間的貿易衝突，且對開發中國家的威脅性不亞於恐怖主義。<sup>121</sup>

由以上的種種因素，很多人開始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堂皇的口號，美麗的說詞，彷彿說我們現在是世界一家、世界大同，是一個各種文化接合得天衣無縫的整體，每個族群每位個人都可以各盡其性地發揮其對整體生命的感悟，都可以平等地參與共同創造美麗的新世界，名之曰「地球村」，大家在其中共享得失，平等互惠。但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整體根本沒有發生。其實，暫時撥開文學、藝術、美學思維不談，即就所謂「自由市場」這一說法來看，都是一種「障眼障心」的修辭；霸權的西方，掌握著跨國企業全球性部署的西方，一直以不平等、有利於他們的條款，迫使第三世界、經濟發展起步的國家，甚至已經高度發展的地區如台灣、香港，作出種種的讓步，在本質上是過去殖民活動換湯不換藥的重新部署。世界全球化的說詞後面，在我們無從想像無從洞識的超空間裡，有這麼一個神祕的佈弈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萬)里之

---

<sup>120</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sup>121</sup> 「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面臨內部爭議威脅」，中央社，2001/11/09，(網路資料)。

外」,有這麼多種勢力合成的、一些不見眉目的主人,把玩著經濟的策略來牽制著全球。<sup>122</sup>

---

<sup>122</sup> 「全球化 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的思索」,聯合報,2000/03/08,(網路資料)。

# 第三章 全球化對經濟世界的衝擊

## 第一節 跨國企業主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經濟中無論哪一方面，都沒有像跨國企業的全球性擴張的問題一般，引起廣泛的爭議。有人認為這些跨國企業能造福人類，它們替代民族國家，並把技術和經濟增長傳佈到發展中國家，同時使各國經濟交織成一張日益擴大的互惠依存網。另一些人則把跨國企業看成帝國主義掠奪者，跨國企業內的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剝削別人，同時使別國陷入政治上依附、經濟上無法發展的圈套。但是跨國企業對超級利潤的飢渴追逐，反而成為全球化的最主要動力，它們是國際資本中的「特洛伊木馬」和「攻城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式的全球化是壟斷資本對於全球危機的因應。市場和投資的自由化與去管制(deregulation)，公共設施與服務的私有化，其目的無非是替跨國公司的經營權力進行強力擴張，以提高其超額利潤。在無限制成長的迷思之下，「自由」市場擁有了絕對的操控權，來作為全球化開疆闢地的先鋒。<sup>123</sup>

### 一、企業為何跨國伸展

跨國企業乃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裡擁有並管理一些經濟單位的公司。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它由一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數個國家裡取得服務業、採礦業或製造業中經濟單位的所有權。其構成的因素為總部設在某個國家，一批子公司設在其他國家裡。其目標乃用以確保以最低的成本生產世界市場所需要的商品，只要配置有效的生產設備，或者子公司所在的地主國減免稅捐等。

---

<sup>123</sup> 「亞太人民大會團結宣言」，亞太人民大會(來自 30 個國家代表 316 個組織的 636 名與會者，於 1998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5 日—即第六屆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會議召開之際，聚集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亞太人民大會)，1998/11/14，(網路資料)。

跨國企業的特色有四個，管理人才濟濟，金融資本雄厚，技術資源豐富，且按照某種協調一致的全球戰略開展龐大的業務等四個特徵。<sup>124</sup>所以跨國企業基於規模經濟效益、壟斷優勢、某一經濟部門阻止外人進入的壁壘變得愈來愈重要、和通過貿易戰略和在國外生產的戰略，跨國公司能夠利用數個回合的貿易談判所形成的比較開放的世界經濟 等四項優勢而確立了跨國企業的主宰地位。<sup>125</sup>

跨國企業的組織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一般來說，直接由母公司所有海外的子公司，或與一些公私立團體聯合管轄。由跨國間活動的內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可知單一所有權是較受企業家歡迎的。對跨國公司來說，聯合經營和技術授權是其他建設性的方案，因為在特定國家，地主國有限制投資政策，所以這些方案是唯一的途徑。另一個方案在最近也越來越普遍，便是一些特定工業的策略性聯盟，策略性聯盟是由來自不同的國家、各自獨立、有時亦會彼此競爭的公司所合夥。這些公司因為彼此間需要科技、技術，或設備的互補而彼此合作。這種聯盟的目的是要研究發展到設計工業標準、共享分配或市場網絡，使公司獲利和風險降低。<sup>126</sup>有四個方法可以用來評定企業的跨國程度，第一為在外國有很多國外部門或子公司，且國外營業部門要比只有銷售部門的規模較大，範圍包括製造、研究和發展。第二為在全球多個國家設有營業部門。第三為在資產、收入或利潤項目上，國外部門占總公司的比率是高的。第四為公司的雇員、股東、所有人和管理人是來自很多個不同的國家。<sup>127</sup>

跨國企業常常試圖影響當地國的政治。其影響情況有三，第一、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推翻一個不友善的政府或使一友善的政權掌權。它們也可能藉合法或不合法的活動捐助以干預選舉或對特別的公共政策爭取支持或反對的行動。最後，多國

---

<sup>124</sup> 楊宇光譯，Robert Gilpin 著，*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1994)，頁 261。

<sup>125</sup> 同上註，頁 264。

<sup>126</sup> 楊鈞池、賴碧姬、梁錦文、童振源譯，Joan Edelman Spero 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1994)，頁 112。

<sup>127</sup>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96-97.

籍公司可能影響當地國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塑造大眾政治價值與態度。所以在所有的這些行動中，跨國企業常是在母國政府的教唆或支持下去單獨行動。第二、跨國企業也能影響母國的公共政策。一項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發現，任何個別公司的直接影響都可能被均等的力量所平衡，但是公司集團便可能塑造政策。第三、社會結構方面，有一研究顯示跨國企業改變了國家與國際間的階級結構、創造新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區分。<sup>128</sup>

其實征服和貿易都是歐洲列強擴張政策的核心，而跨國企業也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英國帝國主義的口號為「征服以後是貿易」。最初的規模很小，從開始與各地的酋長進行貿易活動，到最終說服英國皇室頒發將其行為合法化的特許狀。爾後不只英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的商人在東亞建立起貿易網絡。而日本的跨國公司與美英的不同在於，日本的跨國公司重視在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非企業的私利。<sup>129</sup>

## 二．世界縱容跨國企業

國際間的規定和協議都是傾向於鼓勵跨國企業的擴張。在二次大戰前西方的國際法便對外國投資提供保護，種種的專利和版權的協定與國有化案例中迅速、充足、有效賠償的傳統法律都是為此目的設計，而戰後的協定更是強化此一趨勢。國際貨幣基金(IMF)<sup>130</sup>有關通貨兌換性的規定中，准許資本和所得賠償，因此促進了國際間資本的流動。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sup>131</sup>的減少關稅的協定，使得跨國企業的國際性生產

---

<sup>128</sup>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137-138.

<sup>129</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71。

<sup>130</sup> 1945 年國際貨幣基金成立，目標在重建國際貨幣制度，維護匯率之穩定及國際收支之平衡。

<sup>131</sup> GATT(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設立幾經波折，最終在 1948 元月起正式生效，但其起源之原本性質本篇「一個包括關稅減讓表及為確保各國對外減讓成果之條文的協定」，有關其欠缺國際法上認可之國際組織法人資格的爭議，則一直到 1995 年 WTO 正式成立之後才獲得真正的解決。GATT 成立以來已召開七次多邊貿易談判，1993 年 12 月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達成最終協議時並通過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之協定。1995 年 1 月 WTO 正式誕生，取代原有之 GATT，並將其功能強化，以便能夠有效地管理及執行烏拉圭回合之各項決議。

和轉移更為容易。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sup>132</sup>的「資金流動自由化法規」建立了在一國之內的國內外投資者間不得有所歧視，且有創立自由及基金移轉自由。雖然透過種種的國際機構和國際協定，已經有一些邊際國際性的規定存在，而其權限亦涵蓋跨國公司某些層面。但是，直到 1970 年代，才有重要的建立行為規則的嚐試，而且大部分政策性的原動力是來自開發中國家。不過在 1980 年代，因為當時尚由控制國外投資逐漸轉為鼓勵國外投資，所以法規的談判漸漸不再如此重要。縱然有許多關於跨國企業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和國內不安，但在已開發市場經濟制度或為了共同行動而動員該體系的國家 - 美國，並沒有一個監督共同利益的支配性想法。如此一來，跨國公司的國際性管理在可見的未來裡，將不會依循國際秩序，而是依照各國的規定。<sup>133</sup>

近幾年來，跨國企業在發源國以外的員工數及產值佔整個集團的比率持續提高，股權的全球分散性也持續增加，甚至為了節稅連總部也可以移到其他國家。再則 1997 年以來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合併，使得「跨國企業」之名更加名符其實。現在的全球化公司的產品與服務均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並不是將每個不同國家中的民族單位分開，而是只有一個統一的銷售單位 - 全世界。所以跨國企業的框架是架設在全球的基礎上，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須滿足國際市場的願望。所以現代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應該是每個國家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間的競爭，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集中，應表現在該國大型企業和集團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之上，像美國的通用汽車、波音公司，日本的六家大型企業集團等。<sup>134</sup>

我們也可以看到歐美大型連鎖零售商正在亞洲攻城掠地。法國的家樂福 (Carrefour)、美國的沃爾瑪(Wal-Mart)都準備在未來數年裡，在東南亞開設數以百計的分店，這種大舉入侵將使當地零售業者難以為繼。泰國曼谷的一家雜貨店業績被開張

---

<sup>132</sup> OECD 全名為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up>133</sup>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New York : St. Martin' s Press , 1997),pp.140-141。

<sup>134</sup> 「經濟全球化——亞洲與中國」，人民日報，2000/06/22，第七版。

才四年的特易購砍得只剩一半不到。亞洲零售商很討厭這些同業，因為街口的小雜貨店、馬路上的攤販、嘈雜傳統市場裡的店舖都不是這些現代化連鎖大賣場的敵手，他們在價格上打不過，在經濟規模上也永遠打不過。當地零售商並不是唯一被外來大賣場打敗的族群。由於周轉率高，外來大賣場可以向供應商壓低進貨價。在日本僅有兩家分店的好市多，他們直接向當地生產商進貨，這使日本無效率的多層行銷體系難以招架。泰國特易購則容易被控制物流的黑社會集團所攻擊，因為外來大賣場「打亂了本地原有的分銷體系」。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舞台上，跨國企業不斷發展各國市場。跨國公司以其強大經濟實力，與各國政府進行商業談判時，自然盡得好處。這些企業又利用各地之間生產成本的差異，增加邊際利潤，盡量發揮生產非地域化的好處。而全球化金融市場興起，又為這些跨國企業提供融資併購機會，更壯大這些企業。

許多企業在面對國際市場日益嚴峻的競爭之下，與全球分工體系相結合已成為企業得以生存發展與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關鍵。跨國企業無疑在世界的經濟整合上扮演吃重角色。愈來愈多的跨國公司可以將工作位置出口至勞動成本低的地區。在資訊技術發達的環境下，它們可以將製品與服務分開，依分工的方式在世界不同地方生產。它們進行全球性的討價還價行為，以便獲得最低的稅率與最有利的基礎結構服務。它們可以自行決定哪裡是投資地，哪裡是生產地，哪裡是納稅地與居住地，也就是資本利用國家之間的差異，以及通訊資訊科技的發達，選擇最有利的地點，零散化其生產流程，傳統的國家疆域也將因而被消弭與統整。此外，全球資本的流動性與國際化市場結構的成長，使得以「國內」為實施空間的法令規章面臨調整。金融的國際化也使得傳統的國家再不能只以「單位行動者」(unit actors)的角色運作於國際層面。現代政治的基本單位，所謂領土、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國最悠久最穩定的在內，如今都發現在超國或跨國性的經濟勢力之下，擁有的權力日漸縮小。世界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個單一的運作單位，尤以經濟事務為首要。全球化正在影響著各國的地位和能力，主權不再是零和賽局，國家的疆界與過去相比，正不斷地變得模糊，使得過去以民族國家規範為範圍的經濟和貿易、投資活動逐漸被世界性且跨國界

的組織網絡組合起來(如歐盟、WTO 等組織)，形成了新的全球資本主義，或是如大前研一所說的「無國界世界」。雖然國家主權受到全球性組織的威脅而必須做適度調整，例如政府的活動範圍必須延伸至國際層面，仍然保留在政府、經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事務權力，但是國家必須以更宏觀的經濟全球化角度，去正視國際分工體系逐漸成形的事實，積極促進企業與全球生產體系相結合，並協助企業界創造有利發展的環境(如法令、資金等)，讓民眾與企業能在全球化運動之下擁有最佳的競爭力。<sup>135</sup>

而現在的世界上有高達 40% 以上的貿易，是由跨國企業的母、子公司所掌控，以廉價的勞工、鬆散的法令、低原料成本和高市場接受度為選擇生產的地點。2000 年初阿瑪斯號漏油，導至了台灣美麗的墾丁海域受到了污染，雖突顯出台灣政府當局的延誤救助，使得當時的交通部長交通部長葉菊蘭和環保署長林俊義因此下台，內閣的搬風也再度引發政局的動盪，充其量都只是台灣內部的現象。但是由全球化體制和國際社會來看這件事，也許台灣人的怒吼只能化做一聲無奈的嘆息。近二十年來，國際貨輪、油輪因船難油污黑潮而造成地球生態災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下，國際海運業界盲目競爭、瘋狂追求利潤的結果。1999 年 12 月 12 日在法國布列塔尼(Bretagne)海域遇難的艾利卡號(Erika)油輪，油污黑潮使蔚藍海景為之變色，對海洋生態、漁業、觀光產業都造成致命的打擊，沉船漏油的污染彷彿是法蘭西國土上長出一片膿瘡，迄今仍是令人揪心的傷痛。艾利卡號掛著馬爾他的國籍旗，船主是希臘一個政商實力雄厚的運輸集團，基地港在倫敦，負責營運管理的是義大利的一家公司，被英國的一個經紀商所租用，船員隊伍由印度人組成，發生船難時的航行任務是為法國的 TotalFina 煉油集團運送原油。一艘船竟然擁有這麼複雜的身分，令人眼花撩亂，事實上並不是偶然！船籍身分的迷宮化，是國際海運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叢林法則之下，為求享有稅賦優惠，降低成本，又可以掩耳盜鈴，利用國際上煩瑣的外交程序和異質的司法體系，規避航行風險上所應擔負的賠償責任。所以

---

<sup>135</sup>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憲政(研)090-058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2001/10/31。

台灣的「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破壞墾丁國家公園自然生態，社會成本損失鉅大，台灣當局也提出要對船東求償。然而，光是釐清事主就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更別提外交交涉和國際訴訟上的曠日費時！<sup>136</sup>但是經過一年三個月的努力，由台灣環保署主導的「阿瑪斯號油污求償案」終於獲致勝利。環保署已和阿瑪斯號船東簽訂協議，台灣將獲賠新台幣六千一百卅三萬六千一百廿九元，做為油污清除處理費用。第二階段的生態復育求償將繼續協商。這是世界針對海洋污染事件由政府主導求償並獲得成功的首例。

再以台灣為例，台灣的「e化」工程一直被與「微軟化」畫上等號。所謂的資訊教育也是一直在為微軟作免費的教育訓練與推廣行銷工作，而現在政府部門、資訊教育體系、媒體與私人部門等，都不自主的陷入一種資訊全球化的效應與資訊權力細微操控的漩渦。基本上，作業系統不僅是資訊的入口，更是一個資訊的基礎平台，如果台灣不能掌控這樣的平台技術，而將我們的資訊自主性與國家安全寄託於一個原始碼不公開、與形同獨佔市場的「黑箱」，只能任由他人「e殖民化」，這才是台灣未來走向「e化」的最大危機。微軟從過去視窗 95，98，甚至至現在的 2002 版本，還有其他的使用軟體也是一樣，微軟縱容每個人去使用該電腦軟體，從未有任何強制性的行動去禁止不當燒錄與使用，卻在每個人都一定要用使用它的軟體才能操作電腦時，才以智慧財產權之名要求台灣政府協助其打擊盜版。其實知識的傳播、學習、與利用，乃是居於相對弱勢的個體或群體要努力提升其能力與地位時，必須仰賴的手段；而今天許多知識資源的壟斷與掌控，正是居於強勢的國家與個體取得並保持其相對優勢地位的主要依恃。站在促進社會流動、幫助弱勢者成長、提升的立場，國家本有運用公權力與公共資源創造適當的環境及提供有效的手段支持弱勢者合理而合法地獲得知識資源的責任，目前的義務教育、公立學校等，都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而存在的。所以面對強勢背景的跨國企業入境，一些開發中國家或許是無力阻擋，但卻可以順應趨

---

<sup>136</sup> 劉鳴生，「漏油與漏氣 - - 從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看全球化的一個病徵」，台灣賦格網站，[http://groups.msn.com/170507&naventryid=318/\\_homepage.msnw?pgmarket=zh-tw](http://groups.msn.com/170507&naventryid=318/_homepage.msnw?pgmarket=zh-tw)。

勢，運用國家本身的力量，帶動國家的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也能算是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了！

### 三．小結

華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法則雖然使世界成為一個統合且分工的「世界體系」，但是分析此一體系內的「中心—半邊陲—邊陲」的架構所形成的剝削關係時，國家仍是重要單位。從 16 世紀的歐洲經濟到 20 世紀的 80 年代，國家和國際體系都是世界體系的主要單位與架構，所謂的跨國企業都只是某民族國家的跨國企業，例如「福特」(Ford)是美國的跨國集團。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執行者，最主要的成員就是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的特色與資源在全球範圍操作，洞穿民族國家的疆界，期望能建立一個全球統一的經濟基礎架構。但是如果只著眼在經濟，而沒有取得各國在政治、社會福利與環保制度上的統一，則資本主義的操作就喪失了意義。所以當跨國企業的勢力足以威脅民族國家的架構時，最樂見的當然是國家機制能為跨國企業所效勞。於是，富可敵國的跨國集團，便可利用國與國間的制度與客觀條件區別，選擇最有利的生產、管理、納稅所在地，並挾其經濟實力，周旋於各國之間，要求改善投資環境。

137

但是民族國家的功能衰退不代表民族國家的終結，認同的複雜化不代表民族屬性不再能做為認同的標籤。跨國的社會空間雖然瓦解了民族與國家邊界的聯繫，但是「跨國民族社會」在全球化時代仍蓬勃發展，顯示出民族主義強大的跨國凝聚力量。所以當以民族國家做為分析單位的世界體系架構正逐漸的失去說服力時，某些跨國企業也已獲得真實的跨國性，但是很明顯的，這些企業在主觀上仍無法脫離民族國家的標籤。以戴姆勒 / 克萊斯勒公司的合併為例，這是一家同時象徵德國和美國的公司，但

---

<sup>137</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他們的合併也代表了該公司是一個真正的跨國企業，而不再是僅代表某個國家。其實認真想想，該跨國公司的總部遷移，也僅是一個主要註冊地的改變，對一國的實質影響並不大，而且合併甚至可帶動股價的上升和降低稅負，但是大部分的德國人卻無法接受該公司的總部移往美國，因為在心理上它就真正是一家跨國公司而不再是德國公司了。所以在 1999 年 10 月 11 日，該公司管理委員會主委 Jürgen Schrempp 在其柏林代表處的開幕儀式中，表示：「戴姆勒 / 克萊斯勒集團雖是全球企業，但並非無故鄉的企業。」全球企業是多麼妙的形容詞，而並非是無故鄉的企業則是代表了一家公司縱使取得了跨國性，卻仍是無法擺脫民族國家的藩籬。<sup>138</sup>

「全球資本財、貿易及資訊工業的流動性，及其無限制追求其目標的自由，有賴政治的區隔化和世界舞台的分割。我們可以這麼說，弱小的國家是有助於跨國經濟勢力的，．．．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被認為適合獲得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會的財力支援，其必須無條件接受的前提是：把門戶打得更開，並且放棄任何一種自主的經濟政策的想法。因為弱小的國家正是世界新秩序自我維持和再造所需的。」歐盟現在已是區域性政治合作的最佳榜樣，因為跨國企業已經很難區別個別歐盟成員國，只因有愈來愈多的聲音要求在歐盟內部建立起跨國的民主機制，並縮小各國在稅制、社會福利與環保標準的差異。而民族國家的架構沒有消失，只因跨國企業需要弱小的民族國家與其合作，但認真的論述當今的跨國企業，則可以明確的感受到其「跨國性」已經越來越真實，所以跨國企業也愈來愈難選擇某個單一民族國家做為結盟者。而跨國企業的行為，也無法明確分辨出對哪個國家有利，但對哪個國家不利，但確可以明白的看出對某個國家內部的某些人民有利，但對同一國的某些人民不利。<sup>139</sup>

---

<sup>138</sup> 同上註。

<sup>139</sup> 同上註。

## 第二節 資本市場左右

### 一．資本牽動市場發展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於 1916 年問世，其中許多的論點被公認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理论公產，闡明了資本主義就是一個經濟壟斷系統的擴張型自我運動。有資本主義生產就有剝削，有剝削就有群聚，有群聚就有壟斷，有壟斷便有外擴型的帝國主義。但對帝國主義而言，經濟基礎的掌握極為重要，甚至可以暫時捨棄壟斷形成過程中的階級對抗，與社會主義的更高級發展。而在 1944 年，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但盟軍的勝利已是唾手可得的情況下，45 個同盟國就聚會在布列敦森林，商談的重要不是戰爭責任問題，也不是戰後的新政治秩序，而是戰後如何回復商業，如何儘快重建等問題，由此也可知經濟基礎的重要性。<sup>140</sup>

再加上 Ernst Mandel 的《晚期資本主義》和 Rudolf Hilferding 的《金融資本主義》相繼發表以來，經濟學家已習慣把金融資本主義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特殊形式，可以說是人類生產方式的新發展，也可以成為一種新世紀的標誌與述說了。金融資本是一種形式上高度抽象的資本，因此它並不一定受到市場平均利潤率的左右。其次，國家之所以要制定管理規則的目的，是為了本國保障金融穩定，並增加當地金融機構的競爭力。<sup>141</sup>

全球至今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時代，這是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及其變化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看，全球化看似是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實際上卻是八十年代初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這種「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實際上仍然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因為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經濟的干預是相當強的。在全球化框架中佔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不是指實行完全的私有化，而

---

<sup>140</sup> 林書揚，「帝國主義簡論」，夏潮聯合會資料庫網站，<http://www.xiachao.org.tw>。

<sup>141</sup> 李威霆，「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是國家仍應掌握大量的經濟權限。如果仔細探討，全球化並不是新事物，從資本主義產生的 15 世紀以來，全球化就一直在進行，只是到了工業革命以後這一進程大大加快了。馬克思在 1848 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資本主義必然要向全球擴張，將會摧毀一切民族國家的國界，把一切東西都變成商品。而今天的全球化不但使這些都成為現實，而且資本主義的本質成為勞動的異化，其結果是社會的階級分化，是全球的國家分化。<sup>142</sup>

所以許多人認為全球化背後的驅策理念就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只要市場的力量能充分發揮，經濟體對自由貿易與競爭的開放程度愈大，則愈有效率和繁榮，所有市場都是完全市場，也就是說，貨幣、商品、服務和工人的價格，在世界各地都一樣。但是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約翰葛瑞(John Gray)所寫的《虛幻曙光》明白指出全球化經濟市場是不可能的，就像全球共產主義不可能產生一樣，全球自由市場預先假設經濟現代化，可以在任何地方都意喻著相同的事，經濟全球化是不可能動搖的西方資本主義單一模式，也就是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現代化無法在全世界複製美國自由市場機制，而是為了遏止自由市場的運作，進而孕育出與任何西方模式不相干的各式各樣的「本土式」資本主義。當代神學家德國的孔漢士(Hans Kueng)所著的《為全球政治經濟的全球倫理》(A Global Ethic For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中也認為，全球政治經濟除非以「全球倫理方案」為其基礎，否則一切都將是一場惡夢。此二人的論點明白的指出市場是為人而設，而不是人去操縱市場。所以自由放任經濟的本意，是說經濟建立在市場開放之上，且盡可能地超越政策或社會控制，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演繹。<sup>143</sup>

而以W T O為藍圖的全球經濟規範，乃是基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讓資本、勞動和商品在無國界市場迅速且任意的流通。資本流向低度管制國家進行生產，毫無設限

---

<sup>142</sup> 「國際知名學者談面臨全球化挑戰的社會主義」，夏潮聯合會資料庫網站，[http://www.xiachao.org.tw/index\\_in.asp](http://www.xiachao.org.tw/index_in.asp)。

的將商品輸向開放的各國市場，資本家卻不須負擔生產地的社會、環境成本，因而自由貿易和流通卻代表著各地勞動空洞化的危機，今日在甲國、明日就可能在乙國，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者意謂著全球化經濟的高度不正義。我們可以從西雅圖以來屢次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解讀到人們這股不安的訊息和在地化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霸權的精神。全球化經濟實際上呈現的高度弔詭，無法否認全球化是由強權國家所支配，並制定規範的霸權事實。但貝克則批判全球化面對全球結構失業的問題時，資本家刻意利用資本流動與外移的手段，逃避母國的勞動、環境成本與稅收的監督，將資本流向管制低、勞動與環境成本低的國家，而造成了母國大量的結構性失業，並破壞了各國社會安全體制的保障基礎，所以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經濟、福利、勞工、環境、社會安全所存在的基礎被逐漸的侵蝕掉。而且由於資本的恣意流動，造成了資本家讓產業跟隨著利益流動，完全不受到原有社會責任的限制，導致了「無工作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work)時代的來臨。<sup>144</sup>

所以我們把近幾年來發生的「西雅圖示威」、「布拉格抗議」聯繫起來，即可知道這些年的示威活動都是為了反全球化，我們應該正視資本全球化、企業全球化所帶來的負作用，都需重新審視市場力量的衝擊，因為全球化的中心問題並不是「是不是」要利用市場經濟，而是「如何去」廣泛利用市場經濟，畢竟沒有市場就沒有繁榮的經濟。但是天然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的發展與利用、資訊與科技的發展，以及全球、國家和社會在一國之內與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都能使市場經濟產生不同的結果。

就因為如此，所以很多的政府都已確信只有私有化的市場和那些能在其中來回操縱貨幣的人，才有資格決定世界的狀況和發展狀況，而國家、政府或選舉他們的選民都無法辦到。連索羅斯(George Soros)這位以全球經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中去獲利最顯著的人，仍不免的會對自由放任的市場感到憂心，因為他認為：「百年來領

---

<sup>143</sup> 「誰在全球化」，全球化專輯，博客來書局網站，<http://www.books.com.tw/>，2001/11/30。

<sup>144</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2000/08/02(網路資料)。

先的自由市場體制，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換成獨裁的本土意識走在前頭，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國與國之間的資本移動猶感不足。除非我們從過去經驗中學到教訓，否則現在的體制不就像過去一樣將崩潰散盡？儘管我已經在金融市場上賺了錢，但現在我擔心，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不受限制的無窮擴張，以及市場價值向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滲入，會危及到我們這個開放和民主的社會。過多的競爭，過少的合作，會導致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穩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信條，認為公共利益是通過對個人利益的無窮追求實現的。除非我們認識到某種共同利益，需要置於個人的特定利益之前，我們目前的系統就很可能會崩潰。」<sup>145</sup>西方國家及其領導人所廣為支持的英美模式——自由市場，目前正支配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喬治·索羅斯並質疑要以此一模式去強加到世界各地，將產生像蘇聯共產主義般的大災難，也許會導致戰爭，也許會出現更違反常理的倫理衝突，也許會使更多的人因而貧困。最著名的例子——美國，雖是被標榜為是新文明的旗艦，但卻是被最多人指責為是道德倫喪、社會分裂，由此可知自由市場正逐步著侵蝕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中產階級之文明價值。

而全球化在當今所造成最明顯的事蹟，即是「政治失靈」，故有許多人倡言要採保護主義來維持民族國家的架構。布萊梅(Bremen)大學教授 Michael Zürn 針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區分為極右派的、保守派的、社會民主的及環保主義(綠黨)的四種，顯示各種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都注意到全球化引起的「解政治化」問題。面對這種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主張普遍性地接受市場法則，亦即正面地評估「無政治世界」出現的可能。然而誠如貝克所指出的，全球資本主義根本不是一種自動機制，而是跨國經濟勢力推動的一項「政治計劃」。<sup>146</sup>

因為貝克指出「虛擬的納稅人」的根源在於全球化的流動，因此資本(企業)家不斷謀求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投資地、生產地、行銷處、

---

<sup>145</sup> 陳碧芬譯，John Gray 著，*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台北：時報，1999)，頁 222-245。

<sup>146</sup> 孫治本，「全球化與社會政策的未來：德國『新中間』路線之爭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八

居住地等加以區隔，基準是：哪裏成本低廉就往哪裏去，結果是「全球化的富人」在各種地域自由來去。然而這種來去並非雜亂無章，仍然以居住的國家為核心。這些企業家往往住在固定國家、享受一切的公共設施，卻企圖牟取自身的利益，是「全球經濟挖空了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的根基」。因為科技的發達，竭盡所能的以最精簡、最不佔空間、最不需勞動力的手段，形成所謂「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表面看來這是進步，不過，整個局面的實質卻是「買空賣空」，因為最昂貴的東西往往是無法看到和具體掌握的，如程式設計、電訊、網路通訊等等。換句話說，創造這一部分成果的人，以「虛擬」的時間、空間大量集中財富，並宣稱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而哄抬價格，使得愈看不見的生產品價格愈高，進而愈需要以生產看不見的產品謀取利益。所有人被截然地分割為兩種：一種跟得上此浪潮，一種是隨時被此浪潮甩掉的工作者，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猖獗之處。<sup>147</sup>

## 二、資本主義就是數字

在歷史的洪流中，經濟全球化可說是建立在冷戰結束的時代背景基礎上，當柏林圍牆被推倒後，自由市場的經濟理論開始在全球橫行，「比較優勢」一詞成了各大學教授課堂上的熱門說辭，更是各國市府官員和企業家的行事指標，這種理論認為從資本、人才、技術和服務的全球流動中，全球群眾都能因經濟的迅速成長而受益，進而使利益的公平分配將使貧富差距逐漸縮小。而中國幾千年來，知識分子一直想救國救民，卻一直不願意承認數字的威力，總是認為數字是膚淺的東西。從孔子孟子「文以載道」到現代許多寫稿的人，都深信「文字高於數字，文字的豐富意義遠非數字所能相提並論」。文人不會處理錢，當然沒錢，自己窮困，也沒辦法使社會國家富起來。<sup>148</sup>而資本主義掛帥的原因，正是「一切向錢看」，也就是「向數字看」，沒有多大的理想，

---

期(2000年6月)，頁91-132。

<sup>147</sup> 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002-010。

<sup>148</sup> 「數字，教人瘋狂 文字，沒有錢途」，*聯合報*，2002/01/24，(網路資料)。

只有實際的數字。人們很容易就能了解，很輕易就去追隨。所以每個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浮沉，認真追求個人的財富，但也間接創造社會的財富。

而在消費社會的時代裡，人的價值都是用其消費能力做為衡量標準，世俗上的成就高低更是以個人創造的財富數量作為定義，在全球化下，人的選擇更加多元化，而各地方的潮流都藉著傳播媒體不斷的湧向世界各地，也把人類安身存在的意義給淹沒了。所有科學知識所帶來的變遷則代表著人與人間的認同度消滅，加深了個人生活的不確定與缺乏認同感，所以貝克認為教育不應以提高認知與技術為目的，而應提高其解決複雜的未來問題能力，讓個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到適合的軌道，也讓勞動者能透過知識而增值或重新塑型。所以如果教育制度更能切合世界的脈動，人們或許不必因為面對全球化的變遷而感到無所適從。這種既非天生自然，亦非人力製造，不是看得到或摸得到的資源，就是知識！不只是語言和技術，還包括無形的智慧、價值、判斷的牽制。但是知識也明顯的成為蘊含在資本主義下的明顯危機，因為知識把人鑲於全球的鋼筋結構中，然後，以知識作為販售的頂級物資，以看不見的物資價值的具體方式是將知識轉變成鈔票，資本主義沉淪到以鈔票「面額」作為創造生產優劣的根據，由此埋下毀滅的因子。屆時，全球將形成幾種主調：一種是資本主義者的生活與文化失去生命力，無法再席捲全世界，因為能被席捲的已經消耗殆盡了。而另一種則是「非資本主義」，它的本質是貧窮、萎靡、寂寥或者更多更多。此外，也有可能出現「均貧的共產社會」，它會成為資本主義淪落者的天堂。<sup>149</sup>

北京大學的副教授韓毓海認為「在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資本主義也是第一次真正滲透到生活的每一領域：即滲透到國家、統治階級和生產者階級的實踐活動和意識形態，佔支配地位的文化中。」所以全球化乃是指資本主義的邏輯對社會的全面滲透。但是現在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一個真正的對手，也沒有一條真正的出路，資本

---

<sup>149</sup> 陳淑敏，「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八期(2000年4月號)，(網路資料)。

主義變成一種「不擇手段去獲得剩餘價值和控制資金，並迅速轉向到新產品的開發與市場的爭奪，以維護自身競爭地位。」所以資本主義乃是在一個內在衝突不斷，卻又孤獨的情況下，熱熱鬧鬧的走向未來。<sup>150</sup>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雖然全球化論述氾濫成災，卻嚴重誤判了當前的現實，導致我們忽視眼前的真實議題，誤解了當前的歷史危機。但從更長期的趨勢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已經面臨了循環節奏無法讓體系恢復均衡的結構性危機：第一、實質工資水準日益升高，利潤水準降低。起因是政治機構的長期民主化，讓勞工階級的政治勢力上升，而資本家能夠移轉廠址的區位卻越來越少。第二、污染等外部化的成本，在生態破壞及環保運動壓力下，逐漸內部化，造成對資本累積與利潤的擠壓。第三、國家須支應日益升高的民眾需求，賦稅隨之提昇，亦嚴重干預了累積資本的可能性。此外，由於國家正逐漸喪失其正當性，不再能完全保障資本家的壟斷利益，群眾也對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產生懷疑，造成社會恐懼升高，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進入了終極危機，可以預期的是會有魯莽的行動，波動越來越猛烈、混亂，集體與個人的安全程度下降，日常暴力增加。但是，正因為轉變的結果無法預料，正是歷史上自由意志能夠真正發揮的時刻。結局的不確定，才有人類介入與創造的餘地，用整合的知識、想像與實踐，去維繫既有不平等體系優勢，與期待更民主平等的新歷史體系。<sup>151</sup>

所以經濟全球化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人們應全面分析其利弊得失，以便去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和設法去減少一些負面的影響，並積極審慎的去對待經濟全球化，世界需要更大的互動與互賴，讓全球化能為世界帶來更好的福祉，並促進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

<sup>150</sup> 韓毓海，「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號)，(網路資料)。

<sup>151</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演講稿，「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 三．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1997年7月1日當香港回歸中國時，似乎代表著太平洋世紀的來臨，高興不到幾天，泰銖就從高點不斷下沉，東亞金融危機就此展開，迅速將印尼、馬來西亞、香港、南韓一併捲進去，同時在中國大陸觸發了嚴重的恐慌。當初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每年高達7%以上，但1998年很多的國家也以同樣的速度呈現出負成長的現象，印尼的經濟更是整整收縮了兩成，過去外資大量的湧入，1997年時也以同樣的速度流出。東亞金融風暴也很快的蔓延到俄羅斯、南美、中東、南北非，而波及到歐美各國。東亞的崩潰令全球商界對新興市經濟體系的信心一下子消失殆盡，結果在「感染效果」之下，整個亞洲大陸受到牽連，而全球經濟更是受到嚴重的影響，一般估計，1999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會比上一年下跌高達50%，而1998年與上一年相比，已出現了顯著的跌幅。由於全球60%左右的經濟處於頹垣敗瓦中，而昨日的新興市場今時大都「沉沒了」，東亞危機最終造成的代價可能是極之高昂的。<sup>152</sup>

這一場超級經濟大災難，將東南亞各國努力幾十年所累積的財富一下子化為零，連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所贏得的「東亞奇蹟」的美名也被譏諷為海市蜃樓，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指出，這是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場重大危機。但這場危機使世人更深切到全球化的現象，世界貨幣基金IMF進入部分國家去整頓其金融結構，美國更以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去主導這些國家的經濟改革。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很深層的顯露出全球化、現代性、世界秩序等問題。<sup>153</sup>

在金融風暴發生前的東亞部分國家，並沒有採取像西歐或日本那樣現代化長期過程，而是從美國直接進口產業技術，製造中產階層，實現經濟自由化，然後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就建立成一些「超級現代的」都市。在過去許多的亞洲國家一直致力在

---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網站，<http://cc.shu.edu.tw/~gioc/>。

<sup>152</sup> 尚一皮埃·萊曼，「了解全球化時代冒升的市場動態」，明報，1999/6/21，(網路資料)。

<sup>153</sup>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網路資料)。

開放金融市場和積極誘導外資，使得全球性的資本自由輸入，才会有 1997 年那種資本的瞬間流出，讓人不得不承認亞洲式的高速度經濟發展的確是欲速則不達，但亞洲因此成了金融自由的全球資本市場核心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997 年夏天的泰銖暴跌，立即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以及印尼引起了連鎖反應，到同年 11 月，日本也出現了嚴重的金融恐慌。如果以一般的理論來思考，在各國的體制不同，經濟結構與發展速度也不同的情況下，似乎不可能會發生，特別是日本，同時是東亞最大的債權國，又握有龐大的貿易出超，卻也捲入此一金融危機之中而受創嚴重，對於這種奇特現象，通常的解釋是因為投資商對於亞洲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經濟持拒斥態度，即是認為金融風暴的發生的主因為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基本面不佳、親族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介入國內政經體系，與大量的國際投機資金在區域內進出流動，使得國家的資源遭到扭曲，政治利益集團的橫生，因而牽動成區域性經濟衰退。經濟基本面不佳反應了當代東南亞各國的總體經濟結構的失衡，及金融體系的不健全，親族資本主義則是指施恩及受惠的政治結構(patron-client)的東南亞社會。美國的經濟學家還指責這種「不公正的亞洲經濟」，認為它是不公開信息、不進行自由競爭的「哥兒們經濟」、「官商勾結的經濟」。於是美國式的「正確的市場經濟」與亞洲式的「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成了一種明顯的對比，前者認為市場應是自由競爭、責任自負、信息公開的，所以「改革論」者認為應把市場從「不正確的市場經濟」轉換成「正確的市場經濟」，並徹底改變國家的相關社會結構。<sup>154</sup>

所以美國商業週刊 1997 年 11 月 10 日的文章中指出，亞洲各國必須痛下決心，做到以下五點方能解決金融危機的陰影：第一是政客停止親族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執行，停止發展只是純做門面的尖端科技產業，停止干擾企業的重整與合併事宜。第二是政府停止做銀行的最後救援者與制定不合時宜的政策，讓專家去經營銀行。第三是政府應嚴格監督企業遵守國際會計標準，充份的揭露商情訊息以吸引外資。第四

---

<sup>154</sup> 佐伯啟思，「虛構的全球主義」，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 年 2 月號)，(網路資料)。

是國際化幣基金確實的執行受援國真正需要的經濟建設。第五是開放市場、充許外資收購本國企業、減少關稅保護、允許資本自由移動以吸引外資。

其實細細思想，以上的說法皆屬合理且客觀之論，但是卻有著濃厚的西方意識，雖然有點論點真的的道理，但卻是卻是直接把亞洲金融危機歸咎於是亞洲價值(Asian Values)的內涵—國家主義(nationalism)，但西方國家本身也都是國家主義的色彩濃厚，甚至可以直指他們就是源頭，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就會發現藏在國家主義之下的「國家貨幣主義」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國家貨幣主義認為一國人民所持有的貨幣數量，在全球貨幣總量中所佔的份額，不應取決於同一套決定國內各區域相對貨幣持有量的原則與機制。這是政治學中傳統國家的概念，也是經濟學中所指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可以增進國民福祉，「布列敦森林協定」的結束就是代表著浮動匯率可以使各國政策不受影響。但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政府在貨幣、金融、經濟的積極操作下，不論是亞洲政府的政治干預或是西方國家的利益考量下所做的各種經濟、金融協定，也都是國家貨幣主義之下去執行的。<sup>155</sup>

所以不論是 1950 至 1960 年代的發展主義理論，或是 1970 年代的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論，或 1980 年代的階級分析論，均已無法用以分析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因其已超越過去經濟理論論述的範疇。而 1997 年的風暴絕對不只是東亞的小老虎們「獨享」的個殊待遇。已經犧牲了的得另外想辦法拯救，還沒犧牲的，得趕緊正襟危坐。當年放任「外資剝削本國勞工」的政府今天忙著收拾的，希望不必再以喜劇面貌登場，卻以「荒腔走板」做結束。<sup>156</sup>

但是在全球化衝擊下，各國的資本市場均被迫走向開放，在產業發展所需的國際

---

<sup>155</sup> 陳欽春，「從貿易、投資、金融領域，檢視全球化國際政經體系中，國家機器的角色與前途」，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2000/04/09，(網路資料)。

<sup>156</sup> 翁燕菁，「發展、全球化與人權困局」，台灣留法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資本的流動中，跨國投資的資本就變得非常緩慢，甚至失去流動的靈活性，使其獲利能力反而比金融資本低。索羅斯就證明了這一點。而金融的全球化讓資本成為最重要的力量，資本最強的國家如美國成為國際強權，而資本貧弱的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彷彿是一個小人物，命運無由自主，甚至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這便是不公平競爭的開端。當索羅斯這一類人在全球流動的少數國際大資本，可能超越一個國家的全年GDP，則這些貧窮國家如何抵擋投機資本的衝擊。所以全球化最後反而可能只是這些國家危機的開端。<sup>157</sup>

所以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後要預防的現象有四點：第一、太多的預測資訊是根據現有趨勢所作出的推斷，推斷的分界點、突然的顛簸幾乎經常發生。其實早已有很多現象可以充分成為警告，顯示東亞不一定會繼續永無休止地增長，而有可能存在危機。這些警告包括日本的經濟困局、半導體生產過剩，房地產明顯過份投機的活動，以及亞洲領袖日益傲慢的態度。第二、90年代惹人注目的一個情形是，過去不同意東亞必然會繼續增長不同聲音是如何在商界中受到漠視，就算離經叛道者之言被發現是錯誤的，也該聽聽他們的說話才對。第三、了解市場的動力所需的不但是得看數目的能力，它更需要的是明白是什麼推動這些數目，因為同樣的動力可以令數目出軌，在東亞危機塵埃落定以後，這一點就更加重要了。「新興市場」是所有增長中或者看來是增長中的發展中經濟體系的總稱，但在危機之後，在會重新興起和不會再興起的經濟體系之間，更清晰的劃分將會出現，所以最後取得勝利的，將會是那些能夠成功改革和加強他們的文化和體制，面對市場和科技的指數曲線的挑戰的國家。第四、管理人員要有足夠的成熟程度、知識和分析能力，去真正了解重新興起的市場及其處身的複雜的社會、體制、政治、道德和意識型態的環境。必須重視人的因素，重視建立網絡和密切的關係。<sup>158</sup>

---

<sup>157</sup> 「全球化迷思」，中國時報，1997/12/26，(網路資料)。

<sup>158</sup> 尚一皮埃·萊曼，「了解全球化時代冒升的市場動態」，明報，1999/6/21，(網路資料)。

所以有兩個極重要的觀念是需要被注意的，一、全球化的過程若要持續下去，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是必須的。西方經濟已過於成熟，而他們的社會亦過於老化，因此全球化不是一件簡單的跨越大西洋的事情。二、儘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冒升的市場無一例外地「沉沒了」，但其中一些肯定會重新冒升，辨別「再次冒升的市場」和了解應如何跟他們合作將會是商界未來十年要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因此商界必須從東亞危機和其對全球帶來的影響中正確地汲取教訓。所以要看到正面的前景，需要恢復和加強新興經濟體系對全球化的信心，且恢復商界對極有可能「重新冒升」的國家和地區的信心。

在 2002 年，曾經被視為亞洲金融風暴「罪魁禍首」的對沖基金，逐漸成為香港金融界積極延攬的座上客。香港的「財爺」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更是雄心勃勃地向全球投資基金經理招手：「香港的目標是致力成為亞洲區內的基金管理中心」。但是，一個基金業並不能滿足香港金融市場的胃口。從吸引內地企業在港融資到歡迎國際機構在港發債，從允許對沖基金零售到發行股票掛鉤產品，從簡化金融產品的發行手續到主動與倫敦交易所結盟，香港金融市場近期一連串的變化，令人目不暇接。種種跡象顯示，一場規模空前的金融市場改革正席卷而來，而推動這場改革的，不僅有銀行大班、各界專才，還有香港金融管理局、財經事務局、証監會、交易所等金融機構的眾多精英。2002 年 5 月初，由香港証監會制定的《對沖基金指引》正式出台，此舉意味著散戶今後可以參與對沖基金的買賣。不管是對沖基金還是股票掛鉤產品，過去被稱為「有錢人的遊戲」，如今都一一「平民化」。尋常百姓也能與索羅斯共舞，這是香港此輪金融市場改革的突出特徵。由於市場的趨勢已經非常清晰，而政府要做就是為市場的發展掃除障礙，推動金融產品多元化，讓投資者有更多選擇。而背負惡名的對沖基金，憑借近年來的不俗表現，令亞洲金融界開始對它重新加以審視。新加坡金管局早在 2001 年底就率先推動對沖基金零售化，但是，香港後發制人，門檻比新加坡還低。新加坡的最低投資額是 10 萬新元(1 新元約為 0.56 美元)，而香港僅為 1 萬美元，這無疑又成為香港與新加坡「雙城之爭」的新注腳。而基金業的發展，能帶動經紀、

信托、銀行以及其它中介人行業的發展，產生巨大的聯動效應。債市的發展空間同樣巨大。相對於其他融資渠道而言，香港的債市規模仍然較小，屬於金融市場最弱一環。推動債市的發展，令其與股市、銀行業產生互補作用，有助於穩定香港的金融市場。

159

所以拜發達的資訊科技所賜，全球金融界近年銳意推動環球資本市場 24 小時交易，把歐洲、美洲和亞洲連成一體。環視亞洲時區，日本股票市場市值雖大，但國際化程度有限，而香港市場若能抓住機遇，填補這一空檔，不僅有助提升港交所之地位，並能吸引更多的全球基金公司在港設據點。在 2000 年時，港交所向這個方向邁出了一小步：邀請「納指七雄」——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七家最有影響的科技公司在香港挂牌交易。現在，它又邁出一大步，商討與倫敦証交所結盟。如果港、英交易所的聯盟得以落實，即變相把兩地交易時間延長。因為，當香港市場在下午 4 時收市時，英國市場則正好開市。「對英國投資者來說，香港市場恍如英國的開市前交易。」港交所主席李業廣如此形容。據悉，港交所下一步還將與紐約交易所進行磋商。香港金融業繼續鞏固著它們的傳統優勢。金融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更被梁錦松列為今後重點發展的四大龍頭行業之首。香港金融群英近期掀起這輪改革，銳意拓展了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所有的創新，所有的增值，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令香港成為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要的一環。<sup>160</sup>

其實在 1997 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有許多方面都是冷戰後全球經濟發展中一個具有階段性意義的事件。儘管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而不是腹地，但是，它是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兩極體制崩潰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擴張即所謂全球化的時候發生的。有一種看法認為，它表明全球化進程有再次使世界分裂的危險，不是東西方那樣的制度分裂，而是南北方的貧富懸殊造成分裂。但是，在聯合國會議上，

---

<sup>159</sup> 「人民觀察：儲蓄變投資 香港金融市場大改革來源」，人民網網站，2002/06/01。

<sup>160</sup> 同前註。

在不結盟國家會議上，在非統組織等地區集團會議上，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我們聽到對全球化越來越強烈的批判，特別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批判，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0 年 12 月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以失敗告終，未能啟動新的一輪全球貿易談判，會議期間發生了反對全球化和世貿組織的群眾騷亂。2002 年 2 月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第十屆大會在曼谷召開，更反映出一種意向，為推動全球經濟而發生的新轉折，雖然通過《曼谷宣言》和《行動計劃》，但是實質性的內容實在不多。貿發會議秘書長里庫佩羅(Rubensricupero)發表了一篇閉幕詞，對會議不能形成一個「曼谷共識」以取代「華盛頓共識」流露了無可奈何的情緒。他引用英國工黨政府財政大臣布朗(Gordonbrown)的話：「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已不足以對付全球化帶來的動蕩和挑戰，我們需要找出一個 2000 年的新模式」。里庫佩羅指出，兩極體制崩潰後，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戰略抉擇是接受還是拒絕結合到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單一的貿易和金融關係體系中去，如果非結合進去不可，又應具備哪些適當條件。畢竟資本主義容易發生爆炸性的金融危機，因此對於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的限度需有實事求是的估價，但在全球行動尚不足以防止體制的不穩和風險時，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還是必要的，與全球化並行的自由化措施也應謹慎而有秩序地分階段進行，收入分配和貧窮問題是全球化進程所絕對不容忽視的，解決這些問題需有明智的政府行動，市場和政府都是人類合作的機制，必須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運行都是有其責任所在的。顯然，里庫佩羅的結論是仍然需要政府和市場兩種機制並用。<sup>161</sup>

所以市場機制真的沒有未來嗎？難道冷戰後的全球化進程真的有需要產生新的轉折嗎？我想一切的一切，都仍有待時間去獲得答案的。

---

<sup>161</sup> 陳魯直，「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轉折」，香港大公報，2000/08/23，(網路資料)。

## 四、小結

東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惡化與蔓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僅是國際間對於全球化資本市場與跨國資金流動的監督、管理與政策協調的合作機制不足，而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後所無法避免的脫序與危機。正如博蘭尼(Karl Polanyi)對於 30 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結構性原因之分析曾指出：市場制度從來就沒辦法在不顧及社會與政治制度下而獨立運作，所以當市場機制的作用超脫了任何主權國家或是國際權威機構的監控時，就表示了各國的國內預算、貨幣與財政政策都無法自主而須隨著國外投機客而起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脆弱性與破壞性的本質，很容易就會成為經濟秩序動盪的根源。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二十年間，積極向世界各地推銷經濟自由主義，強迫各國打開國內市場與解除金融管制，為歐美國家的閒置資金創造一個無疆界、無障礙與無時差的供需市場，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追求生產資源在全球規模上最有效的配置，但實際上卻等於是建構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超級賭場」，這個賭場內的主要賭客是全球避險基金，賭注是各國的經濟命脈、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而世紀末的全球金融危機正適時的提醒全球人類，新世界秩序的建構不能單單以效率、利潤與競爭力為經緯，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建構新的政治與社會機制來駕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市場機制的破壞性力量遲早將引爆各種飽受流離顛沛之苦的社會力量的全面反撲。<sup>162</sup>

在整個 1980 年代，軟件、零件、應用等方面資訊科技均有重要的發展，但一直要到 1989 年網際網路推出，資訊科技才一日千里。對電腦空間攻佔後來證明是全球化發展一個根本的動力，尤其是它令資金得到迅速地和大量地流動。但東亞各國在體制上的發展卻是緩步向前，大多數的國家仍在原地踏步，而文化上的發展更是無法追隨上市場和科技的發展。所以當思維無法跟上現實，尤其是這些改變是令人暈眩且深具威脅性的，保守的思想方式再加上一成不變且軟弱無力的體制，都因無法適應全球

---

<sup>162</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 年 12 月號)，(網路資料)。

化而危機百出。但危機也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效果，正面的可以利用危機所提供的機會，進行國家體制的改革，並為經濟結構去建立穩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基礎，如能成功就能成為「重新冒升」的國家。<sup>163</sup>二十世紀末的金融危機則是適時的提醒全球人類，新的世界秩序不該只注動在效率、利潤和競爭力，如果全球化缺乏一個足以駕馭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組織或建制，則市場機制的破壞性遲早會在全球的某處再次引爆的。1997年如果有貢獻，對全球化的反省與批判，應是最好的課題。

### 第三節 貧富區域失衡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areto)曾提出一個警告：富人的收入如果超過窮人的五倍，容易引發經濟效率低下和極大的社會災難——內戰。同樣的，當世界上的極度富有國家與極度貧窮國家的數量差不多時但國民所得相差甚遠時，全球也可能爆發第 n 次的世界大戰，雖然不一定要用槍和炸彈這種「傳統」的武器開戰。

#### 一、富者仍富強者恒強

1960年代開始，已開發國家不斷的把生產過程中，具有勞動密集型的部分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創造出「世界市場工廠」的意象。鼓吹新國際分工<sup>164</sup>思想的人，認為在勞動力廉價的地區設置一些加工製造工業，對一些貧困國家提高生活水平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成效不大，但是資本的輸出則造成了西方國家失業率的不斷增長，所以全球化的過程加深了邊緣化的現象，但唯一的贏家仍是已開發中國家，只因他們仍然具有支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能力。在1995年3月的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社會發展政府

---

<sup>163</sup> 尚一皮埃·萊曼，「了解全球化時代冒升的市場動態」，明報，1999/6/21，(網路資料)。

<sup>164</sup> 新國際勞動分工是把生產分成不同的技術與任務，並使之傳播到所有地區和國家，而不只是侷限在個別公司內的一種勞動分工形式。

首腦會議上有一個共識：「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是為了分享繁榮，由高度期待、快速變革和調整現實中所驅動的。只是仍伴隨著更多的貧困、失業與社會分裂，而這些現象卻恰恰存在於孤立、邊緣化的暴力行為中。許多的人尤其是容易被傷害的人，只因對於未來，他自己和其小孩的未來，所產生的危機感逐漸在加深中。」<sup>165</sup>

我們細數全球這些年來的貧富之間差距愈來愈大。過去十年，世界上最貧困的 5% 人口實質收入減少了 25%，最富有的 5% 人口收入卻增加了 12%。貿易是拉大貧富差距的一個因素。不公平的貿易規例，令佔全球人口 40% 的低收入國家，只分得 3% 全球的財富。<sup>166</sup> 根據一些理論家的觀點，全球體系被操縱來保護那些領導者的利益，而那些死於飢荒和內戰的人們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隨著競爭的加快，那些處在落後的人們，如難民、無技術者、失業者或是那些備受歧視的群體，變得更加的落伍了。在 1966 年，世界人口中的 1/5 的最富裕階層的財富是 1/5 最貧困人口的 30 倍，而到了 1997 年則擴大到 78 倍，這正是世界貧富不均的一個最大證明。<sup>167</sup>

所以當全球的國際貿易不斷增加，不少人以為貧窮國家可透過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等條件，生產農作物和工業製品，以出口賺取外匯，改善貧窮狀況。但現實中，貧窮仍然．．．存在。在過去的廿多年間，各國進行國際貿易的程度確實不斷增長，各國的經濟關係互相依存，成為了全球化的重要層面。在 1987 年至 1997 年間，富裕或已發展國家的進出口總額佔國民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增加，由 27% 升至 39%；而發展中國家也由 10% 升至 17%<sup>168</sup>。在 1990 年至 1999 年間，各地區的貿易均有增長，其中尤以東亞及太平洋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以及歐洲和中亞區增長最大。<sup>169</sup> 國際貿易雖然增加，但是，貧窮國家並未能憑增加貿易而大大改善困境，

---

<sup>165</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94-198。

<sup>166</sup> 同前註

<sup>167</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98。

<sup>168</sup> 「世界銀行 2000 年報」，世界銀行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

<sup>169</sup> 「世界銀行 2001 年報」，世界銀行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

全球的貧富差距反而不斷擴大。在 2000 年，20 個最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是 20 個最窮國家人均收入的 37 倍，這比 40 年前的差距擴大了 1 倍<sup>170</sup>。明顯地，貧、富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走上了貧富差距擴大的道路。各地貿易增加並未有效減少貧窮人口數量。在發展中國家，貧窮人口只在東亞區減少了 10%，其餘地區均有增加。拉丁美洲在 1990 至 1999 年間貿易額增長超過 1.6 倍，但現在的貧窮情況則與 1987 年時相差不遠。同一時期，南亞區貿易額增長超過 1.2 倍，非洲次撒哈拉區貿易額增長也有 6.8%；但貧窮人口仍然增加，在 1990 至 1998 年間，每人均生活消費少於 1 美元的南亞區貧窮人口增加了 2,600 萬人，而非洲次撒哈拉區增加了 6,000 萬人。<sup>171</sup>在貿易利益的分配中，各國的所得有明顯的差距。事實上，每交易一元，高經濟收入地區得到八角，中等經濟收入地區為一角七分，而低經濟收入地區只有三分。這反映出貧窮國家參與國際貿易時，仍有重重障礙，以致未能分享國際貿易的成果。<sup>172</sup>

所以貧窮國家走上工業化之途所需面對的障礙重重。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跨國企業舉足輕重。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在跨國企業間進行。無論是直接僱用當地工人，或是對卜採購，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標準有重要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經常高舉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和洪都拉斯是出口主導策略帶來經濟增長的成功例子。然而它們出口換取的成果，並未能惠及為本國經濟。出口工業集中在出口加工特區，那裡其實只工資低廉，簡單裝嵌入口配件的操作場所。只是縱然加工區造就了財富，最後也只會流出國外，或是落入小部分人的手中。<sup>173</sup>

再加上現代全球企業相對自主活動，與傳統消費者主權在國家之內的假設不同，而跨國企業的員工與當地消費者的利益不盡相同，使得較有技能的勞動者與相對技術能力不強者的所得差距愈來愈大，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成為重要問題。所以經濟成長率

---

<sup>170</sup> 同前註

<sup>171</sup> 同前註

<sup>172</sup> 「不公平的規則 – 貿易、全球化與貧窮」，新華網網站，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xinhuanet/cnFinance/2002/0412/10386145.html>，2002/04/11。

的差異，伴隨著貧富間的斷層加劇，在許多社會正產生危險的分裂。當許多的窮人看到他們逃離明顯貧困的些許變化時，他們可能變得更加不滿那些財富有明顯增加的人。這些不滿表現在第三世界許多繁榮城市的周圍，由臨時屋所搭建的小鎮上，許多的年輕人因此憤慨的參加極端主義的政治活動，結果城市的暴力與犯罪增加。其他像是中國大陸、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國家，和前蘇聯等國，也在實施市場改革後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分裂，造就了新的的貧富階級。而這些正是導致了新的階級緊張，也提供給那些尋求恢復舊國家管理制度的一個新的攻擊藉口。相同的憂慮也來自於多民族社會的團體相互關係間正逐漸成長的收入差距。許多國家的貧富分裂並不只是各種貧窮與中低階層的分立而已，當這些分裂與民族、或宗教一致時，即當這些貧窮團體發現自己比別的民族所組成的團體的進步更加緩慢時，結果就可能導致民族對立與團體相互間的暴力增加。以巴勒斯坦的喀拉蚩暴力團體為例，他們是由於周圍地區的當地居民來自印度、孟加拉的伊斯蘭教徒之間的經濟比較所引起的。<sup>174</sup>

而已開發國家在貿易上表現雙重標準，和偽善的態度，卻比任何國際關係事務都要明顯。它們要求貧窮國家刪減支持農業生產的開支，自己卻繼續巨額補貼農民，總數達每日十億美元之多。這樣的政策造成生產過剩，已開發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傾銷農產品，壓低市場價格，貧窮小農根本無法匹敵。在全球四大貿易實體<sup>175</sup>之中，尤以歐盟表現的雙重標準，更勝其他三國。已開發國家的傾銷行為，影響東亞的農業經濟。例如美國及其他國家以「糧食援助」的名目，向印民傾銷大量穀物，破壞當地市場，令數以萬計的貧窮米農頓失生計。雖然「東亞奇蹟」下的各國，都有著高速經濟增長，加上對外貿易增加，東亞區的貧困人口大幅下降。在過去十五年間，計有 3 億 5000 萬人脫貧。以每天收入一美元作為貧窮線計算，在 2000 年，區內有 13.2% 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比 1990 年減少了 14.4%。但是在很多國家，貧富差距正日漸增大，而生

---

<sup>173</sup> 同前註

<sup>174</sup> Michael T. Klare, "Redefining Security: The New Global Schisms,"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6), pp.353-372.

活在每日收入二美元貧窮線之下的人數，始終維持在接近九億人的水平。中國大陸對國內經濟的保護，過去一直維持在高水平，經過九十年代一浪接一浪的世界及區內經濟危機，中國大陸和越南仍能維持貿易高增長。反之，菲律賓急速推行貿易自由化，經濟開放的程度比區內很多國家要大，但是其經濟增長與減滅貧困的成效，卻強差人意。菲律賓是世界貿易組織及至少五個自由貿易與投資協定的成員。<sup>176</sup>

所以在資本主義掛帥下的全球市場經濟，已經越來越傾向貧富不均的狀況，面對公司大量裁員和社會福利制度面臨挑戰的情形下，「全球經濟自由化」已被許多人認為只是個美麗的泡沫。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辦法操縱科技的人，累積財富的速度遽增。先進國家的企業將製造業外移，企業執行長一面以效率之名裁撤成千成萬的員工，一面領取高得荒謬的薪酬，富者愈富的走向勢不可擋。就這樣，絕大多數人未能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果實，中產階級淪無產階級，貧者愈貧，社會將動盪不安，民主政治前途堪虞。<sup>177</sup>

而隨著國與國間不平等的惡化，南北國家之間的衝突也更加劇烈，世界貿易組織的高峰會每每引起場外的暴力抗爭，可見其緊張程度。那麼，當經濟的浪潮已然衝破國家的疆界之時，我們能否成立全球性的治理機制，適當而有效地重新分配既有的資源？而且這個機制必須立基在公平的原則上，不偏袒既存的強權勢力？20世紀所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似乎是一個可以取法的範例，也因而出現了「全球民主」可能性的討論，或許可以形成一個有效的機制，規範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減少其負面效應。但在現實面上，我們已親眼見到了全球化在經濟面上的強烈衝擊與經濟面整合的快速進展，但全球民主政治力量的集結卻仍只是在文字階段。各個開發中國家依然必須獨立

---

<sup>175</sup> 世界四大經濟實體為歐盟、美國、日本及加拿大。

<sup>176</sup> 「不公平的規則 – 貿易、全球化與貧窮」，新華網網站，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xinhuanet/cnFinance/2002/0412/10386145.html>，2002/04/11。

<sup>177</sup> 應小端譯，Richard C. Longworth 著，*虛幻樂園 -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台北：天下文化，2000），頁 259-288。

去面對與承受這波經濟浪潮的壓力，並思索自身的因應策略<sup>178</sup>，所以開發中國家應加強在參與國際事務、並發揮影響力。而「國家能力侷限」的命題不應太強烈，否則容易窄化所可能的政策選擇，只是既然是對強權毫無抵抗能力的開發中國家，除了不斷順應自由主義與全球市場力量的運作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途徑了。

世界銀行在 2002 年 5 月所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網際網路在加快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也使那些不能有效獲取訊息的國家進一步面臨經濟孤立的危險。這份題為《2001 年全球經濟展望和發展中國家》的報告說，世界各國的網際網路普及程度嚴重不平衡。儘管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網際網路發展速度迅速增長，但已開發國家仍然占據了網際網路用戶的大多數。在美國，30%的人口能夠上網，而發展中國家的上網率只有 0.6%。同已開發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電子商務規模很小，如拉丁美洲國家的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在 1999 年只有 4.59 億美元，這在其同年(1999)的 2 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太低。該報告中把網際網路比作「全球化的激素」，認為它將提高生產和流通效率、加快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融合，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已開發國家市場的成本降低。該報告並預測印度、中國、韓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網際網路普及率在今後 10 年中將以更快的速度發展，這些國家的網絡經濟將顯著增長。但一批最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由於缺乏對於有效發展電子商務來說所必需的人力資源和配套服務，其競爭力會受到進一步影響，並將面臨更加嚴峻的經濟孤立的危險。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發展網絡經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改革國內稅收和金融政策，營造以推動經濟發展為目標的競爭環境和網際網路技術，改善基礎設施服務以及培養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等。<sup>179</sup>

所以全球化這個升高的經濟浪潮不但不會抬起所有的船，它可能翻轉、摧毀、並擊沈許多的船。如何避免自己成為被這一波經濟浪潮擊沈的船，成為當前各國政府所

---

<sup>178</sup> 同前註

<sup>179</sup> 「世行報告稱因特網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新華社，2001/12/10，(網路資料)。

面臨的嚴肅挑戰，也必須具備更前瞻而有效的發展策略。但什麼是前瞻有效的發展策略卻是一個爭議的話題，反映在社會政策方面也就有了不同的路線之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各個國際組織所倡導的所謂「全球社會政策」。或立基在不同福利體制的經驗、或立基在個別的意識形態，各個國際組織對現存福利的評價及對未來福利應有的走向，均有不同的判斷。歐洲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的看法充分反映出歐洲福利國家的傳統，強調生活安全網與公民福利權的重要，而國際貨幣基金會則是相當美式資本主義的工作福利觀，世界銀行則徘徊在不同地區的經驗之中，對社會福利尚能維持一個較正向的社會投資評價。因此，所謂的「全球社會政策」在現實上並沒有一致的形貌，也因此提供了國際政經勢力介入與形塑各民族國家社會政策的機會。<sup>180</sup>

所以一國的失業率提高將使貧富的差距相對的擴大，所觸及的社會問題更是不勝枚舉，開發中國家在鼓勵外資進入該國投資的當兒，也不要只是一味的提供勞動力和天然資源，應藉著跨國企業的技術移轉，去從事該國勞工的教育與工作訓練，使得國家的競爭力能隨時提高，並改善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增加基礎建設，以求保留能留住跨國企業的誘因。如此一來不但提高了國內的就業率，也相對的降低了社會問題的產生機率，更重要的是帶動了國家的發展，使得國民的生活安居樂業而更上層樓。在古老的寓言中，我們曾以「螳臂擋車」來形容一個人的自不量力，但在西方的政治學傳統中，我們也曾以「巨靈」來形容國家能力的強大與無所不在。如果全球化是個時代的巨輪，那麼面對這一個巨輪的國家究竟是不自量力的螳螂，隨時面臨被輾碎的命運？抑或是強大的巨靈，能夠發揮社會整合的力量？巨靈？或螳螂？正考驗著國家存在的價值！<sup>181</sup>

---

<sup>180</sup> 古允文，「巨靈或螳螂？——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與社會福利」，國家政策論壇，第二卷第一期(民91年1月)，<http://www.npf.org.tw/>，(網路資料)。

<sup>181</sup> 同前註。

## 二、貧富不均認知差距

當我們站在上海這個都市，就可以看到火車站的清晨時刻，有許多在那裡在外露宿的盲流，去到上海的有錢人家，奴僕成群也就不難看到了。因為鄉下的人工資便宜，這也造就了上海的繁華，因為這個城市的生活水平，正是架構在剝削這些人的勞力身上。「貧富不均」這個名詞是全球化下普遍公認的問題，可是大家都只知道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卻少有人以更深入的方式去探討為何會有如此的原因，其實在全球化下，很多人只會一意認定「都是外國企業惹的禍」，殊不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個人的內心認知和國家內部，也正盪漾著如何讓自己更富有，如何去比別人更有錢，國家也都喜歡去與別國的經濟做出一個開發與未開發的「階級問題」的想法，其實就是有了「比較」的心理，才有貧富的差別，不是嗎？

在歐美國家兩百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史中，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創造財富，但這些財富的創造要如何分配，卻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之初，創造的財富主要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一般大眾無法獲得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和好處。而國家全力擴展經濟，使得勞工權利、女工與童工問題、工業安全、消費者權利等等問題全被忽視，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增大，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在 19 世紀末及 20 世紀初，歐美國家因為貧富不均的問題引發多次的流血社會運動，共產主義也因此應運而生，政府後來以收取所得稅及財產稅 (property tax) 和開辦社會福利的方式進行財富重新分配，使得窮人也能負擔得起醫療等基本福利，才使得貧富不均所產生的問題得以減輕甚至消除。<sup>182</sup>

而現在在電視廣告中總能看到標準的富裕生活，三口之家寬敞居室，裝璜華麗，電器俱全，衣冠楚楚，佳肴美酒，漂亮汽車；但大多數人感到那種生活離他們相距甚遠而屬於另外一群人。我們遠遠可以望見這一個獨特階層，他們進出於各種高級俱樂部

---

<sup>182</sup> 「上海熱的迷思 貧富差距的急遽增加」，南方快報網路版，

部，活躍於高爾夫球場，或者擁有自己的外國良種馬。但我們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另一個現實，低收入階層的孩子接受相對低劣的教育，經常受到同學的歧視而自卑，請不起家庭教師，特長得不到專門的訓練，綜合素質也難以全面發展。由此勢必限制他們今後的就業機會，使他們難以擺脫父輩的低收入地位，減少提高自己的可能性。<sup>183</sup>

所以我們認真思考，貧富差距如果急劇擴大乃是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下的嚴重後果。中國的社會學家鄧偉志說：「過大的收入差距造成社會不安定、高犯罪率和普遍的心理不平衡。我們目前存在的許多社會問題根源都在於貧富過於懸殊，貧窮易滋生犯罪。」由於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低收入者越來越感到痛苦和絕望，他們極易衝動，對自己的行為缺少自制，一無所有和缺少夢想使他們經常破罐破摔。如果深究當前犯罪的根源，就會發現有兩種傾向，一種是窮途末路之徒的鋌而走險，一種是暴富階層的為所欲為，前者為圖財而殺人放火，後者倚仗財大氣粗而無所顧忌。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準下降，已是當今世界常見的社會問題，而尋根溯源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就是罪魁之一，收入高低成為衡量人的價值尺度，人與人之間的親情打上了貨幣的烙印。不同的收入階層，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採取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整體的道德水準被肢解得錯縱複雜。貧窮者為了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可以出賣人格和自尊，而富貴者則用金錢的力量製造各種醜陋行徑。如果將世界上的貧富差距均頗大的東南亞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做一個比較，就可以得知東南亞國家始終把貧富差距控制在可以容忍的程度，全社會具有認同感和凝聚力，整體向前發展。但拉美國家貧富過於懸殊，導致各階層認識上的分裂，社會整體難以達成共識，國家只能通過集權甚至軍政府強行推行經濟政策。但由於各階層的抵觸和不配合，進展維艱和效果甚微，這種局面是貧富差距產生的最可怕的景象。<sup>184</sup>

---

[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china/china\\_001/china\\_026.htm](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china/china_001/china_026.htm)，2001/06/28，(網路資料)。

<sup>183</sup> 「兩極分化 共識難求」，中華文摘，第五十三期，

<http://www.chinanews.com.hk/project/digest/ho53/doc003c.htm>，2001/09/09，(網路資料)。

<sup>184</sup> 同前註。

如果再將貧富不均的問題經濟理論化，可以將其與物價水準和貨幣購買力相提並論。一般來說，當經濟在發展時，伴隨的效應是收入增加和物價上漲。而如果你的收入增加的速度高於物價上漲的速度，你手中的貨幣能購買更多的商品或服務，生活水準自然就增加。當經濟發展速度快過你的收入增加時，當物價上漲的速度高於收入增加的速度時，基本上你的生活水準正在下降中。所以在物價快速上漲時，屬於較弱勢的職業，如農民和教師等族群因為收入固定且沒什麼油水可撈，反而成為受害者。這樣的情況也造就了城市的盲流，因為留在家鄉無法生存，便跑到城市中碰碰運氣。也許有人會說貧富不均是每一個國家都有，但不同處在各國要以何種方式調和這樣的情形。一般歐美先進國家的做法是以向有錢人收取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用這些稅來開辦社會福利。通常社會福利也被稱為社會安全體系，這樣的說法正好反映了社會福利的作用。<sup>185</sup>

但是資本主義逐漸在全球範圍內構造出一種由利潤和市場所控制，且日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卻導至了被驅逐的、居住在邊遠地區的、一無所有的窮人出現。這種後果乃是因為錯綜複雜、變動不定的世界勞動分工所造成，其原因有二，一為愈來愈多的國家企圖以獨家購買者和銷售者的身份，去融入世界市場中。二為在特定的國家中，資本透過勞動過程和階級關係的主要形式，具有無限擴大任何類型的經濟優勢的趨勢，例如利用社會對奴隸的剝削機制去進行生產。因此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由其自身的財富累積的邏輯所支配的。該體系的運行始終是為了維護和擴充整個體系的資本主義特徵，尤其是為了保護核心國家的利益。而在經濟方面，它形成了一個一元化的體系，在政治方面則是多元化的，同時又在社會中產生了極度貧困，以及許多中產階級相伴的富裕。<sup>186</sup>所以由政治和經濟所製造出來的貧富的不平等，會不斷的在全球各地出現。

---

<sup>185</sup> 「上海熱的迷思 貧富差距的急遽增加」，南方快報網路版，[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china/china\\_001/china\\_026.htm](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china/china_001/china_026.htm)，2001/06/28，(網路資料)。

而在 20 世紀對於貧富差距的研究，一般都習慣從實際差距的測定入手分析和推論人們對這種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把社會心態的變化簡單地作為經濟原因的結果。實際上，人們的意願、需求、取向、偏好和預期等社會心態因素，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會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鍵性因素。指導西方世界走出 1929-1933 年重大經濟危機陰影的凱恩斯經濟學，其三大定律由於都涉及人的心理因素，甚至有人稱其為三大心理規律。如凱恩斯經濟學第一定律所說明的事實是，「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在人們收入中的比例呈現遞減的趨勢」，但對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的解釋是，「消費傾向遞減造成消費需求不足。」很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誤認為經濟問題比社會心態問題重要的多，其實整個經濟學所研究的，無非就是人們的各種需求、偏好、效用感和預期。例如所謂「預期」，股市上稱為「人氣」，經濟監測中稱為「景氣」，社會監測上稱為「社會心態」或「信心指數」，它的複雜性在於我們往往難以單純從理性原則出發來推論和把握，它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古人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表示「人心所向」的重要性。特別是某些突發因素的出現，往往會改變人們的預期，而預期一旦形成，往往又具有慣性，扭轉起來就更為困難。<sup>187</sup>

所以再從現在一些調查結果來看，人們對貧富差距的社會心態和對其發展趨勢的心理預期已經影響到人們對社會公正的信念，必須設法努力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調整人們關於貧富差距的社會心態，就必須從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入手，所以，調整的主要方向和新體制的基本框架，應當是初始分配繼續堅持主要由市場調節，再分配要強化政府調節，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秩序。所以初始分配主要應由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來決定，國家主要是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來影響和調控再分配。如果國家過多地干預市場領域的初始分配，則必然會影響效率，而如果對再分配領域放任不管，則必然會導致貧富懸殊。實際上，任何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國家通過各種財政稅收和福

---

<sup>186</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94-196

<sup>187</sup> 李培林，「中國貧富差距的心態影響和治理對策」，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網站，

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地縮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所以說，初始的收入差距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收入差距喪失了調節的能力。一般來說，導致最終貧富差距的因素，或者換句話說，人們調節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就是國家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以及基於稅收的轉移支付能力，這是決定一個社會對某一特定的初始貧富差距承受能力的主要方面。即便是在比較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再分配的調節力量也是很大的。例如，英國的稅收和福利政策就對家庭收入的再分配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1994/95年，英國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分劃分，最上層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與最下層20%家庭相比，二者的收入差距是19.8倍，但在加上家庭的貨幣福利收入以後，二者的稅前毛收入的收入差距縮小到6.2倍，在減去收入稅、國家保險稅和地方稅以後，二者的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到5.4倍，而在減去間接稅以後，雖然仍是富有的上層家庭納稅多，但二者的稅後收入的收入差距又擴大到6.4倍，最後在加上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各種實物津貼和補助以後，二者的最終收入差距為3.7倍。由於稅收和福利政策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最上層20%家庭與最下層20%家庭的收入差距從初始收入的19.8倍下降到3.7倍。雖然我們不能認定已開發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做的很好，他們也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激烈矛盾，但他們在長期的試錯過程中累積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借鑒的。<sup>188</sup>

但是，市場經濟所伴隨的貧富差距，與權力經濟、非法經濟和犯罪經濟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性質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的，它所帶來的資源的充分利用、效率收益和剩餘的增量，使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在再分配的過程中進行貧富差距的調節，並承擔由此產生的成本。權力經濟、非法經濟和犯罪經濟則沒有任何公平的前提可言，它們是損害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其參與競爭依靠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外移成本，其結果不是經濟社會運行總成本的減少而是增加，完全是靠損社會利己使財富和收入向少數人集中，而且它們通過外移成本形成「惡性競爭優

---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1/Apr/29302.htm>，2002/06/09。

<sup>188</sup> 同前註。

勢」，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直接損害了市場公平競爭的機制。所以說，權力經濟、非法經濟和犯罪經濟盍不是伴隨市場經濟產生的，而是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水火不容的。現在的嚴重問題是，在一些地方和領域，權力經濟、非法經濟和犯罪經濟，利用計劃經濟被打破和市場經濟不健全的過渡期，一方面腐化了計劃經濟的最後遺產，另一方面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新生搖籃，它們還塑造和激活了一個要「抓住機會、非法完成原始累積、迅速暴富、自我調整社會等級地位的巨大欲望和夢想」，促使很多人前赴後繼、鋌而走險，從而使得對權力經濟、非法經濟和犯罪經濟的打擊，就像割春天的韭菜般，割了又生。<sup>189</sup>

所以，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需要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配套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國家法律體系，通過各種法律的、經濟的和行政的槓桿，縮減貧富分化的差距。沒有法制經濟，也不會有道德經濟。而各國對收入分配的研究都表明了財富的貧富差距要遠遠地高於收入的貧富差距，對財富監督應當比對收入的監督更加嚴格。財富的透明對提高一個國家對貧富差距的控制能力至關重要。而財產轉移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不僅包括財產在地域上的轉移(如從中國到國外)，也包括財產在不同所有者間的轉移(子承父業亦屬此類)，還包括財產使用領域的轉移(如從生產領域轉到消費領域)。一個公司的老板，即便公司的財產是完全屬於他的，他也不能隨意地把公司財產轉移為家庭財產，因為公司是有限責任制，如果要轉移就必須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並對轉移的財產徵稅。如果一國的缺乏財產登記制度和財產轉移的監督制度，一個國有企業垮了而企業管理者個人富了的現象很多(所謂窮廟富和尚)，在國內欠下巨額債務或犯下侵吞大案而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國外的現象也很多。其實在西方社會，有一句話很流行：「人一生有兩件事難以逃避，就是死和稅」。實際上，無論是增值稅、所得稅還是關稅，可謂有法有制，但在依法依制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漏洞。特別是對現實中大量存在的現金交易，實際上還沒有非常有效的課稅手段。稅收是調節

---

<sup>189</sup> 同前註。

貧富差距的最有力槓桿，但是如果這個方面出現問題，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無法可依」，那還只是管理經驗和管理能力問題，「有法不依」則涉及政府信用問題和監督的權威性問題。<sup>190</sup>

美國的學者通常按收入將人口分為五等。最高收入的前 20% 和最低收入的後 20% 之間的差距就測量著貧富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但促進貧富之間差距的努力並不在於縮小最低和最高之間的距離(這有點劫富濟貧的感覺)，而是在於將第五等的家庭往第四等提升。經濟繁榮，就業率上升，使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就業，明顯地，經濟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有極好的機會向上提升。因此許多學者就會選定一組家庭或個人進行長期的追蹤，以求了解經濟發展對收入差距的改進。這個從理論上十分簡單的方式，在實踐中並不那麼容易應用。因為不同的人使用同一方法，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聯邦儲備銀行達拉斯分行，在 1995 年曾做過追蹤調查，結果是經過一段時間後，最低收入的家庭總是能往上一等的收入檔次移動。這個結果似乎與現實生活不符，許多學者也質疑這個結果。但類似的結論還是有的。比如密執根大學曾在 1975 年到 1991 年時對三千位低收入個人，進行收入的長時間追蹤調查，結果發現，僅有 5% 的人仍留在收入的最低檔，而 95% 的人均升入到了上一檔次，還有一半進入到中產階級。美國財政部也有一項調查，它是以 1979 年至 1988 年間的一萬四千多個低收入家庭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九年間 86% 的家庭收入增加，進入到了上一檔次，75% 的家庭進入了中產階級，15% 進入到了最高的收入檔次。這些調查雖然有不同的結論，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每個處於收入最低檔的家庭都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有上升到中階級的機會。柯林頓執政將就業率提升到了歷史的新高，且持續了幾年，這令許多低收入家庭有翻身機會。因為一旦能夠就業，就必然能學到謀生的技巧和經驗，便能在社會上被接納。長時間的失業，要再就業，很難被雇主接受，惡性循環之下，就只有長期地失業下去了。如果就業市場緊缺，就業人數會提高，收入自然就水漲船高。從這個角

---

<sup>190</sup> 同前註

度看，這些調查尚是可信的。<sup>191</sup>

而且柯林頓的當政不但為收入最低檔的窮人開闢了通往中產階級的道路，而在其執政期間所掀起的「致富革命」，更是讓中產階級往收入最高檔有了一次躍進的機會，而這致富革命的根源正是高科技所引發的經濟運動。這個致富運動的最佳代表就是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猜謎節目「誰想成為百萬富翁」。這是一個猜謎的時代，如果夠運氣選對股票，或是進入了一個成長極快且又有股票選擇權的公司，成為百萬富翁是不難的事。這正是美國股市的創業板上市，在公司的歷史和利潤的要求比較鬆，很多人憑一付頭腦，以高科技入門，創立公司，上市後將投資兌現，而九十年代末，投資人對高科技公司的前景十分看好，造成股價大漲，從而使手上握有公司股權的員工也輕鬆地致富。一些既不是創業者，也不是公司員工的人，也通過股市交易致富。從前股市交易需要通過仲介商，亦要交巨額的交易費，但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網上證券商的湧現，不再需要仲介商，而且連每筆的交易也降至八至十元一筆。這樣一來，使投資股市的人激增。說致富革命其實不為過，1995年，美國號稱為百萬富翁的人數有三百四十萬，2001年初時，翻番至七百二十萬人，平均每年增長16%，百萬財富的計算並不包括住房的價值，如果連住房的價值也計算在內，百萬富翁的人數還要更多。柯林頓當政八年，使身價五百萬的富翁人數從九萬，增加六倍至五十九萬。怪不得柯林頓成為籌款的吸金機器。其實許多捐款人，亦是柯林頓政策的受惠者。<sup>192</sup>

所以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尤其是生產技術層級的提升方面，生產過程由於導入自動化工程，導致人員過剩，或者以往所學習的工作技能，已經不符合新工作技術的需要，冗員於是出現，如此導致失業的發生。另一方面，在一般的觀念中，常以為投入生產的藍領階層才会有中年失業的情事發生，白領工作者是鐵飯碗。然而這種觀念，在資訊化社會已不復存在，白領工作者在面對新知識的快速累積，應興應革的事

---

<sup>191</sup> 朱易，「美國的貧富差距」，湯本論壇網站，<http://www.tangben.com/Finance/richpoor.htm>。

<sup>192</sup> 同前註。

項，接踵而至，所必須面臨的知識革新，甚至更超過生產工作者。因此，學習第二專長，或生涯學習計畫，必須及早開始，此從進入工作行列的同時，就必須進行。再者，剛出校門的新鮮社會人，因所學習的科系，在就業市場中，常有一時難以找到工作的困境，此諸如歐陸國家中，有提供大學畢業生就業訓練機會，以免人力閒置，亦值得參考借鏡。中年人的子女，大都也正在求學的階段，一旦失業，全家遭殃，更是社會的重大問題，所以國家應建立終身學習型的社會，提供新知識技能學習機會，將是未來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針。<sup>193</sup>

就整體而言，教育程度和創新頭腦形成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因為新經濟的受益人，都必須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一般的低收入家庭成員有可能一輩子也進不了新經濟的圈子。這樣一來，貧富之間的鴻溝不但無法在未來逐漸消失，而且還有擴大的可能。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2 年已經在呼籲要加強教育，否則美國人中有許多將無法從新經濟中受惠。但是所謂十年樹人，受教育與就業之間，有一個滯後的時間，許多人選擇不受教育的路。即使是在受教育的人當中，進入富人檔次的機會也是不平等的。其中還有許多人際關係的問題。在最富的國家裏，窮人顯得更為貧窮，這就是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另一個原因。<sup>194</sup>

所以產生「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在於：第一、是高級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術人才和資本均為稀缺要素，在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下，人力資本、技術要素、資本的擁有者，靠自己的勞動和投資率先富起來。第二、是在工資外收入分配中，由於制度內收入的過於平均，應當說，制度外收入中有一部分屬於應納入制度內而未納入的合理部分。但制度外收入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不合理或不合法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第三、是由於城鎮普通勞動力的過剩，又壓制了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也會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對於產生「收入差

---

<sup>193</sup> 林顯宗，「重建規範 迎接轉型」，國魂，第 650 期(民 89 年 01 月)，頁 33-35。

<sup>194</sup> 同前註。

距過大」中的合理成分，應通過納入制度內等辦法加以解決。對於其它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則應採取限制、取消，甚至於打擊的辦法加以解決。<sup>195</sup>

其實富者儲蓄多，窮者儲蓄少，本來就會造成財富分配較所得分配較為不公平，加上免稅、逃漏稅、或低報的財產及業主所得，財富的累積又更為快速，這樣自然會形成所得分配與財富分配之間巨大的差別。而所得均等並不一定代表公平，所得分配不均也不一定代表不公平。如果政策是以追求「所有人的所得都應均等」為目標時，這時候每個人努力奮鬥的誘因就會立即消失，因為不努力也可得一樣的報酬，誰又有意願工作？這時候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的效率，勢必都會受到嚴重的扭曲。因此追求公平的政策，不應該只是強調所得分配或財富分配的均等，而應該是創造一個大環境，讓每個人追求所得和累積財富的機會都趨向於均等。機會的不均等當然會帶來所得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但是機會均等並不保證一個社會擁有均等的所得分配和財富分配，因為每個人不同的努力、經歷和能力也會造成所得和財富的差距，就連個人之間消費和儲蓄行為的不同，也會帶來所得和財富的不同。無庸置疑的，政府的施政須注意到不要成為機會均等的破壞者，以致所得和財富集中到少數特定的階層或族群。就政府的角色而言，在積極方面應促進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使大家的機會均等；在消極方面則應避免扭曲賦稅的公平性，例如目前政府對薪資所得的租稅緝誅必較，而從事股票、債券，房地產交易的資本利得者卻依法享有低稅或免稅的特權。

196

以國家的力量也許不足以對抗全球化所帶來的高度貧富不均問題，但是卻可藉著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源去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所以誰是因誰是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該如何去採取一個對全體國民都有「益」的事才是重要吧！

---

<sup>195</sup> 「專家：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六大問題」，人民網網站，2002/04/15。

<sup>196</sup> 曹添旺，「貧富差距問題 社會及經濟層面探討」，研考 - 1258(民 83 年 9 月)，(行政院發展研究發

### 三、小結

中國大陸的華東師大金融系教授唐海燕認為經濟全球化包含了正面的積極影響與反面的消極作用，但是此兩面都是相互滲透和融合在一起而難以分開的，所以應該從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和歷史的統一辯證的角度，來認識經濟全球化。其實在全球化下，有五個很明顯的趨勢，一是世界經濟模式開始進入「融合模式」的階段，但板塊的特徵依然明顯。二是要素的全球性活動加快，但各國的經濟差距卻逐漸拉大。三是經濟發展的周期及其特徵將會發生變化，使得經濟周期理論面臨了挑戰。四是國家經濟主權的弱化，但國家利益和民族特性又在增強。五是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全球經濟衝突則會不斷增加。<sup>197</sup>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全球化產生了兩個現象，一個是大規模的資金都流向了已開發國家，二是投資者(主要是跨國企業)在全球各地追逐利潤，導至財富的高度集中。所以在貧富不均下產生了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損失者，所發出的反對經濟全球化的聲音。其最根本原因就是現在經濟活動的遊戲規則大部分是由美國等已開發國家制定的，有許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導致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已開發國家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而開發中國家被邊緣化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一部分開發中國家無法從全球化得到好處。二是自我孤立，不參加全球化進程也得不到急需的資金和技術。三是有一些國家長期陷於內亂、地區衝突，國內的社會經濟結構非常落後，因此即使參加了全球化，也難以向國際市場提供自己的產品，難以應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全球化為世界帶來龐大好處，但大多數都被已開發國家所瓜分。然而，因為利益分配不公而反對全球化，就像工業革命時代英國工人由於大機器的出現帶來失業而去工廠砸機器一樣，是找錯了對象。英國工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錯在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公，其根本是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

---

展考核委員會網站)，<http://www.rdec.gov.tw/res/project/75.htm>。

序。而要克服這種不公平，只能依靠世界各國持續改善國際經濟秩序所做的努力。實現全球化是一種潮流，對開發中國家來說有很多機會，其關鍵要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提高自己，畢竟反對歸反對，全球化是一種無法迴避的現實，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不參與只能越來越落後。<sup>198</sup>

---

<sup>197</sup> 「全球化到底是什麼」，人民日報，2000/10/12，第三版。

<sup>198</sup> 「經濟全球化是利是弊」，北京晚報，<http://www.chinaproducts.com.cn>，(網路資料)。

# 第四章 全球化對文化認同的衝擊

## 第一節 文明衝突加劇

### 一、文明衝突終將發生

全球的政治型態已經邁向一個新的紀元，有人說是歷史的結束，有人說是傳統民族國家間競爭的回流，更有人說是民族國家在部落化(tribalism)，甚或是全球化的衝突已逐漸減弱，杭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認為當今世界引起衝突的根本原因，已經從意識型態、經濟轉換為文化因素，雖然民族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衝突則將出現在不同的文明國家或個體之間，而文明的衝突則將支配世界政治。

1987年杭庭頓出版的《文明衝擊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當中不只一次的使用到「全球文明」，他預言冷戰過後的世界，將是各大文明區域之間的衝突，文化的異同將對世界產生極大的影響。杭庭頓教授認為後冷戰時期最基本的衝突來源是來自文化，而不是來自於主要的意識型態與經濟因素。不同的村莊、地區、種族、民族及宗教團體，都在不同層級的文化異質性上表現出鮮明的文化。文明認同在未來將逐漸的增加其重要性，並將世界形塑成七或八個文明的互動現象，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所以未來的衝突都將發生在沿著分開各個文明的斷層線上。文明定義為最廣義的文化實體。杭庭頓認為世界的整合力量很大，未來世界可能就分成西方和非西方的文明國家，而民族國家雖仍是世界事務的重要角色，但國家間的利益、合作或衝突將由文化或文明的因素所主導，世界會充滿了部落和民族糾紛，所以衝突都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群體之間。而西方的文明最特別的地方，不在它的發展方式，而是在它的價值和制度的特殊性，包括了基督教、多元化、個人主義和法治，因此西方領袖的主要責任不是依西方的意象去重塑其他文明，而是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

文明的特性，而由於美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所以杭庭頓認為責任當然大部份都落在它的身上。<sup>199</sup>

John Hopkins 大學教授 Fouad Ajami 在全球皆認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情況下，藉由現代化的力量和傳統的式微來反駁杭庭頓文明衝突說，認為利益的衝突還是會遠大於文明的衝突，因為在印度、土耳其和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世界的實例中，發現人民追求現代化的力量大過保持傳統信仰及教條的生活，只有極端的宗教狂熱分子才會堅持反西方化，並認為現代化對人民是一種蠱惑。Frouad Ajami 認為杭庭頓低估了頑強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現代主義，例如印度已不可能再走向全面的印度教化(Hindulization)，因為中產階級不願再回到過去那個虛幻的宗教治國，希望維繫現代化的印度社會。而文明中的傳統主義者雖然一直都存在著，但是也不應該誇張其影響力，並不是每個身在該文明中的人就會無條件支持該文明。例如埃及境內的原教旨主義者和基本教義派仍不斷有衝突發生，但並不影響親西方的政府地位。再加上資本主義當道，許多的國家對經濟和商品的重視程度遠高於對故土的情懷，所以文化的衝突倒都是發生在國內，對外為了維持國際貿易關係反而都是和平相處的情況。尤其在美國的保護傘政策下，中共、北韓和伊朗的武器交易，乃是為了經濟誘因，而非儒家與伊斯蘭教的大同盟。再者如果伊斯蘭文明真有如此的牢不可破，那美國和歐洲國家所發動的波斯灣戰爭，就無法在阿拉伯同盟國家的協助下擊垮伊拉克的海珊。伊斯蘭世界已經經過不斷的劃分與再劃分，而不再是一個一統的世界，所以國家能掌握文明去執行政策，卻無法再藉著文明去掌握國內的一切。<sup>200</sup>以高加索地區為例，當地的區域衝突與其說是東正教與伊斯蘭教的爭端，不如說是基於不同種族所引起，所以杭庭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並不能適用於所有的地區。

但是 Fouad Ajami 也認為國家不應包含在宗教之下，反而是宗教應含於國家體系

---

<sup>199</sup> 黃裕美譯，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擊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頁 421-447。

<sup>200</sup> Fouad Ajami, "The summoning,"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 4(Sept/Oct 1999), pp.10-15.

之下，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才是國家的支柱，而這些中產階級大多採世俗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們要的是生活條件的改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領土擴張，甚至要求國家以鎮壓極端分子的方式，來保持繼續維持生存的社會秩序。而在亞太地區中的觀察中也和杭庭頓採取不同的觀點，認為在亞洲地區，各國國家都忙於提昇自己的經濟環境，並不存在文明衝突的現象，中國的古文明早已消失，而回教國的印尼並不與回教世界搭上線，所以亞太地區只有利益衝突。在一般人內心抱持的觀點是超越宗教的隔閡，國家體系的權力與平衡是追求幸福的手段。文明及其真義會繼續永存於世，但卻是國家控制著文明，而非文明控制著國家，相互追尋利益的國家才是衝突的起源，文明並非決定的因素。只有社會帶給國家有利益的情況下，國家才會正視種族、血緣、宗教等文明的存在。法國總統戴高樂曾言：「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201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被認為是文明衝突最著名的例子，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因為異文明間的衝突所起。其實世界上每一個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卻又自成一體的，但是全部的文化都可以放在同一個場景上，做為一個比較與對照，故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在美國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接受訪談而結集的書《9-11》當中，則以實際省思檢討了美國的國家暴行，美國成了「國際恐怖主義」名列前茅的要犯。<sup>202</sup>從十七世紀開始，科學、政治、思想、工業的革命陸續開展，西歐基督教文明也逐步的蛻變為現代文明，在經濟、軍事力量的外速活躍下，其向外擴張的動力更為強勁而銳不可擋，在近世基督教文明的精神面成了資本主義的內涵，而現在全球文明的內涵乃是以資本主義為核心。所以說要把九一一事件說成是美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間的文明衝突未免太牽連，畢竟真要論述，並不是美國厚愛以色列，也不是美國與伊斯蘭教有深仇大恨，而是美國捨不得石油利益，更不願石油讓中東各國，尤其是反對它的國家更強大或是有更強捍的政治體系出現。所以說是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與伊斯蘭

---

<sup>201</sup> Ibid.

<sup>202</sup> 「全球化專輯」，博客來書局網站，<http://www.books.com.tw/>，2001/11/30。

文明間的衝突吧！<sup>203</sup>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所收集的資料，民族與宗教衝突全部是明顯的象徵，但只佔 1994 年的主要軍事衝突的 3/31，而且許多的長期的民族與教派的衝突在近幾年也逐漸消退，不過仍有許多分析者相信這些爭鬥在未來數年仍會爆發。只是綜觀近年激烈的民族與宗教衝突，主要仍起因於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經歷了極度的經濟、政治、與環境壓力，所造成的中央國家權威的侵蝕或消失，尤其是在賴比瑞亞、索馬利亞等二次戰後才獨立的脆弱國家，其國家組織在貧乏的資源下，更是不容易處理人民居住的需求，與日益成長的人口要填飽肚子的慾望。在此種情況下，人民對無法滿足其基本需求的政府喪失信心，因而轉向更加傳統、親族關係的團體中去尋求幫助，而這個尋求的過程，在國家資源有限下，常導致團體間的競爭與衝突。尤其是近年激烈團體相互間衝突也起因於大眾傳播的普及與其他的民眾動員，這些競爭力量可以導致個人要求更多的自由與民主，但也可能導致民族、宗教和階級間的動員，常常因此造成不同社會團體間的摩擦與不和。例如印度的民族主義者精通於利用現代化通訊工具與政治組織，卻保持傳統的象徵與主題，以鼓動反伊斯蘭教的情緒，因而侵蝕了印度大半的非宗教政府。

所以當經濟、資訊、科技和國際事務的發展，都有所謂全球化的趨勢時，無論我們對全球化看法如何，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間不可能相互隔絕，東西方之間交往愈加頻繁，已經是當代世界一個基本事實。不同文化即不同傳統、不同觀念價值，必然面臨如何處理互相之間關係的問題。在文化理論上，我們可以看見兩種似乎截然相異的選擇。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衝突，視為未來世界無可避免的危機。他尤其認為伊斯蘭文化和東亞儒家文化有可能聯合起來，對抗歐美傳統文化。這種近乎危言聳聽的文明衝突論理所當然引起不少質疑和反駁，在二十一世紀，

---

<sup>203</sup> 陳方正，「在文明的邊緣」，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七期(2001年10月號)，(網站資料)。

至少在未來十年間，這種世界文明衝突的構想不可能在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sup>204</sup>

## 二、社會主義終將滅絕

許多的西方哲學與歷史學家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種西方文明，因為其他文明都會消失在歷史的灰燼中，或是匯入與融合於現代西方文明之中。美國政府及學界特別重視全球政治經濟與知識的領導，因為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國家，所以特別容易去實踐進步主義的一些簡單原則與精髓。再加上中產階級的興起，帶動了龐大的消費市場，消費者的主權開始獲得重視，使得財貨的種類與數量的自由選擇成為「民主抉擇」的基礎。此種抉擇與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官僚抉擇大不相同，戰後的日本和歐洲，和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幾乎都大量仿造美國大量消費及大型民主體制，雖然至今仍有些歐洲國家保留些許的社會主義傳統，但是大量的消費已支撐起社會福利政策了。<sup>205</sup>

而冷戰期間的東西方對峙，可謂是社會主義和新古典資本主義的代表作。二者都是以物質的平均分配與增加為其目標，只不過社會主義講求的是以國家計畫來領導一切，而資本主義則是以市場為依歸。隨著冷戰的結束，柏林圍牆的倒塌和共黨的垮台，一般人都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終將滅亡。著名的全國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海爾布隆納(Robert L. Heilbroner)在《紐約客》的著作中提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競爭已經結束，而資本主義已獲得正式的勝利。」可是大家都忽略掉了，許多的新觀點在那時點不斷產生，全球化和環境議題漸漸增加了重要性，而「文明衝突說」更是指明了一些衝突和戰爭的發生，都只是西方文明的內部戰爭而已。所以跳脫了過去美蘇為首的敵對型意識型態，在現實生活中，處處都有社會主義

---

<sup>204</sup> 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三聯，1986)，頁 2-7。

<sup>205</sup> Eisuke Sakakibara, "The End of Progressivism: A Search for New Goals,"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1995), pp.71-78.

的影子存在的。去建立一個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是否是唯一的終極目標呢？這是沒有人敢斷定的，像中國大陸就實行屬於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俄羅斯、越南、印度和緬甸等國家也都有社會主義的精神存在，他們的成效雖然不能馬上下定論，但卻都代表了他們尋求適合自身的做法、目標與方式。<sup>206</sup>

其實社會主義大體而言是指一堆內容紛雜的政治理論與運動。社會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 19 世紀初的法國，而社會主義的思想卻是更早於其概念的產生，例如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sup>207</sup>便是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作。而社會主義的觀念和激烈討論乃始自十九世紀初的英、法等國。在 1820 與 1850 年代之間，最明顯的是出現了非常多不同且優秀的理論家，如聖西門(Saint-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歐文(Richard Owen)、布朗克(Louis Blanc)、和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以及許多次要的思想家。此社會主義的興起是由於工業革命的產生，即隨之而來的在手工業中薪資勞力之密集出現而來的。在大規模工作場所、工廠及機器出現之前，大部分人對社會重組的激進觀念都是「農業」的，就像盧梭(Rousseau)幻想中所建構的科西嘉共和國(republic of Corsica)一樣。社會主義的信條是企圖「組織」其社會，以基於更多或更少之中央控制、合作及相互性的有秩序體系，來取代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及大規模的貧窮。組織對於「社會問題」大眾貧窮及惡劣的都市生活條件提供理性的解決。大部分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是中產階級改革者，是欲藉著社會組織的改變而非慈善工作來改善貧苦大眾的「慈善家」(philanthropists)。<sup>208</sup>

而在 1847 至 1871 年之間，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對於社會主義理論做了激進的嘗試。他們抨擊前人的烏托邦主義，而不願宣傳社會改革的計劃。他們主張為：第一是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客觀基礎，社會主義就等同於無

---

<sup>206</sup> Ibid.

<sup>207</sup> 烏托邦指一個想像中的完美地方，由 Sir Thomas More 在 1516 年所提出。

<sup>208</sup> 「社會主義」，台大網路非同步教學課程網站，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cialism.html](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cialism.html)。

產階級與其消除剝削和壓迫的鬥爭，第二是階級鬥爭產生於社會生產的體系，生產力的發展及確保了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的客觀基礎，將剝削階級及其統治機器國家，予以推翻，將導引人民自治政府新時代的來臨，在此時代中人對人的支配將由對事物的管理所取代。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持革命和工人階級攫取權力的必要性，但是他們亦認知到全民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可能加速資本主義的滅亡。不過事實上全非如此。在 1870 至 1914 年之間，英國和德國發展出現代社會主義的制度化基礎。全民投票產生了現代的政黨——一個有一些支薪幹部的經常性機器，其任務是動員選舉人大眾。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後來成為德國社會主義的主力，這並不是因為它尊馬克思的理念為其正統黨義，而是因為其在帝國議會(Reichstag)的競選終能有效且提早開始進行部署。在英國與德國，大規模的工業生活方式伴隨著工會主義的成長。英國工黨的成立就是要加強工會的議會代表性，而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之間的聯繫也是同樣密切。所以任何一個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作為一個大眾選舉的政黨以及勞動聯盟的政治代表，就必須將歐洲「舊左派」的民眾暴亂政治貶抑為虛有其表的無能。即使是恩格斯也不得不對此情勢做一讓步，而伯恩斯坦(Edwin Bernstein)所做的只是將此一結論推向邏輯的極端。伯恩斯坦所著《演化的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 1899)首次表達了以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抵抗社會主義之明白主張，此書以不斷爭取明確可及的改革來取代「革命」的目標。另外有些人，如考茨基(Karl Kautsky)，則主張工人可以藉由國會中的或合法的手段在社會體系中造成革命的改變。<sup>209</sup>

除了大眾政黨和工會以外，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出現也是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制度性助力之一。在 1870 至 1914 年之間的英德兩國，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都提供、施行、並組織涵蓋漸廣的活動、大眾教育、社會保險、公共衛生、污水處理設備和電燈照明等等。這種對大眾需求與公用事業的管理給社會主義的主張與實踐提供

---

<sup>209</sup> 同前註。

了另一個基礎。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有意識的企圖介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施政中，並試圖形成一個具有形塑「大政府」的範圍和性格之能力的知識份子聯合核心。費邊主義立場的成功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Guild Socialists)及其他持反國家者(anti-stastist)學說的失敗恰成鮮明的對比。雖然經由優秀的思想家如科勒(G.D.H.Cole)等全力的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在 1920 年代初之前已告死滅。同樣地，英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也在同一時期衰滅，但是制度化的工會主義卻仍存留並盛行。<sup>210</sup>

雖然社會主義曾被認為完全是一個歐洲的現象。但是美國的社會主義，在美國社會黨(American Socialist Party)初形成的 1901 至 1912 年間有相當可觀的成長，但在其後卻經歷了萎縮的過程，以至於到了 1936 年其黨員只剩下七千多人。此一失敗可歸咎於許多原因，然最重要的是，美國工會主義的性格使得想要在一個團結的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政黨間，建立起如德國、美國那樣重要的聯繫是不可能的。所以社會主義是先進工業主義的副產品，不過從美國的例子看來，它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sup>211</sup>

而今日的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一個由生產工具全球旋轉所驅動的資本世界擴張的時代。這種體現「圓工具」的機械化發展，是由人類生產活動的階段性決定的。資本的增殖方式，以其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在與主觀性計劃經濟較量的半個多世紀來，輕而易舉地在東、西方分界線上撞倒了柏林牆，在蘇聯紅場上推倒了列寧塑像，最終宣告了反資本世界擴張秩序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其實早在 19 世紀的歐洲，當以蒸汽機為動力的機械化圓工具革命、推動了資本的原始累積、並開始向世界擴張的時刻，馬克思這位富有批判精神的人，就深刻地經驗了這一過程的殘酷現實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於是在批判、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現實基礎上，開始以救世主的心態，設計「解放」人類的主觀性革命方案，即用暴力的方法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所以就有了《共產黨宣言》，有了《巴黎公社》，有了《華

---

<sup>210</sup> 同前註。

<sup>211</sup> 同前註。

沙條約》。這種意在顛覆資本經濟秩序與政治制度、憑主觀設計方案形成的理論與實踐，導致了落後國家的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從歐洲徘徊而來的「幽靈」，不過就是資本主義世界擴張過程中的哲學反題。它是基於人們的良好願望，試圖憑藉意志力量、來拒絕資本自然擴張過程中的野蠻與殘酷的主觀性實踐。<sup>212</sup>

然而，資本的生產與價值增殖方式，乃是機械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它受制於工具革命的驅動，注定要通過一種殘酷無情地「從土地上分離農民」和「勞資對立」的方式來推動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現代化、社會管理方法的現代化和文明發展成果的現代化的。世界現代化的過程，就是資本擴張全球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不受人們主觀支配的客觀過程。資本主義擴張，在「勞資衝突」、「生產剩餘」等貌似浪費的假象下，貫徹的是順自然、合人性、用競爭推動發展的「節約法則」；而「社會主義」實踐的錯誤，恰恰正在於它試圖憑藉暴力來結束資本的擴張方向，用意志來設計經濟運行軌道和政治遊戲規則，在「均等」、「計劃」等控制下，走的是徹頭徹尾的反自然、逆人性、扼殺競爭的浪費道路。結果，「社會主義」實踐不僅無法借「輸出革命」來逆轉資本擴張的全球化趨勢，反而導致了自身的衰敗與腐亂，連內部的聯盟都維繫不了。資本主義沒有「垂死」，社會主義倒是早洩了。這種從頭腦誕生的「共產幽靈」，在與從自然誕生的資本擴張對抗中，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自身失敗的命運。這就是主觀性的共產主義為什麼要在全球走向沒落的必然性。如今，馬克思主義的遊戲規則，沒有哪個政府能循規蹈矩地玩下去了。<sup>213</sup>

畢竟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只能是這個現實階級的現實鬥爭的結果，而不可能是某個理想階級的想像的、假想的鬥爭的結果。這個階級在通常情況下，首先就其思想覺悟而言對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還沒有作好充分準備。所以它需要一個自覺

---

<sup>212</sup> 牟傳珩，「只有放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為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獻禮』」，民主論壇，<http://www.asiademo.org/2001/06/20010629a.htm>，2001/06/26，(網路資料)。

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因此，20 世紀末資本主義的基本發展趨勢就是生產力的國際化。儘管存在著種種國家的和意識形態的阻力，生產力的國際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本的國際化和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在今天，700 家跨國公司控制著世界市場。它們使任何一種國家政策，使任何一種侷限於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的抵抗失效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至少就長期而言，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有必要和有可能復興的客觀基礎。要麼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建立，要麼是死亡。要避免威脅著我們的災難，社會主義世界聯邦是唯一可能的未來解決辦法。生產力和資本的國際化是 21 世紀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而且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將來既不會有「後工業化社會」，也不會有「計算機社會」，既不會有「知識權力」代替資本權力，也不會有無產階級的衰亡。<sup>214</sup>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社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發展下所產生之物，而且代表著一種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只要資本主義存在，社會主義就不會滅亡，不過前提是社會主義須隨著資本主義的變化而變化。以歷史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曾經是一種非常先進的制度，對推動社會的進步產生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作為一種社會體制，資本主義卻有其內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最大的弊端即是不平等和生產效率的降低。不平等的方面造成了財富的兩極分化，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又導至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社會化間的矛盾，又導至生產無效率的狀態，降低了生產率，因而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因此追求平等和效率一直是社會主義者心目中的兩大基本價值。<sup>215</sup>

社會主義的的最大特徵即為「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爾後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就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區分的主要標誌。而與公有制一致的經營體制就是計劃經濟，這種經濟的特徵就是由各級行政當局制定生產、銷售、分配 等計畫，產品的價格並非由市場機制所決定而是由行政當局決定。這種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在實踐中曾

---

<sup>213</sup> 同前註。

<sup>214</sup> 同前註。

帶給社會主義國家很慘的災難，甚至被認為是原來的蘇聯共和國、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的主要禍首。只是這種說法遭受到許多的西方社會主義學者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此種高度極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生活的民主化，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傷害了勞工工作的積極性，最終在經濟上導至生產效率的低落，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再則此種計劃經濟必定會產生嚴重的官僚、特權主義和命令現象，反而變成獨裁專制的經濟基礎。所以社會主義並不同就是計劃經濟，而應用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也不同意於集體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將市場和公民社會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自治行為，並保障公民有比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更高水平的社會決策參與。只是這些已是社會主義的「最高理想」，並不見得就一定能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實施。所以蘇聯共和國、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雖然很多人拒絕承認它們是社會主義政權，只因怕一承認就認定了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隨著資料和認知的逐漸增加，已有許多的人開始改變這種觀點，只是他們承認的，仍認為這是一種不完全、變形的和失敗的社會主義形式。<sup>216</sup>

而 1990 年代的西方社會主義不僅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存在著一種曖昧不明的關係，也與當今的資本主義有著微妙的牽扯。對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者來說，資本主義無法克服貧富差距擴大、剝削、壓迫、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別的不平等，也無法解決生態環境的惡化等社會弊端，所以最大的禍首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應建立一個生產資料為社會共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消除上述的負面現象。但在另一方面，這些社會主義學者不僅沒有徹底推翻現存資本主義政權的決心，而且還主張學習和保有資本主義的一些實質性要素，如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多黨政治與代議民主等。所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兼容的，資本主義是可以與社會主義和平相處的，兩種主義間的本質界限就變得愈來愈模糊了。而且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已經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有三種很明顯的形式，第一、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所建

---

<sup>215</sup>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 7。

<sup>216</sup> 戈爾巴介夫等著，*未來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經濟出版社 1994），頁 204。

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使落後國家的千百萬勞工的政治經濟地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二、已開發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通過合法的選舉途徑而上台執政，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顯著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狀況。第三、社會主義力量但沒有掌權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迫使資產階級政權做出重大讓步，推行福利國家等政策。在西方的已開發國家，社會主義力量最大的成功即是福利國家政策的執行，只是福利國家政策這種帶有平均主義的規定雖改善了低下層國民的生活，卻也產生了很大的消極作用，不僅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更嚴重的是助長了人們的怠惰心理，大大降低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sup>217</sup>

周新城在《東北財經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著文指出，在任何社會裡，經濟關係都要凝結為各式各樣的制度，用以體現社會經濟關係的是社會基本制度，它在制度系統中是決定性的、第一位。體現組織關係的是具體的經濟體制，它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因而是從屬的表現。從經濟上講，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第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第二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第三是生產成果按勞動分配，消除了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些都表明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的經濟關係，反映到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除了基本制度外，還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它所反映的經濟關係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們出現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是屬於現象層次的，是反映制度本質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具體表現形式。<sup>218</sup>

在過去，人類曾經嘗試選擇的另一條路，就是以超越一切個體自由意志的公權力，剝奪個人的選擇自由，代位進行一切選擇，決定社會與個人應循的方向、具體的指標、乃至執行的方式，並且強以人意判定努力的成果該如何分配。這樣荒謬不倫的機制儘管打著「社會正義、抑強扶弱」的招牌，卻讓國家效率嚴重受損、全民福祉普

---

<sup>217</sup>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 29。

<sup>218</sup> 周新城，「必須區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華文摘*，第 1 期（2000），（網路資料）。

遍下挫，整個社會前進的腳步乃停滯不前。共產社會即是向這一條道路推進到極限的樣板，而高揚社會主義以抑制自由選擇的種種變體，就是或多或少折衷妥協的組合物。但不論其純度如何，這些挾公權力以壓制市場運轉的模式都無法逃避一個心腹大患，那就是如何讓獨佔大權的政府其效能不致過於低落，以及更可怕的，如何讓掌握絕對權力的政府不致絕對地腐化。兩個世紀的活體實驗，證明以人類的智慧完全無法逃避這樣的大患，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的解體、開發中國家紛紛放棄計畫經濟與公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而走向自由開放的道路。顯示已從殘酷的教訓中領悟到，偏離正軌的歧路，無法走到它許諾的天堂。而正是這數十億人幾乎同時覺醒而回歸正途，在冷戰結束後掀起全球由割裂封鎖走向凝聚整合的所謂全球化浪潮。但是一個存續兩個世紀、全人類中絕大部份深受其影響的實驗，當然不可能輕易地從人類的生活中被連根拔除；它會一次又一次地掙扎、反撲，期望透過某種調整、讓步，全新包裝，再獲得人們的認同與支持；到底，自由經濟的正軌一直存在著許多缺陷，而人類對理想社會的嚮往，也永不會止歇，只要高舉一些美麗的旗幟，鼓動內心深處的熱情與希望，永遠可能掀起一時的熱潮。儘管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我們並不需要拋棄正軌，走向其他道路，事實上也沒有他路可循，但是並不表示我們可以自滿於既有的道路。我們永不能忘記，正是自由市場的種種缺陷，推促許多有智慧、有熱情的人士衝向其他道路。尤其在全球於短期間內驟然融為一體時，數量極其巨大的廉價勞工將在全球各地製造失業潮、過剩的產能、通貨緊縮的壓力，以及在勞動與資本之間日趨不平的所得分配。<sup>219</sup>

只是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國家經濟調整問題的焦點在於：全球市場運作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能否靠恢復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來解決。批判全球化的一部分人認為必須如此，因為要消除貧窮只有採取刺激需求，也就是說採取擴張性的總體政策才行。可是，形勢已經變了。在二次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得以盛行，其原因為當時

---

<sup>219</sup> 「一直只有一條路！」，經濟日報，2002/04/18，(網路資料)。

資本主義經濟只有進行從上而下的調整才能避免從下而上的崩潰。通過「福利國家」等措施刺激需求的總體政策，果然導致資本主義將近三十年的穩定繁榮。七十年代後之所以非變不可，則是因為利潤率的下降使資本不能繼續擴張。於是在向「福利國家」制度開刀的同時，促使生產過程國際化、信息化，資本主義又經歷了一次調整。現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大致已回復到六十年代的水平，生產力在發展，貧富差距的拉大是調整過程中的現象，與戰後爭取恢復時期的情況不一樣。簡單地回到過去的政策而不顧及調整的需要，豈能解決問題？在 1912 年，馬克思主義者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她的名著《資本累積》中曾說，資本主義可以靠向非資本主義空間的擴大而生存，直到空間用盡，危機到來。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斯維西(Paul W. Sweezy)在 1997 年時指出，「今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提出一個新課題，即資本主義靠空間的擴大能否長期生存且繁榮？」他認為盧森堡的論斷是資本累積過程導致的結果，全球化不過是現象，問題還是取決於資本的累積過程是否有繼續發展的餘地。所以資本增殖過程的全球化正是資本累積過程的新發展。冷戰期間的兩極體制的崩潰為資本主義的擴張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而也為資本累積過程的新發展創造了條件。資本主義全球化要求把改造進程繼續下去，不容走回頭路。因為它只會為下一階段的發展開辟新路。<sup>220</sup>

### 三、小結

在過去的強權統治者乃是採用強勢的手段，把文明強加在其他人身上，是建立在所謂的依靠優勢的相互關係的基礎上。因此常常把其他的社會和群體、征服地等整合成一個整體。用另一種說法來說，就是強權統治者的文明價值觀和利益就是要求他人，心甘情願的服從「超越」原本的法律和制度的權力。但是現在是人類的歷史上，每個人自己可以選擇對世界實施共同管理，而不再是依靠相互之間鬥爭的輸贏來決定

---

<sup>220</sup> 陳魯直，「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轉折」，香港大公報，2000/08/23，(網路資料)。

誰來支配世界。長期以來世界的單向文化和政治交流已經結束了，最終將使一個民族或文化更願意承認和接受其他不同的文化，並逐步的把圍繞著一系列共同價值觀的合作當做是一種可能且必要的需求。<sup>221</sup>

自兩百多年前即存在的民族主義，有人認為它是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 等，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另一種的宗教型式，更有人認為民族主義跟家庭、親屬、部落的形式有很大的關係。借用 150 年前的社會學家韋伯的演說，雖然那時的德國有政府腐敗，文盲太多等缺點，但是德國的民族國家縱使有這麼多的缺點，但也許在 1000 年後德國能後躍上枝頭變鳳凰，然後回後看那時的落後，來彰顯後代的榮耀。韋伯並不知道 1000 年後的德國還在不在，也不知未來 1000 年後的樣子，但是他希望他的後代視他為一個值得尊敬的祖先。這就是民族主義與政治、宗教最不同的地方，不但關係著過去，也關係著未來，甚至是未出生人的後代，所以民族主義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它不僅回顧歷史，同時和將來也有很大的關係。福山認為，一、民主國家之間並不打仗，因而存在一個民主的「和平區」，這已在世界上存在。二、通往民主之路是發展經濟(這兩者之間密切相連)。三、發展的辦法是盡可能全面地和全球化經濟結合起來。如果全球化經濟結合的結果是破壞穩定，以上的三段論就受到威脅了。但是起碼可以作一個似乎言之成理的反駁：九十年代出現的金融不穩 歐洲貨幣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和巴西金融危機 證明全球金融體系中存在問題。<sup>222</sup>

## 第二節 認同失落重構

大約在 17 世紀起，歐洲開始在思想意識、軍事力量、航海技術和經濟發展等方

---

<sup>221</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51。

面起過了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的此種驚人轉變促使它把新的制度傳播到全球各地，並且引發了我們所稱的「現代性」<sup>223</sup>的一種新的現象，這正是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邏輯起點。當一些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和宗教教義的四處傳播，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sup>224</sup>就開始啟動了。而歐洲過去雖處在四分五裂的王國和貴族封地，但仍在基督教體系下保持著相當平靜的生活，並在 17 世紀開始與其他文明國家建立起多重關係，中東的伊斯蘭國家的興起和擴張，逐步把伊斯蘭教影響擴展到了北非和南歐的部分地區，在西元 962 年，一個基督教國家聯盟—神聖羅馬帝國的形，也是為了保護基督教國家免受外來攻擊而結合的。伊斯蘭教對技術、科學、政府集權的建立，以及農業的革新，特別是灌溉系統方面有著重要貢獻。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長期衝突，特別是在伊斯蘭教控制中解放出來的巴勒斯坦地區，埋下了相互不信任和誤解彼此文化的不定時炸彈，彼此的關係至今仍很緊張。但是歐洲的經濟和貿易也依賴著其他文明間的連繫，黃金——歐洲最重要的資源，乃是羅馬帝國時期由阿拉伯人，從西非的礦山穿越撒哈拉沙漠運到歐洲的。西班牙為了開僻白銀進口的管道而佔領南美洲。歐洲商人為了貿易而把商品銷售到東方。這些貿易行為正是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動機，殖民地的征服也隨之而來。<sup>225</sup>

## 一、以巴衝突乃為私利

古希臘作家歐里庇得斯(Euripides)早在公元前 431 年就說過，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失去祖國更痛苦。然而在保護人們免受這種痛苦方面，世界並沒有任何的進展，只因 20 世紀可說是難民層出不窮的世紀。我們很難去準確估算全世界難民的數量，只因難

---

<sup>222</sup> Francis Fukuyama 撰，「亞洲經濟成敗背後的文化根源」，香港大公報，1999/6/21。

<sup>223</sup> 1942 年哥倫布遠航到美洲，成為開闢現代時代的重要標誌。然而現代性的發展一直到了 17 世紀才獲得具體發展。它包括了質疑精神的增長、追求理性、效率和實証知識，以及在尋求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重視物質的信仰。現代性的建設最終促進了科學的迅速發展，並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獲得頂峰。

<sup>224</sup> 與羅伯森(Robertson)所提的微型全球化為同一性質的。主要局限在缺乏全球意識，沒有充份發展科學推理以及效力強力並處於中心地位的民族國家體系。

<sup>225</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62-63。

民這個名詞在一般人的談話中使用的範圍極廣，但在國際法中卻使用的很準確。一般說來，那些尋求避難處所的人，都可以視為難民，因些廣義上難民可以認為是因為自然災難、戰爭或內戰而被迫離鄉背井之人，也可以指那些受到宗教或是種族迫害的受害者，總而言之所指的難民就是指無法承擔責任事件的個體。<sup>226</sup>難也！難也！是災難也是困難。

公元前幾千年，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伽南人就聚居在巴勒斯坦及其周圍的地域，古稱「伽南地」。伽南人一直是巴勒斯坦最早的主體居民。公元前 13 世紀，伽南人的後裔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海地區建立國。而在 13 世紀末葉，由猶太民族組成的希伯來部落陸續前往此地定居，也建立了帶部落色彩的原始國家。及至公元 70 年，古羅馬軍隊占領了耶路撒冷，逐殺猶太人。到公元 135 年，猶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開始了歷時近 19 個世紀的流亡生活。這一史實標志著，以色列作為古代的一個國家實體已經灰飛煙滅，徹底滅亡。19 世紀末葉，歐洲出現大規模反猶主義浪潮。猶太復國主義思潮也因此興起。1881 年，俄羅斯籍猶太人醫生平斯克爾出版了《自我解放》一書，提出了建立猶太民族國家的想法。1896 年，匈牙利猶太律師赫茨爾新著《猶太國》，完整闡述了猶太復國主義思想。1897 年 8 月 29 日，在瑞士巴塞爾召開了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排除了阿根廷、南非和烏干達等作為猶太復國的選擇目標，最終把巴勒斯坦作為猶太人回歸故土的尋根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勒斯坦淪為英國的委任托管地，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外交大臣貝爾福(Arthur Balfour)致信給猶太復國主義聯盟，聲稱：「英王陛下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加以實現。」此信後來被稱為《貝爾福宣言》。中東的戰禍和災難也由此埋下隱患。從二次大戰前到戰爭爆發，隨著納粹德國的反猶、排猶運動，約 50 多萬猶太移民湧入巴勒斯坦。二次大戰結束後，曾遭納粹囚禁的猶太人紛紛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為了不開罪阿拉伯國家，英國曾對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數量進行限制，但遭到在

---

<sup>226</sup> 同上註，頁 297。

中東急劇擴張勢力、排擠英國地盤的美國的反對。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英國決定從巴勒斯坦抽身，將巴勒斯坦問題交由聯合國裁定。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181號決議，規定1948年8月1日之前，結束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地位並撤出軍隊，並在兩個月後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個國家，即阿拉伯國和猶太國。根據這項分治決議的藍圖，將巴勒斯坦的43%且貧瘠的部分劃分給有120多萬人的阿拉伯國，而將較富饒的57%的部分劃分給僅有60萬人的猶太國。決議是否公平顯而易見。換言之，如果在幾千年滄桑巨變中，那些淹沒在史海中的大小國家統統得到復國權利，那世界將要亂成什麼樣子。<sup>227</sup>

而在1991年10月，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開了中東國際和平會議，決定在美國和俄羅斯兩大國的主持下，以土地換和平的原則來解決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的爭端，中東和平進程從此正式起步。中東和談的範疇包括雙邊的巴以談判、敘以和黎以談判，主要解決歸還被占領土和實現阿以之間的和平與安全等問題，多邊談判由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有關方面與以色列共同參與，主要解決共同利用中東水資源和經濟合作等問題。但所有問題的核心和要害都是如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1993年9月巴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簽署了關於巴勒斯坦自治的協議。協議規定以色列在到1998年的5年間，分階段地撤出以色列占領的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90%以上的巴領土，猶太人定居點和耶路撒冷等棘手問題留待以色列撤軍後的最後階段談判解決，巴自治階段結束後將導致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由於以色列以各種藉口拖延從被佔領土地分階段撤軍，致使關於巴勒斯坦建國和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最終談判無限期拖延。其他的有關協議也盡被以色列束之高閣。不僅如此，自1967年以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建立了約200個猶太人定居點，安置了幾十萬猶太移民。僅在以色列現任總理夏隆(Ariel Sharon)執政的一年多的時間裡，以色列就在巴控區新建了34個定居點。與此同時，幾百萬流亡在阿拉伯國家和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

---

<sup>227</sup> 「巴以衝突因何而生」，人民網網站，2002/04/03。

難民極其子孫後代，回歸故土和期盼祖國新生的夢想，一次又一次被以色列的坦克、飛機和大炮炸得粉碎。失望乃至絕望的情緒在長期的壓抑中爆發，匯成反抗以色列佔領的怒濤。最近一輪、也是最激烈一輪的以巴衝突，始自 2000 年 9 月，導火線是夏隆對伊斯蘭聖地 - 耶路撒冷的阿格薩清真寺的廣場進行挑釁性的「訪問」。2001 年 12 月間，以色列以旅遊部長澤維被巴人刺殺為由，要求阿拉法特交出疑犯，並派出軍隊包圍了阿拉法特在拉馬拉的總統府。以色列在「囚禁」巴領導人的同時，以軍也大舉侵入巴控區，搜捕「恐怖分子」和搜繳武器。巴方則譴責以色列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濫殺無辜，並嚴重踐踏了巴主權。至今歷時約一年半的以巴衝突，已經造成 1500 多人死亡，幾萬人受傷，死傷的絕大多數是巴勒斯坦人。這一過程中，哈馬斯和聖戰者等主張恢復武裝鬥爭的巴激進派勢力日益增強。2002 年 1 月間，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認為：「不論是暴力襲擊還是濫用武力，都不能實現和平的目標。以巴雙方應共同努力，推進和談大局。」巴拉克還指出，「搞掉阿拉法特將給中東局勢的所有方面帶來不可預見的嚴重危險。夏隆一面奢談和平，一面摧毀巴勒斯坦人的民居，殺戮巴勒斯坦的婦孺和老人，這是阿拉伯世界和世界人民所不能接受的。」<sup>228</sup>

所以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從 93 年的奧斯陸協議、98 年的懷河協議，乃至 2000 年的大衛營協議，似乎曾為互不信任的雙方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識。而在 2001 年發生來的以、巴流血衝突，則肇因於現任以色列總理夏隆於競選時，率領一群激進份子到阿拉伯人的聖山耀武揚威。衝突自此急轉直下，愈演愈烈。巴勒斯坦人因為家園被毀、被佔，經濟上得仰以色列的鼻息，政治上又遭箝制，加上強悍的民族性，因此有強烈的建國主張。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分為「哈馬斯」及「法塔」兩大派系；雖然面對強敵以色列，這兩個派系卻鬥爭不斷。哈馬斯一向較為激進，而阿拉法特所屬的法塔則較溫和；但最近這二十個月的以、巴衝突，法塔所派出的自殺炸彈客，其數目甚且超過哈馬斯。在這種互相比較誰激進的氣氛中，其實卻賠上阿拉法特的國際形

---

<sup>228</sup> 同前註。

象。巴勒斯坦人甚至嘗試從伊朗走私一整船的武器，結果被以色列海軍攔截，加深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人訴諸恐怖主義的疑慮。<sup>229</sup>

以色列為一民主國家，採行內閣制，但其總理仍需經全民普選產生。而猶太人傳統上即意見百花鳴放，故政黨林立，致其執政黨從無多數政黨。因此其聯合政府經常受制於其他極端小黨(如猶太正教)的激進主張。而以色列的六百萬人口，有一百萬為阿拉伯人，除了不可當兵外，他們在國會中亦有相對比例的代表席位，其國會經常紛爭不斷，更加深猶太人於強敵環伺下的不安全感。這些年來猶太人認為和平，就是將阿拉伯人打得跪地求饒，才是獲得永久和平的唯一辦法。因此，沙烏地王儲阿布杜拉所提的以色列撤回 1967 年的疆域，以換取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政治承認；對猶太人而言是不但無法接受，而且不切實際。以色列掌握軍事優勢，外交上亦受美國庇護，但在九一一之後，美、以之間似乎有了外交上的齟齬。以色列總理夏隆於美國對阿富汗戰爭開打前，要求美國不可犧牲以色列的利益姑息阿拉伯人。而布希總統也馬上回應：「以色列沒有權利要求美國的犧牲來換取以色列的利益。」這種美、以間罕見的外交摩擦，本來對巴勒斯坦人是最好見縫插針的機會。但由於阿拉法特所領導的巴勒斯坦行政當局一連串外交上失敗坐失了良機。<sup>230</sup>

只是以巴和談乃至整個中東和平進程偏離軌道，固然有來自地區和國際間的若干因素，但更直接和更主要的還是美國近期中東政策的失當。美國是中東和談的兩主持國之一，尤其對以色列擁有無可替代的影響。必須指出的是，以巴談判凡遇挫折，美國總是偏袒以色列，將責任推到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的頭上。九一一事件前後，美國先是放鬆對中東和平的斡旋，對以色列盟友聽之任之，繼而又公然對阿拉法特施加壓力，令其剪除勢力坐大、難以控制的巴激進派勢力，並以延緩巴建國和美巴斷交兩大要害問題想要挾。儘管國際社會多方調停斡旋，但流血衝突仍在繼續。以巴雙方在

---

<sup>229</sup> 「強硬的以色列與矛盾的阿拉伯」，中國時報，2002/05/03，(網路資料)。

<sup>230</sup> 同前註。

物質和精神方面都遭受了重創，特別是無辜平民遭到重大傷亡。雖然以巴領導人都多次表示願與對方和解，走政治解決之路，但實際上是舊恨未了，又添新仇。多數分析報告則指出，在目前的形式下，以巴之間不會就和談爆出大冷門，局勢也不會失控或導致阿以重新開戰，但阿以雙方的敵對情緒空前激烈，使人痛切感到巴以問題公正解決的難度。可以預料，只要美國和以色列現政府不改變對中東和談的政策，巴勒斯坦問題就看不到解決的前景。<sup>231</sup>

因為自 2002 年初以來，美國本想藉著阿富汗戰役奏捷的聲勢，從反恐聯盟擴大為討伐伊拉克聯盟。可是以巴衝突的激化，不但使得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的中東串聯到處碰壁，連反恐聯盟的基礎也開始動搖。美國對中東的所有策略似乎都產生了反效果。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的中東之行也無功而返。外在的形勢相當不利。在冷戰時代，以色列是美國勢力在中東的橋頭堡。在美國的無條件支援和軍事、經濟援助下，以色列完全無須擔憂它的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美國阻撓了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列撤軍的每一項決議的執行。美國明知屯墾區的建立違反國際法，卻一再阻撓安理會要求撤除的決議，為以色列的政策護航。以色列的回報是忠實維護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與蘇聯支援的敘利亞抗衡，幫助美國壓制黎巴嫩、約旦和巴勒斯坦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冷戰前以色列還與美國合作，發展和試驗新武器，以色列的飛彈射程可達蘇聯。毫無疑問，在冷戰時代，以色列是美國的一項資產。可是在冷戰結束後，這項資產已逐漸變成一個負擔。南非恢復了多數統治，拉丁美洲國家也走上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往的意識形態的鬥爭變成了明日黃花。如今，埃及、約旦與沙烏地、科威特一樣，都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已成為美國進一步改善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絆腳石。這個政策不但使美國在聯合國變得孤立，而且造成阿拉伯國家的離心。這是有違美國國家利益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僵局若不解決，反恐聯盟恐怕難以為繼，極端行為必定會東山再起。對於絕望的人，窮兵黷

---

<sup>231</sup> 「以巴衝突何時結束?」，人民網網站，2002/02/07。

武的鎮壓已不會使他們感到恐懼，只會使他們更加奮不顧身。以色列人已親嘗了這個苦果。美國的大城市若再受到恐怖攻擊，不知又要付出多少人命的代價。在中東問題上，以色列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負擔。美國的政策確已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sup>232</sup>

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美國的、猶太的、強勢的觀點切入，猶太人無庸置疑地被同情，相對地巴勒斯坦伊斯蘭教徒應該被口誅筆伐。但從一個民族解放的、回教的、弱勢的觀點來看，就會漸漸的去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畢竟巴勒斯坦人八百多年來的家園，被一支於一千多年前曾在此居住的民族所強奪。美國在各方面的成就均主宰了整個世界的運作，對於以巴衝突也是如此。只是從一個統計數據，以色列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的公司總共有七十九家(僅次於美國及加拿大)，就可以知道猶太人在美國的政經界中非常有影響力。在美國國家的發展受限於猶太人的實力，而巴勒斯坦人對美國毫無影響力和重要性來看，我們應該直接去接觸阿拉伯世界，而非透過西方世界的描述來達到對阿拉伯世界的理解。我們應該客觀的而非主觀地瞭解為何阿拉伯世界稱自殺式炸彈的攻擊者為 martyr(殉教者)，而布希總統卻稱他們為 terrorist(恐怖份子)。只是美國的中東政策必須前後連貫且長時重新維持平衡，所以布希政府如今面臨更艱難的考驗：讓以巴重回談判桌。因為美國若不強令以巴結束緊張的軍事對峙，美國和阿拉伯、伊斯蘭教世界間將產生「一道深深的裂痕」。

而真相是國家安全口號下的受害者。當以色列士兵的所見所聞被西方報紙刊載、以軍大屠殺巴人的事實被揭露，以色列軍方強化管制以國主流媒體暨其所屬網站。從一些夭折的原始報導裡，只能窺見一點點真相：夏隆的聲望下降超過 30%；反戰示威頻起，青少年反戰的聲音愈趨熱烈；以國役男拒絕到佔領區的運動正擴大，千人公開抗命。在「勇敢的去拒絕」，一個以色列和平組織的網站中，就有四百二十七名軍士兵公開反對到佔領區服役。烽火中的軍人公開反戰，理由簡單而強烈：「他們

---

<sup>232</sup> 「以色列已從美國的資產變成負擔」，中國時報，2002/05/12，(網路資料)。

的國家過去三十五年來在加薩走廊和西岸地區的佔領行為是非法的，這片土地遲早該回歸巴勒斯坦。」他們反對非民主的軍事決定，即使這個決定以國家之名為號召，來自民主政府。有三十六名公開拒絕前往佔領區的軍官士兵，目前被關在軍事監獄裡。封建時，教會與君主以上帝之名殺人。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人類以國家之名殺人。國家，不過是人為組織，群體生活的手段，有權者為了統治需要，把國家神聖化，以國家安全為號召，以團結的口號遮掩社會問題，軍事的現代化，更讓國家成為史上最強大的武力集團。以國軍人的反戰聲音，提醒世人：「國家的出現，屠殺的生命遠多於其拯救的生命」。

其實從 1950 年開始，猶太人就將猶曆一月，即所謂「尼散月」(Nisan)的第廿七天，它相當於 2002 年的 4 月 9 日訂為「猶太大浩劫紀念日」。全球猶太人都在這一天舉辦各項紀念活動。昔日的納粹在「大浩劫」裡使得六百萬猶太人慘遭屠戮，這是世人對猶太人的負欠，而猶太人即頂著這種「受害者的光環」一路行來。過去六百萬人的慘痛代價，使得世人對以色列的一切作為都有著贖罪式的寬容與諒解。美國重要歷史及心理分析學者史托齊爾(CharB. Strozier)在《啟示錄：美國基本教義的心理學》一書裡就已指出了後來被證明為真的預見。他在書中指出，自 1948 年猶太人復國後，猶太教的某本教義遂在以色列和美國大盛，它在諸如瓦烏德(John F. Walvoord)、達比(John Nelson Darby)等人倡導下，將猶太教典以及《舊約》裡的各種先知書本質化，相信猶太人的復國，乃是善惡大戰的開端和預備，這也就是所謂的「猶太人再聚運動」(Ingathering Movement)，它乃是猶太人為了復國熱情而推展出的意識型態建構，但它在本質化後，即成了一種基本教義派的頑強信念，於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被妖魔化和邪惡化。史托齊爾教授並指出，在猶太基本教義派的先導下，美國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基督福音教派也日趨基本教義派化，善惡二元論，將異己快速貼上妖魔的標籤，遂日益成為一向開明多元容忍的美國社會之新思考方式。而美國和以色列兩種基本教義派的同步發展，業已使得兩個社會裡的「世界末日主義」(Endism)大盛。因而他遂提出警告稱，美國社會在過去的歷史上由於不斷遇到各種思想和運動

的衝擊，因而美國社會在傳統上非常具有化解衝突、兼容並蓄的多元包容心胸與能力，但隨著美以兩種基本教義的刺激，美國人的這種能力已快速的衰退。美國人愈來愈傾向於找善惡二元的廉價答案，也愈來愈不願意花費心思在「馴化」各種內外衝突上，而寧願動輒自恃武力用簡單方式試著解決問題，基本教義派的當道，使得美以皆有退化之虞。而今，以巴情勢的發展，終於證明了史托齊爾教授的預見。目前的以色列雖然不乏代表了猶太人裡一向高貴心靈的人道主義之士，因而已有許多精英後備軍官寧願冒著被判犯罪，但也不願被徵召去擔負鎮壓巴勒斯坦人的角色，但本質上，佔據主流的，仍是極右翼和猶太基本教義派這兩支合流的勢力。而以色列的酷虐嗜殺，已使過去猶太人死難六百萬人所堆積的「受害者的光環」被嚴重蛀壞，但夏隆政府卻對這個嚴重的問題毫無警覺之心，仍舊意欲托庇於美國基本教義派的偏袒與庇護，希望藉此而與國際壓力頑抗。這是以色列的豪賭，而以色列失敗的可能將多於勝利。而過去猶太人的死難代價也因而被糟蹋殆盡。<sup>233</sup>

由此可知巴戰爭情勢快速惡化，以色列已失去了它的「受害者的光環」；同樣的，由於美國的布希政府不能堅守住公平正義的原則，卻想藉著「九一一」所得到的「受害者的光環」，一意孤行的意圖將它的單邊主義推向極限，因此，隨著以色列「受害者的光環」開始褪色，美國由於「九一一」而得到的同樣光環，也開始失去了閃亮。以色列在經過半世紀後失去了希特勒大屠殺猶太人的「大浩劫」後的「受害者的光環」，而從「九一一」發生至今不過數月美國就失去「九一一」所造成的「受害者的光環」，這實在是個很值得一切世人思考的歷史哲學課題。人類的歷史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錯誤與不幸，因而在轉折中，總是有人犯錯，有人受害。由於世人判斷事務時，感情 - 尤其是對受害者的同情總是佔據了最大的比重，於是每當歷史轉折的時刻，「受害者的光環」這種感情的力量，總是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並發揮著主導歷史進程的功能。然而，「受害者的光環」在本質上卻充滿了弔詭性，它以過去人的苦難為憑藉，

---

<sup>233</sup> 「當『受害者的光環』漸漸褪色！」，中國時報，2002/04/15，(網路資料)。

因而對後人而言，乃是一種廉價的政治資本，由於它以感性的同情為基礎，因而在「受害者的光環」所到之處，所有的理性皆告緘默。因此，「受害者的光環」同時也是一個最容易被「寵溺」與「毀損」(Spoiled)的象徵式權力。於是，就在人們欣然享用先人們所遺留下來的光環和資產時，由於一切的理性都在「受害者的光環」前被關閉，光環變質後所形成的權力，也就反而會在缺乏理性下被蛀壞，使得昔日的受害者，在光環掩護下漸漸的變身為未來的加害者。「受害者的光環」是一種廉價的陷阱，在它讓一切行為都很容易變得自以為是的過程裡，它其實躲藏著邪惡可能由之而萌芽的種籽。以巴問題將如何解決，尚難逆料。但由美以這兩個一度擁有「受害者的光環」的國家，卻失去了光環。這已清楚的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受害者的光環」所帶來的權力非常容易被誤用，而這也顯示，受害與加害之間的距離，竟然如此靠近！<sup>234</sup>

其實有許多的伊斯蘭教徒是藉由戰爭和流血來達到部族化(retribalization)的目的。提出黎巴嫩化的民族國家就是指在文化與文化、人與人、部族與部族間相互對抗，即以許多的狹窄信仰思維為名的聖戰，去對抗人與人間的合作，還抵抗公民相互關係，以一種地域性的憎恨去趨動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伊斯蘭教聖戰的動機為：「戰爭不是一個政治手段，而是一個族群與自身目的認同的象徵。」如果認真去思考，其實一些小規模的戰爭的目的只是為了去突顯出國界的重要性，並確保地域的認同性，所以是用一種反民主的方式，利用部族化去反政治，達到一黨專政獨裁，或由軍事會議、神權政治的基本教義統治，去達到個人統治的型態。但是地球上的人們面臨著許多難以抵抗的結合，又陷入了一些突然分裂的狀態。以南斯拉夫為例，雖然在最近要求加入歐盟，但是它的國家內部逐漸在分裂中，印度、前蘇聯也都曾面臨類似的情況。長年基於領土與政治合法性的民族國家內戰，其看起來只是轉變成不同程度的發展而已。<sup>235</sup>

---

<sup>234</sup> 同前註。

<sup>235</sup>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9, No. 3(1992); pp.53-65.

只是猶太人人流離失所了一千多年，好不容易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東成立了國家。這對猶太人而言，是件很重要的事，從此全球的猶太人的認同就都落在了以色列。可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以色列，卻有了認同上的模糊，當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戰爭時，當以色列的總理夏隆以新仇舊恨不斷的攻擊巴勒斯坦時，以色列人開始有了不知為誰所戰的迷思，甚至曾經不惜犧牲生命也要捍衛國家的以色列人，也開始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這場戰爭該不該繼續，畢竟加薩走廊是巴勒斯坦所擁有的領土乃是不爭的事實，而歐洲也由過去被希特勒所屠殺的猶太人浩劫中，對以巴戰爭由同情轉為反對，甚至美國、歐洲各地都出現了反以色列的遊行，轉而支持巴勒斯坦。在資訊快速流通的今天，過去戰爭上所發生的事，傳到每個人的耳中都已是過去好久的事，可是現在只要哪兒有暴動，也許救護車還沒到，遠在世界的另一端已有實況的轉播了，再加上全球的知識水平的提昇，對事件的判斷不再由封閉式、主觀的價值判斷的媒體中得知，而是可以由實況去為自己做下決定，不再經過洗腦的過程。所以以色列的主戰不但激發了世界對巴勒斯坦的同情心，更觸動了以色列的年青一輩的價值判斷，而不再是登高一呼，全部的猶太人毫無二心的響應。

根據 2002 年 4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有 54% 民眾認為美國應靠邊站，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行設法達成和平協定；民調也顯示，布希總統的整體施政滿意度仍達 78%。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聯合進行的民調，有 70% 美國民眾肯定布希的外交政策 57% 民眾肯定布希處理以巴衝突的方式。這項民調顯示，有 49% 民眾同情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僅佔 14%。在 2001 年 10 月進行的類似民調顯示，美國有 52% 民眾同情以色列。調查顯示，60% 美國民眾認為以色列在以國軍隊最近進入約旦河西岸地區時，未盡全力避免無辜民眾死傷；但有 90% 民眾認為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可以做出更多努力，以遏止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展開的恐怖攻擊。民調顯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美國民眾比例已從去年 10 月的 55% 增為 68%。即使在比較同情

以色列的民眾當中，也有 63%主張美國應正式承認巴勒斯坦為獨立國家。<sup>236</sup>

## 二、歐洲極右主義抬頭

中世紀的歐洲是以地方認同為基礎而組成各種政治單位，其中也包括許多附屬城市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天主教堂和各種僧侶，因此它們常常都比任何民族的情感都還要強大。而現在，歐盟的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整合程度不斷加深，且在未來幾年計畫將成員國擴大到更多的國家，使得歐盟國家都同樣面臨著那些影響民族國家的種種變化。所以有人說也許歐洲未來會回到中世紀的那種以地方認同的觀念，而不再認同個別國家。像德國的各個聯邦正逐漸的擴大自己的獨立性，不再完全的聽從德國政府與外界的承諾，甚至努力建立屬於自己的外交連繫。其實各國民眾對歐洲一體化建設尚存惶惑、疑慮，以及政治體制落後使得這股新的、不同於傳統的保守政黨的右翼勢力發展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sup>237</sup>

在 1095 年，天主教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在法國克勒芒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對抗伊斯蘭教徒。十字軍東征動機繁多，其中最重要的當屬面對伊斯蘭教徒在文化上和軍事上捷報頻傳之際，肯定基督教和歐洲人的身分。烏爾班二世在克勒芒勉勵東征的十字軍說：「法蘭西人，你們必須知道，威脅你們和信徒的危機迫在眉睫。波斯王國的族人已侵入基督教領土。」烏爾班二世祭出查理曼大帝的精神，讓十字軍師出有名，成功地推銷他的觀點。查理曼大帝是統一歐洲的最後一位領袖，他統治的領土和如今歐洲聯盟的版圖相仿。歐洲在形成政治、社會和經濟聯盟之際，也同時嘗試在十五個頑固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共同的文化身分。就某種程度而言，這項意圖算是成功。這種爭取新共同身分的努力十分新鮮。而在 2002 年 4 月，法國極右派領袖雷朋(Jean-Marie Le Pen)高舉反伊斯蘭教移民大纛，在總統大選第一回合投票贏得第二高

---

<sup>236</sup> 「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多數反對繼續主導中東斡旋」，中央社，2002/04/23，(網路資料)。

票，獲得進入 5 月決選的資格，躊躇滿志，大有烏爾班二世當年的餘緒。

而現在當歐洲聯盟逐步趨向整合完成之同時，許多歐洲民眾也逐漸面臨一個主權遭削減，及越來越不舒適的世界，更導致老者及窮人之間產生一股焦慮感。據《紐約時報》報導，這股焦慮感也持續在滋長極右派勢力。「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歐洲研究部門主任塞法提說：「歐洲民眾對個人及國家認同這些議題都深感不安。人們感到一股無形勢力的入侵，太多移民遷入、歐洲聯盟、美國文化入侵等等。」歐洲民眾發現，在歐盟即將整合完成之時，他們的原本國家卻面臨死亡，隨這些改變而來的一股焦慮感也油然而生。例如比利時民眾可能會感覺，布魯塞爾當局可能不會如同以往一樣呵護它的公民。此外，歐盟當中一些冷冰冰機構也將主宰國家的貨幣政策，並為這些民眾制訂開車規則，及訂定食物衛生標準，甚至倒垃圾的方法。歐洲民眾除了犧牲傳統上所享有的這些自由外，還得面對移民現象。這些來自舊帝國殖民地，膚色較黑、年齡較輕、也更貧窮的移民在在增長歐民對犯罪問題的恐懼感。九一一事件之後，這股恐懼感又因為將恐怖主義及外國人聯想一起，而演變成對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的恐懼感。同時，「國際事務及安全理事會」主席克里斯托福·柏特蘭表示，歐洲國家的主要政黨卻都甚少論及這股焦慮感。他說：「這是政治方面問題。但我們並未提及移民及犯罪這些議題。因為既得利益階級假裝把這些議題看得不很嚴重，或者，如果提出這些議題，會被與法西斯份子畫上等號。」法國極右派「國家陣線」領導人雷朋，就是利用民眾對歐洲主流政治人物的失望情緒，這股情緒從大幅降低的投票率可看出，而在大選中有傑出成績。奧地利的海德(Joerg Haider)也一樣，他在 1999 年大選中拿到了 27% 選票。海德、雷朋及其他一些人曾討論籌組一個泛歐洲政黨與歐洲聯盟分庭抗禮。而中間派政治人物則將他們這項威脅看得頗為嚴重。所以雷朋的成功有部份要歸罪左派或右派主流政治人物，未能嚴肅面對移民及犯罪這些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sup>238</sup>

---

<sup>237</sup> 「『後現代右翼』會讓歐洲政壇變樣嗎？」，人民網網站，2002/5/24。

<sup>238</sup> 「歐洲認同危機 極右派生機」，中國時報，2002/05/06，(網路資料)。

從 2002 年 4 月起，西歐政壇兩件事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先是 4 月法國極右派政治家雷朋在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勝出。繼而在 5 月荷蘭議會選舉中，極右派政黨「List Party」一躍而成為荷蘭議會中的第二大黨。如果說兩年多以前奧地利自由黨領袖海德在歐洲政壇的異軍突起是這股潮流的第一個浪頭，那麼現今這股右派浪潮已匯聚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不僅對左派、而且對整個政壇形成了強大的衝擊。如果細心觀察一下，其實極右勢力的產生並非自現在才開始，早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歐洲就有形形色色的極右小團體湧現，例如雷朋早在 1956 年就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當時法國的極右政黨領袖普亞德曾在議會中擁有 52 個席位。德國民族民主黨和德國人民聯盟也都有幾十年的歷史。近年來歐洲各國幾乎都出現了新納粹、光頭黨 (Skinhead) 等活動。這些組織一般都與二次大戰前的法西斯思潮有思想淵源，在現實政治活動中經常為老納粹鳴冤叫屈，同時散布極端民族主義思想，仇視外國移民。但這些勢力一般並沒有系統的政治經濟綱領，雖活動多年在民眾中並沒有形成很大的團體，且處於各國情報治安機構的監視之下，對歐洲政治也沒有形成真正的威脅。歐洲的輿論公認，這部分政治勢力是名符其實的右派極端主義，即極右派主義。但是右派能夠在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中煽動起極端情緒，應有其經濟危機為背景的。例如上世紀 30 年代希特勒上台就是當時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一個結果。<sup>239</sup>

只是現在的歐洲不但沒遇到經濟危機，恰恰相反，隨著歐洲建設的深化，歐元的開始使用，歐洲人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過得都好，而奧地利、荷蘭以及北歐還比其他國家的經濟情況更好一些，荷蘭創造的「社會合作克服失業」的模式曾為其他國家所羨慕。細思這兩年歐洲右派發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於政治體制的落後。以法國為例，憲法規定的總統和總理雙軌行政首長制在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s) 時代行得通，因為戴高樂有著很高的威望。但自 1980 年代以來，

---

<sup>239</sup> 「『後現代右翼』會讓歐洲政壇變樣嗎？」，人民網網站，2002/5/24。

法國形成三次「左右共治」局面，兩個行政首長互相掣肘，嚴重影響社會發展，沒能就民眾最關心的問題及時做出反應，雷朋就是從 1980 年代起乘虛而入的。再以奧地利為例，從戰後到 1999 年為止的 54 年中，人民黨和社會黨一直壟斷政權，有 34 年都是兩黨聯合執政，由此滋生的惰性和官僚主義嚴重妨礙社會進步。所以當海德以一個挑戰者的身份向這種多年不變的僵化格局發起進攻的時候，希望社會變革的力量就把他當作了旗手。荷蘭與奧地利的情況也基本相似。再則後現代右派政黨利用民眾對歐洲一體化建設存在的疑慮，來反對歐洲統一和歐盟東擴。雖然歐元的流通已經把歐洲一體化實實在在地端到了每一個人的面前，但它並沒有回答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的前途問題。對普通民眾來說，一個並非由他們投票選出的龐大的歐盟機構在遙遠的布魯塞爾操縱著他們的命運，畢竟普通民眾難以弄明白歐盟的諸多機構是怎樣運轉的，怎樣決策的，至少同他們所熟悉的本國決策機構和決策機制不一樣。因此，當雷朋以捍衛法國主權的面目出現，當丹麥人民黨和挪威進步黨懷疑歐盟和歐元會損害他們的民族特性，當海德宣傳歐盟東擴會造成來自東歐的廉價勞動力搶走奧地利人的飯碗時，普通民眾、尤其是社會下層感到這是代表了他們的心聲。<sup>240</sup>

所以真正對歐洲政壇形成衝擊的新興右派勢力，在意大利有北方聯盟和民族聯盟，丹麥人民黨，挪威進步黨以及荷蘭的「List Party」均可以歸在這一派。這一派中的檯面上人物雖然也偶爾流露同情老納粹的言論，但一般地說，他們的政治活動重點不在於為老納粹翻案張目，而且這些派別的主要領導人多為戰後出生，與老納粹沒有更多瓜葛，也不從事像新納粹光頭黨那種觸犯刑律的街頭暴力活動。歐洲輿論認為，對這一派右派勢力定義為「後現代右派自由主義」較為準確。「後現代右派自由主義」具有一些共同特點，其一，有一個在群眾中富有煽動力、善於運用現代電子媒體的所謂「魅力形」領袖。雷朋(Jean-Marie Le Pen)、海德(Joerg Haider)、佛圖恩(Pim Fortuyn)是突出的代表。以佛圖恩為例，他能言善辯，演說時使用普通群眾都能聽懂的語言，

---

<sup>240</sup> 同前註。

句子精煉簡短，富有蠱惑力。在 2002 年 5 月 15 日的荷蘭議會選舉中，儘管他已被暗殺，這個黨仍憑借他的影響，一舉成為荷蘭議會第二大黨。其二，政綱並不囿于傳統的左右分野。佛圖恩被人稱為典型的「合金政治家」，即既從左派的思想庫、也從右派思想庫中汲取足以動員選民的經驗。他的競選演說抓住普通民眾最關心的政府機構官僚習氣嚴重、醫療機構效率低下、高速公路堵車問題。雷朋則在社會治安問題上大做文章。海德當初在克思滕州發跡之初，就是憑借要求降低房租、電費這些口號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的。而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在移民問題上完全持右派立場。其三，敢於向政治禁區發起挑戰，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儘管歐洲各國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外國移民增加帶來的各種問題，但無論左派或右派政黨都堅持以寬容為主導思想的共同標準。而這批後現代右派偏偏敢於在這個問題上打破禁忌，荷蘭的佛圖恩公然提出「伊斯蘭教是一種落後的宗教」，主張限制移民的湧入。雷朋則以「法國和法國人優先」的口號煽動社會下層民眾的民族情緒。反對外國移民成為後現代右派的共同綱領。應該說，後現代右派的這批政客對當前歐洲普通民眾感受的社會變化方面嗅覺更加敏銳，因此，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他們所奪走的恰恰是原來左派政黨的選民和與傳統政黨都沒有多少聯繫的年輕人。<sup>241</sup>

雖然 2002 年傳自歐洲的消息以噩耗居多，包括猶太教會堂被炸，猶太人遭受攻擊，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平均每五位選民就有一位將票投給極右派候選人雷朋。但是美國觀察家懷疑，凡此種種是否意味，歐洲過去的仇外心態和反猶太情結又死灰復燃？其實仇外和極右派勢力與日俱增是不爭的事實。不止法國的雷朋，還有奧地利、德國、比利時、荷蘭和英國等的反移民政黨也獲得不少選票，這些反移民的政黨都把三樣東西牽扯在一起：犯罪率、移民和民族單一性的淪喪。犯罪率愈來愈高是事實，主流政黨如果不主張掃黑，馬上就會遭到選民唾棄。至於為什麼犯罪率扶搖直上？極右派說，是「因為外國人來得太多了」。法國約有五百萬名伊斯蘭教徒，他們

---

<sup>241</sup> 同前註。

都是雷朋攻擊的目標。荷蘭只有八十萬名伊斯蘭教徒，只佔全國人口的 5%，卻足以讓佛杜恩寫出一本書，叫「反對我們的文化伊斯蘭教化」，宣稱荷蘭已經「人滿為患」。丹麥人民黨黨魁柯雅斯加德最著名的競選海報就指稱：「等你退休時，丹麥早已成為伊斯蘭教徒佔多數的國家。」丹麥目前有外國血源的人口只佔十五分之一，而且絕大多數早已遭到同化。<sup>242</sup> 所以拿外移人數太多來為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做為藉口，雖未免太牽強但卻也是有一絲絲的無可奈何存在。

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結束第 57 週年的 2002 年時，德國總理施洛德 (Gerhard Schroeder) 就要求德國人自我反省，認識納粹的過去以及歐洲的友好鄰國，因為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極右派的已陸續崛起，但法國的民主政治卻是由強人及民粹所促發的。施洛德認為德國人應在 5 月 8 日記得「因戰爭與獨裁而死亡的人們，德國人屠殺的六百萬名猶太人以及德國與蘇聯及其他歐洲國家作戰時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施洛德又說：「德國人需要有自我反省的自信，必須努力成為歐洲的一部分。當人們缺乏這種自覺，就容易受危險民族主義的影響，右派民粹主義就會成功。」<sup>243</sup>

懷想當 1981 年 5 月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在法國總統決選中擊敗季斯卡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當選總統，大批法國人聞訊立刻湧進巴士底廣場，熱烈慶祝社會黨首次贏得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大選。廣受歡迎的左派喜劇演員柯魯奇表示：「5 月 10 日始終不是法國君主的吉祥日；路易十五和季斯卡先後在這一天死亡。」而在廿一年後，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領袖雷朋在初選中擊敗社會黨籍的喬斯潘 (Jospin) 總理，取得在決選中與尋求連任的席哈克 (Jacques Chirac) 一決勝負的資格。法國乃至全歐洲再度震動。這一次，巴士底廣場瀰漫一股不同以往的陰鬱與激憤氣息，傳統的左右兩派及中間派政黨疾呼法國選民全力阻止雷朋入主艾里賽宮。倫敦金融時報引述法國國家科學評議會研究部主任柯恩的談話指出，法國實際上已面臨體制上的危機，各

---

<sup>242</sup> 「歐洲仇外心態 死灰復燃？」，聯合報，2002/05/09，(網路資料)。

<sup>243</sup> 「二戰結束 57 周年 施洛德要求人民自我反省」，中央社，2002/05/10，(網路資料)。

界目前仍然無法預判法國政壇如何修補第五共和的嚴重裂痕。在雷朋意外取得決選資格後，法國掀起一股分析社會與政治心理的熱潮，結論之一是，目前的政治體制已經窒礙難行，許多選民在無奈之下，選擇放棄投票或在初選中支持雷朋與其他激進候選人，以宣洩對現狀的不滿。柯恩表示：「如果各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權、支持激進與傳統政黨，問題就會產生。」雷朋利用法國歷時 30 年仍然無法紓解大量移民所產生的民怨培養民望。在這種背景下，民族陣線在 1983 年的市鎮選舉中，拿下巴黎郊區專供外來汽車工人居住的德勒區。另外，法國政府過去卅年來面對建設歐洲課題的因應之策也使雷朋有機可乘。法國的菁英自認已經對國家善盡職責，但選民卻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對政治代表感到困惑。是誰在治理法國？究竟是總統、內閣還是歐盟？按照第五共和的設計，總統擁有廣泛的實權，然而最近幾年來，這些實權不斷遭到歐盟侵蝕，法國兩次左右共治只是加快侵蝕的速度。<sup>244</sup>

而法國第五共和的建立，乃是鑑於第四共和的政局不穩定與政府無效能之失，所建立的「超級總統制」，值得注意的是，其政體的建立及運作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s)的強人作風及民粹風格息息相關，戴高樂從不掩飾其對議會的鄙視，他在述及第四共和時，從不稱其為議會制，而以法文帶有譏諷意味的「國民議會制」、「政黨制」，表達對第四共和議會政治的不滿，其後更以違憲的公民投票民粹手段，確定強勢總統與弱勢國會的地位，法國美其名此一體制下的國會為「合理化國會」。但被汙名化的法國第四共和議會制沉冤，終究還是獲得了歷史的昭雪，許多政治學者都同意，法國多黨議會制下的頻頻倒閣現象，只是茶壺風暴的政府危機，而非國家危機；且在官僚政治的運作下，內閣的倒台並不會影響政府的正常運作。反倒是第五共和法國的雙行政首長制，導致行政與立法的政治責任不明，兩個行政首長間，及行政與立法部門間往往相互推諉；更嚴重的後果是，國會的弱化喪失了藉由朝野共識取得政治合法化的功能，民眾巴望聖雄解決危機，政客也樂得跳過國會而以簡單的口號訴求民

---

<sup>244</sup> 「法國第五共和 體制危機難解」，聯合報，2002/05/06，(網路資料)。

粹，這就導致當政經環境不利於主流政黨時，邊緣的激進政黨即可提出不負責任的「超驗幻象」趁虛而入。試想一種狀況，如雷朋當上法國總統，在極端的情形下倣效希特勒迫害移民、關閉國會，則法國出現的將不是政府危機，而是如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國家危機。<sup>245</sup>

再看看俄羅斯的狀況，最近這幾年極右翼勢力發展較快，其典型代表莫過於聲名狼籍的「光頭黨」(Skinhead)。該組織存在俄羅斯許多城市，特別是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活動尤為猖獗。「光頭黨」在俄語里是個外來詞，是直接從英語中音譯過來的。「光頭黨」這種現象也是個從德國、英國傳入俄羅斯的「舶來品」。俄羅斯的「光頭黨」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其成員都是清一色的俄羅斯族年輕人，年齡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不等，他們把頭髮剃的光光，身穿黑衣黑褲黑皮靴，有的甚至把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視為偶像，把納粹的標志帶在胳膊上、印在衣服上。他們高喊著：「俄羅斯是俄羅斯族人的國家，所有外國人都滾回去！」的口號，在地鐵、市場等地方看見高加索人、中亞人、黑人、亞洲人等非白種人，就一擁而上，拳打腳踢。那一個個光溜溜的禿腦袋和充滿仇恨的面孔也在電視節目中一遍遍的重復，引起了俄羅斯人民的極大擔心，因為在這些光頭的背後，人們看到的是希特勒的頭像、法西斯的鐵十字和無辜百姓的鮮血和生命。

其實「光頭黨」這一現象在俄羅斯興起的原因非常復雜。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國內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老百姓失落感強烈；同時又有大批的外國商人、勞工、學生進入俄羅斯，或工作或求學。他們當中不少人的生活水平比普通俄羅斯的老百姓要高，這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人的自尊心，因此一些人錯誤地將他們生活水平無法提高歸咎於外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對外國人產生非理性的仇視和憎恨心理。另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勢力也隨著蘇聯的解體而不斷壯大，極端民族主義的力量更是有了發展

---

<sup>245</sup> 「雷朋現象『弱化國會』的結果」，聯合報，2002/04/24，(網路資料)。

的好機會，他們排外的民族主義觀點對青少年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納粹思想被一些青年人推崇，光頭也成為一種時髦，他們似乎不知道，希特勒的手上沾滿了 2500 萬蘇聯人民的鮮血。而俄高層已經意識到打擊「光頭黨」等極端組織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俄總統已經正式向「光頭黨」開戰了。普京(Vladimir Putin)在 2002 年發表的國情咨文報告中指出，「民族極端主義的抬頭對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同民族極端主義作鬥爭的法律草案也將於近期提交國家杜馬審議。」2002 年 5 月 9 日，普京在紅場發表勝利日演說時再一次強調了打擊民族極端勢力的重要性。在 57 年前，蘇聯軍隊把法西斯軍隊打的落花流水，而今，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又將對帶有法西斯主義陰影的民族極端勢力開始一輪新的鬥爭，而俄羅斯人民仍將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sup>246</sup>

所以在比利時、荷蘭和俄羅斯等國，同歐洲其它國家一樣，關於歐洲極右勢力引發的話題不斷的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報刊雜誌的文章連篇累積，電視台也組織各階層人士進行公開辯論。面對崛起的極右勢力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很多人在擔心、在思考，也在尋找原因。只是從迄今為止發表的議論看，普遍的看法是，把極右勢力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產生與發展有著多方面的復雜原因。首先，從社會角度看，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後，來自中東歐國家的移民大量湧入歐盟國家，歐盟成員國面對移民壓力陡然增加，僅布魯塞爾的街頭乞討者較十年前就增加不少。歐盟近年要加強對移民政策的管理和控制，原因也與此有關。記者接觸的不少人都認為，由於大量難民的湧入，給予本來就緊張的就業市場帶來更大壓力，閑散人員由於生活所迫，有的走上犯罪道路。其結果就是社會秩序今不如昔，刑事犯罪和暴力事件在一些地區有所增加，百姓的安全感普遍下降。歐盟各國政府儘管採取了一些措施，但以整個歐洲來看，其實在一些地方收效不大。歐洲的一般民眾越來越為安全所困擾。於是，極右勢力藉此大做文章，他們將移民和安全掛鉤，認為現在的社會混亂都是因移民太多造成的，

---

<sup>246</sup> 「俄極右翼勢力日益抬頭」，人民網網站，2000/05/23。

因此批評政府管理不善，措施不力。統計表明，僅荷蘭在 2000 年就接收了 4 萬名申請避難者，在歐盟國家中列居第三。因此，在極右翼看來，只有限制外來移民，才能解決社會秩序倒退問題。儘管不少理智的人對極右政黨如此掛鉤的看法不盡一致，但極右政黨的觀點卻被普通群眾所接受。社會學家的極右領袖佛圖恩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提出關閉國界，恢復秩序，移民必須融入社會的主張。這一主張看似簡單，但卻十分奏效，一經提出，立刻引起普通民眾的共鳴。而佛圖恩被害後，荷蘭公眾對他表現出的那種同情和憑吊場面為荷蘭 40 年所未見，其中的含義應該是給荷蘭及歐盟政治家出的一道思考題。<sup>247</sup>

此外，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一些移民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範圍內，遲遲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也是導致極右現象發展的一個原因。以荷蘭為例，荷蘭在歐盟是個相對平和、寬容的社會。荷蘭也以其文化的多元性感到自豪，「荷蘭模式」曾被視為歐盟國家一個獨具特色的樣板。但極右思潮的崛起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荷蘭模式」開始走向終結，荷蘭不同種族間的裂痕在悄然增加，荷蘭傳統的容忍文化已接近極限。荷蘭的一位評論家指出，有些移民到荷蘭多少年都不能講當地的語言，婚姻也是在同族間完成，加之不同的生活習慣，使荷蘭人開始覺得過去的那種容忍其實隱藏了某種程度上的「冷漠」，這種冷漠又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逐步「表面化」，從而加深了種族間的「隔閡」。荷蘭政府也曾將移民融入作為一項重要的施政內容，先後制訂了不少法律，用以保證移民的順利融入當地生活。但一些批評指出，政府領導人由於顧及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不能大膽要求移民適應當地的傳統文化，對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常常保持緘默。時間一久，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下降。而佛圖恩則毫無顧忌地大聲說出了不少人心中的想法。舉世震驚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一些伊斯蘭青年曾在鹿特丹歡呼游行。這就更給佛圖恩提供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他要向民眾證明，伊斯蘭文化與西方社會是格格不入的。佛圖恩的觀點增加了當地人對外來伊斯蘭移民的擔心。再則政

---

<sup>247</sup> 「歐洲：震蕩中的思考」，人民網網站，2000/05/23。

治家和人民的距離拉大，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增加也是促使極右現象滋生發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最近這幾年，歐洲國家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由於左右翼政黨綱領的愈益趨同，基層選民的歸屬感弱化，加之一些政治醜聞的不斷披露，民眾對政治越來越感到乏味。在這種情況下，極右勢力乘虛而入。它們用一種不同於傳統政黨的語言，蠱惑人心的主張在一些國家的政壇上爭得一席之地。<sup>248</sup>

不過很慶幸的，歐洲的極右勢力雖在發展，但歐洲的主流政黨和大多數民眾也在覺醒。雷朋及佛圖恩現象使他們看到了如果任由這股極右勢力發展，將給歐洲的穩定和社會秩序帶來更大的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一方面極右勢力有發展壯大之勢，但同時反對極右勢力的呼聲也在高漲。法國幾百萬群眾在第一輪總統選舉後走上街頭，就是堅決抵制極右勢力的最好寫照。不少歐洲傳統政黨也在對各自的施政方略進行反思，歐洲社會對極右勢力崛起的思考在繼續。我們也可以將雷朋的第一輪勝利由冷戰後歐洲經濟之演化而得出第一層次上來做解釋。當 1989 年柏林圍牆的倒塌，「蘇東波」的瓦解，突然改變了東西方長期對立的全球政治環境，冷戰張力的瞬間消失使得歐洲潛伏已久之國內矛盾浮上檯面，好像幾萬萬年前一場災難襲擊地球，恐龍突然消失，其他生物得以彰顯一樣。工業革命後，歐洲主流公共政策是為「福特主義」的福利路線鋪路，這條路修得越好，公民的平均壽命越長，平均壽命越長，社會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結果競爭力下降，失業率升高。執政者早就想結束福特主義而另闢「後福特主義」之新路，巧合的是後福特主義碰上了全球化，移民浪潮使得既有的移民總量繼續擴張，失業問題反而引起族群利益分配的激烈爭論。<sup>249</sup>

所以冷戰後歐洲經濟惡化之現象僅可與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前相比，卻不能解釋冷戰後歐洲的右派風潮，所以仍需要用政治文化演化作第二層次上之解釋。經濟蕭條是一個專門的學問，只有訓練有素的經濟學者可以用純經濟的工具解釋，可是他

---

<sup>248</sup> 同前註。

<sup>249</sup> 「雷朋效應 仇恨思想的傳染」，聯合報，2002/04/24，(網路資料)。

們的觀念很難為平民百姓所吸收並複製；相反，「陰謀」、「敵人」、「愛國」這一類被道金斯、林區稱為「文化基因」的觀念都可以迅速為平民複製而得以傳染。希特勒正是利用經濟危機散布了猶太人和德國共產黨的「陰謀」，並告之民眾日耳曼才是最優秀的民族，猶太人是「敵人」，只有打倒他們，德意志才能「獲勝」。冷戰後，歐洲的極右政黨幾乎與希特勒的洗腦手段同出一轍，他們利用文化基因庫中的愛與恨使歐洲的政治文化逐漸向有利於極右勢力的方向緩慢演化。歐洲極右政權中真正參與執政的政黨是奧地利的自由黨，成立於 1955 年，領袖為維也納經濟大學的畢業生海德。1999 年海德在選舉中大勝，2000 年初與保守的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海德在歐洲臭名昭著，他高喊「外國人滾回去」的口號並參與新納粹分子的活動。他的新政權一宣布成立便受到歐洲議會的抵制，如果海德不退出領導，歐洲議會將不再承認奧地利為歐盟成員，美國也召回其駐奧大使，結果海德辭去黨主席職務。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說明雖然向極右傾斜是歐洲政治文化演化的一個現象，但仍不是演化的最終現象。

250

而尋求連任的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 2002 年 5 月總統大選決選中大獲全勝。他與極右派對手民族陣線領袖雷朋得票率差距之大，是法國第五共和有史以來所僅見。設在柏林的社會與政治學研究機構馬克 布洛克中心的安 瑪麗 葛隆尼說：「席哈克必須立即處理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安全問題。選舉結果顯示，選民最大的考量是安全問題。」雷朋所以能在第一回合投票將現任總理喬斯潘擠下馬來，原因之一是他利用選民的恐懼，提出強硬建議，譬如他說，如果移民違法，就驅逐出境。只是在第二輪的選舉中，雷朋雖落選，但是得票率快接近 20%，也就是說，五個法國人中便有一位全面支持極右派勢力，支持法國至上的國家主義，支持立法排斥和打擊移民，不但支持立刻把非法移民關進「過渡營」等駭人做法，且還支持令人毛骨聳然的納粹言論。2002 年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如果令人憂心，正因這次選舉結果宣示的便是歐

---

<sup>250</sup> 同前註。

洲極右派勢力不但死灰復燃，且影響力正逐漸擴大。雷朋在獲知落選後，只對法國選舉政治嘲笑有加，他認為許多法國選民接受了所謂的「民主」文化洗腦，而法國媒體更應對一面倒的輿論負責。<sup>251</sup>

不過最令人憂心的還是法國「雷朋效應」持續擴大，繼奧地利極右派海德不但勝選，且拿下組閣權後，丹麥和義大利的極右勢力也已令人不容小覷，義大利現任總理便有傾極右傾向，而德國的極右派勢力更不能低估，2002年九月的總理大選，傾極右的右派總理候選人史托依伯聲勢浩大，似乎也有取代現任總理施洛德的可能。瑞士2001年國會大選，反移民政黨獲23%選票。比利時安特衛普2000年的地方選舉，極右派候選人布洛克勇奪近四成選票。2002年3月荷蘭選舉，鹿特丹有三分之一選民將票投給「具有溫和反移民色彩」的佛圖恩，三十歲以下荷蘭選民，一半支持他所提出禁止伊斯蘭教移民的建議。丹麥2001年11月選舉，反外國人的丹麥人民黨贏得12%選票。英國的情況也不高明，在若干擁有大批亞洲移民的工業城市，反移民的極端民族主義政黨也史無前例地拿下14%選票。英國極右派英國民主黨黨主席格里芬甚至呼籲歐洲極右派勢力團結一氣，「循雷朋勝利軌跡前進」。無論如何，雷朋已為歐盟統合之路投下陰影，且未來歐洲極右勢力一旦整合，屆時則將為歐洲政黨政治帶來更可怕的摧折。<sup>252</sup>

所以從2002年4月法國遭到政治大地震的重大打擊 - 極右派雷朋擠下現任總理喬斯潘(Jospin)，一瞬間法國社會大部分的人都歇斯底里的加入了反國民陣線雷朋的運動潮流，整個社會落入了法國人批判美國最力的「好人和壞人」的二元邏輯，為了「對政治負責」，以壓低雷朋在第二輪的得票率，政治人物和媒體全體總動員不斷灌輸雷朋等於法西斯、希特勒、等於壞人的思維方式，公共辯論空間的壟斷使得民主理念徹底淪陷，整個共犯結構不只犧牲了投雷朋票選民的發言權，也矇蔽了對真正問題的自

---

<sup>251</sup> 「歐洲極右影響力漸擴大」，聯合報，2002/05/07，(網路資料)。

<sup>252</sup> 同前註。

我批判。有 20% 的法國人投票給極右派，被上街遊行的人視為國恥，這個可恥和不可恥的對立都立基於憤怒。投雷朋票的普羅階級(the proletariat)、失業者、雇傭等，以選票表示他們被政治遺忘、被新經濟放棄的憤怒，上街遊行的缺席投票者、知識份子、害怕體制改變的投機者等，則以吶喊表示必須阻止法西斯在法國孳生的憤怒。不過，這兩種憤怒又因為掌有文化資本的差異而顯示出強弱勢的區別。因為在這段期間，一些左派政治人物、媒體及知識份子不斷重複以歷史來描述雷朋等同於法西斯，宣傳投雷朋票的人就是可恥的法西斯支持者，幾乎每時每刻將每一個節目都當作是對雷朋的戰鬥，而每一次發言也都預設了雷朋就是法西斯的前提，大量資訊不斷累積雷朋是全民公敵印象，街頭遊行更合法化所有反勒班的論述，「壞人」雷朋像一隻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他「反革命」支持者的聲音幾乎完全被淹沒。只願進入歷史，不願進入現實是這個反雷朋現象的盲點，歷史成為罔顧現實的最佳藉口，左右派長期以來嘲笑雷朋，雖提出了真正的問題，卻給了壞的答案。在第一輪選舉中，雷朋「代表工人階級、弱勢階層」所顯示出的社會問題，全都被污名化為「法西斯、希特勒」等名詞，不斷的大談歷史而不尋求真正的分析或解決途徑甚至不面對現實問題，充分顯示出談歷史的人鄙視不懂歷史的人，他們的傲慢甚至讓他們忘記了往往是不懂歷史的人在顛覆歷史。第二輪選舉以「阻止法西斯」的口號，讓席哈克高票當選，確實阻止了遊行的憤怒人潮，然後所有的人又將問題回到原點。2002 年 5 月對反雷朋的動員已經忘記了工人的存在，如果未來五年新政府還是無視於社會斷層或是移民問題，另一股憤怒的人潮所引爆的翻天覆地的政治風暴，就不是「阻止法西斯」的口號可以抵擋的。<sup>253</sup>

雖然有許多的評論家將雷朋形塑成「反移民分子」的代表人物，事實上雷朋還不足以代表這股新潮流。荷蘭自 1917 年以來即由聯合政府統治。荷蘭 2002 年 5 月舉行大選，反移民的極右派候選人佛圖恩雖在大選前遭槍殺，但是他所領導的反移民政黨「List Party」仍獲得第二高票。他的反移民較雷朋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要求任何要他

---

<sup>253</sup> 「反勒班 法國全民運動！」，中國時報，2002/05/06，(網路資料)。

參與的政府必須接受「對新移民零容忍」的政策，這就是歐洲反移民情緒的未來。佛圖恩的論點更精妙，更危險，因為不反黑人，也不反伊斯蘭教徒，只要伊斯蘭教徒同意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成歐洲人。佛圖恩說：「我曾經說過，伊斯蘭教文化落後，真的。如果將伊斯蘭教世界與現代化世界相比，就會看到這一層。」所以伊斯蘭教徒在科學和經濟方面對世界沒有偉大貢獻。他說他的政策是多種族政策，不是種族歧視主義者，而且：「科技和經濟的成就是世界現代化的成果，不是伊斯蘭教世界的貢獻。」他接受報紙訪問時因為提出反移民論點，結果被右派荷蘭黨開除，於是自創佛圖恩黨。而且佛圖恩認為在 1993 年開放國界的申根條約簽訂後才湧入荷蘭的伊斯蘭教徒危害荷蘭的現代歐洲文化。佛圖恩將歐洲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並列，再利用其間差異為對抗回教徒的政治行動自圓其說，可說深諳歐洲宗教文化史三昧。歐洲選民也知道，如今正在推動的歐洲整合過程將削弱歐洲各國本身的文化。此一現象極具威脅性，會讓「歐洲文化」思想在近代史上的重要性變得前所未見。這種現象不啻為佛圖恩之流敞開大門。<sup>254</sup>

不過儘管荷蘭極右派政黨的領袖佛圖恩曾表示，其反對雷朋的反猶主義，兩者也無任何私交與相互支援，但可預見將延續法國總統大選時法國民眾大舉走上街頭的緊張氣氛，而呈現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之勢。一旦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仇恨、暴力將玷汙民主聖壇。歐洲各國目前正處於全球化風暴的颱風眼之中。因全球化的現象，使右派新自由主義崛起，而歐洲左派普遍無所適從，好不容易抓到「第三條路」的浮木，但卻因無法立即解決歐陸的經濟成長趨緩與失業率攀升的問題，使得排外、仇外及反歐洲統合的極端主義趁勢而起，如今已和傳統新自由主義的右派合流，大幅壓縮左派的生存空間，從法國 2002 年的總統大選看來，反而是保守的右派和極右派在相互取暖中得利，選民將無從選擇，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一堆爛蘋果「綁架」。民主制度即以「數人頭取代打破人頭」，一旦染上暴力色彩，無異為民主政治敲下一

---

<sup>254</sup> 「新國家文化主義 在歐洲蔓延」，聯合報，2002/05/01，(網路資料)。

記喪鐘，法西斯主義可能趁機而起。但由於佛圖恩於大選前遭殺害，使得整個歐洲陷入驚恐中。佛杜恩被暗殺的日子距荷蘭全國大選只有九天，歐洲委員會主席普羅迪 (Romano Prodi) 擔心，佛圖恩的遇害可能損害到歐洲以尊重少數民族和所有人的權利的政治生活。<sup>255</sup>

雖然後現代右派思潮雖非社會的主流思想，但作為一種思潮和社會現象，其存在將是長期的，對歐洲政壇的衝擊也是深遠的。後現代右派的崛起反映了歐洲民眾在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深入進行之時，對未來的惶惑、擔心、疑慮，以及對傳統政黨的不信任，這給歐洲的政治家們敲響了警鐘，歐洲的政治家應該深入思索怎樣迎接這批蠱惑家的挑戰，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德國總理施洛德於 2002 年 5 月在柏林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會談時談到，歐盟的機構應該進行深刻改革，更好地向公民們解釋歐盟的政策，歐盟的決策應該更加透明。<sup>256</sup>

而由法國雷朋帶動的政治地殼震動，加上荷蘭佛圖恩被槍殺，是否會抵銷法國民眾為了法國的「民主共和制度」走向街頭的美意，對未來歐洲各國的政壇產生無可抹滅的影響。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如果失業與貧富差距等經濟問題沒有獲得圓滿的解決，加上選民對傳統左派的背叛產生的失落感，這股極右派的民主逆流也許會取得未來歐陸的政治主導地位，<sup>257</sup> 只是恐怕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畢竟雷朋在決選中的得票率還不到 18%，已確定與總統夢絕緣，但極右派在歐洲所造成的社會危機還是讓美國有識之士枕席難安。歐洲人如今已被迫重新斟酌放棄戰後福利國的社會成本，極右派立即開出保證藥到病除的良方：「關閉國家大門，外人莫入，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只限『本地人』享用」。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盟國前途堪慮。華府官員曾罵歐洲國家是美國的「酒肉朋友」，酒肉朋友也罷，患難之交也罷，歐洲國家和美國走得最近總是事

---

<sup>255</sup> 「荷蘭極右派領袖遭殺害歐洲陷入驚恐」，中央社，91/05/07，(網路資料)。

<sup>256</sup> 「“後現代右翼”會讓歐洲政壇變樣嗎？」，人民網網站，2002/5/24，(網路資料)。

<sup>257</sup> 「未來的歐洲 極右的天下？」，聯合報，2002/05/10，(網路資料)。

實。目睹最近發生的一切，誰又能保證，歐洲不會和美國分道揚鑣？<sup>258</sup>

依據歐盟執委會在 2002 年 5 月在布魯賽爾提出的最新歐洲社會民意調查資料顯示，91% 的西班牙人為自己的國籍感到驕傲，對國內民主程度的滿意度高達 64%；西班牙同時也是成為歐盟會員國意願第三高的歐洲國家。歐盟執委會在 2001 年 10 月、11 月所作的一項最新民意問卷中指出，有 25% 的西班牙人覺得自己先是西班牙人，然後是歐洲人；4% 覺得自己先是歐洲人，再是西班牙人；38% 只認為自己是西班牙人；3% 僅認為自己是歐洲人。若問對自己的國家是否感到驕傲，則佔 97% 的愛爾蘭人居冠；佔 95% 的希臘人居次；佔 93% 的英國人和葡萄牙人再次；令人驚奇的是，儘管德國是歐盟十五國中經濟最強、人口最多、統一僅十三年的國家，卻只有 66% 的德國人為自己的國籍感到驕傲，25% 表示冷漠或普通。<sup>259</sup>

### 三、小結

全球化的形成主要是認同改變和建立羅勃遜所稱的相對化(relativication)世界，而我們也將拓展彼此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已沒有哪個人或哪個制度能夠避免與其他文化、知識產生連繫，但是仍有許多的人沉迷在特殊的本土文化的解釋之中，殊不知最終仍將透過其他文化的解釋和比較而產生變化。本土或特殊文化還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資源來促使我們決定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的地方，但是我們仍需根據自己的需求，去參與本土和特殊文化的經驗，才能決定對其他文化的感受。<sup>260</sup>

而許多近來國際事務的討論都認為，全球充滿了族群衝突，似乎只有靠強權國家的抑制，才能維持和平。儘管信仰不同宗教，也不能因此推論宗教必然會造成暴力，

---

<sup>258</sup> 「歐洲仇外心態 死灰復燃？」，聯合報，2002/05/09，(網路資料)。

<sup>259</sup> 「西班牙人 91% 為國籍驕傲」，中央社，2002/05/24，(網路資料)。

<sup>260</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55-56。

而且每一個族群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相異的信仰。但是現代的世界政治所製造出的新種類的「族群」，藉由具有排他性的自我認同感，經過殖民與國家建構的洗禮，去標榜為一個比原來族群更大的團體，完全推翻了過去認為久遠的族群效忠與文化歧界才會造成衝突。包含掌控土地與資源概念的國族主義透過學習過程，改變了族群認同，例如克羅埃西亞人培養出排他性民族主義，做為其暴力地下組織，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希特勒的幫助，大舉屠殺宿敵塞爾維亞組織，但是戰後卻因為無法解決國內的惡鬥，導至戰後至今的衝突不斷發生。有一些衝突經過組織的操控、媒體的利用而成為醜化對手的工具，有時也因此埋下了殺戮的種子，以合理化的藉口去進行殺戮的動作，導致認同團體更容易培養一致盲思，排除一切異己，只因認為對手生命與意見不值得尊重，只是個別團體內部的異議份子也常是惡鬥的對象。政治的抉擇常常是族群問題的關鍵，政治領導人如果要刻意排除某個些族群，將會增加衝突的機會，所以解決問題不在於強調原始的內在認同規律無是迫於無奈，而是政治選擇的問題，歸罪於唯心的認同，只會用來掩飾錯誤的決定，好像人民自然而然會去跟隨領導者殺害其他族群。<sup>261</sup>

「種族衝突」是個容易令人誤解的詞彙，誤導人們把所有在同一國家但不同群體間的暴力對立皆視為是種族引起，事實上，或許有某部分的衝突是由種族或文化認同而起，但絕大多數則與領導者的錯誤政策或資源的爭奪有關。所以過去對族群衝突的三大假設，包括種族認同自古即存在且恒久不變、族群認同促使人們去進行迫害與殺戮行為、不同種族間將會有暴力衝突等的說法都是錯誤的。所以觀察家 Misha Glenny 指出，現在的巴爾幹半島暴力的根源並非來自原始的種族與宗教差異，而是企圖使人民的觀念圍繞著民族主義、當種族意識包含了欲取得土地資源、權力的壟斷時，種族意識就變成了民族主義。所以當民族主義並非源自於原始情感時，就成為了「刻意」的學習和操縱了。所以人們會對種族衝突有錯誤的判讀行為，乃是因為兩個因素，其

---

<sup>261</sup> John R, Bowen, "The Myth of Global Ethnic Conflic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 4 (1996),pp.3-14.

一為殖民政策的遺產，其二為對處於上位者的恐懼。<sup>262</sup>

也許人們會基於不同的理由去怨恨其他族群，特別是當社會或經濟的改變似乎獨厚在某一特定族群時，但是這種由下而上的競爭與怨恨，通常無法導致族群間的暴力，除非有領導階層的介入與推力。上位者以領導者的姿態，說服人民唯有殺害其他族群才能倖存，再加上經年累月的傳播媒體不停的傳達另一族群的負面形象，使得人民認為那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愛國行為。因此世界各地的叛亂都有其歷史與動機，不能以偏概全的認為都是種族衝突。例如東帝汶反印尼的控制並非因為種族或文化的差異，而是因為印尼身為外來強權，卻大刺刺的入侵他國。所以種族差異與種族的衝突並非正相關，一些種族分歧的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等，雖有內部衝突和政治迫害的問題，卻少有種族暴力出現。但是在南斯拉夫、盧安達等國，雖然種族間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極小，但卻常發生血腥的衝突事件。因此政治的穩定乃是因為種族間的數量與權力間的關係，而非種族的差異性。所以種族的衝突事實上是政治選擇的產品，是一種迷思、負面的刻板印象，是一種因恐懼其他種族而先發制人的殺戮行為，常因為領導者的濫用而成為特定政治行動的後果，並因此被貼上某一族群或地域的標籤。所以我們不能斷然假設種族衝突是人類墮落的自然結果，以免落入錯誤的思考模式中。

263

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指出，世界正面臨全球化、知識經濟和個人主義三大潮流的衝擊，故步自封的政府和個人都注定會失敗，兩者都必須積極調適因應變化，除了政府施政要朝透明公開和責任政治改造外，人民更要積極參與，讓政府菁英、民間菁英和市民社會三者達成良好平衡，任由政府主導容易造成機會不均等，使個人受到國家侵害。紀登斯強調，對人力資本的掌控將是適應全球化的關鍵，尤其在知識經濟的趨勢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可能比發展新科技更重要，唯有透過許多教育和終身學

---

<sup>262</sup> Ibid.

<sup>263</sup> Ibid.

習的機制，培養更多具有國際化看法的人才，才能讓國家發展更有效率，協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所以紀登斯認為，所謂「第三條路」是要在左派和右派之外，指出一條全人類都能走的共通架構，需要找到中間的路線，讓個人和政府都能與之回應，這是全球思維辯證，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但第三條路的應用則因地制宜，其他國家不能全套照抄。<sup>264</sup>

## 第三節 多元文化共存

文明是文化的實體，文明更是有別於其他人種中的最高人類文化團體與最廣義的文化認同，包含了主觀的自覺認定、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和制度。<sup>265</sup>貝爾(Daniel Bell)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中指出，「資本主義在前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對付自然，在工業化階段便集中精力對付機器。到了後工業社會，面臨的是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問題，需要有一個新的宗教去重新架構人際關係，並讓個人去重新認識社會，從而成為維持社會一統的精神支柱。」

### 一、文化有全球當地化

全球化就像氣候的變化一樣無法避免，所以在此一過程中，文化多元化是最重要的問題。文化與意識形態、文化與思維方式不可須臾割離，甚至文化的中心就是意識形態。文化與經濟的關係好像一個圓與圓心的關係。經濟活動是圍繞著意識形態這個中心來轉動的，經濟總是推動著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發展。從前我們認為中國和西方各有各的思想核心，如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儒家。現在似乎有了很大改變。文化與意

---

<sup>264</sup> 「紀登斯：全球化仍要保有本土認同」，自由時報，2002/04/15，(網路資料)。

<sup>265</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Summer 1993), pp22-28.

識形態會不斷變化、不斷融合，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已產生了全球價值和全球倫理。在理解全球化的定義時，要超越國家的概念，否則就沒有意義了，也就是說，全球化同時還包括了其他東西。美國不一定是一個中心，我們可以視之為一個很大的組織(Organization)，它包含了全球化與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悖論。還有很多其他的組織與團體，這些單元相互間是平等的，美國只是其中的一個。而流行文化是文化的很重要的成分。通俗文化與全球化很有關係，因為一百個人當中只有一二個人才看黑格爾(Georg Wilhelm F Hegel)<sup>266</sup>或其他高雅的東西，所以通俗文化與全球化要聯繫起來，而不是人為地加以分割，它們是同步發展的。文化研究非常重要，大眾傳媒與文化傳播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成份，有的外語學院現在改為外語文化學院了，它所體現的主要也就是這種觀念。就像歐洲的一體化並不該取決於歐元和經濟的統一，而應取決於其文化的一體性。歐洲擁有共同的文化源頭，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中世紀的歐洲更是文化一體化的。俄國、波蘭屬於歐洲文化。莎士比亞、孟德斯鴻、伏爾泰、盧梭、托爾斯泰、康德、黑格爾，並不屬於某一個國家，而是屬於整個歐洲。莫扎特、貝多芬、肖邦也是如此。莫斯科、巴黎和柏林的學生都在整個歐洲文化的基礎上理解他們的民族文化。歐洲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革命也部屬於整個歐洲，而不僅僅是某一個國家，所以應該是先具有了這種文化一體的意識，然後才有經濟上的一體化。<sup>267</sup>

所以就文化構面來看，文化全球化並非意謂全世界文化都要變成更具有同質性，而是一種「全球當地化」之發展，在內涵與多樣性結果上，均呈現高度矛盾性。全球化發展對文化、認同與發生型態，都著見深遠影響，經濟行為對全球化而言，必然會帶動文化轉型的驅力與誘因，使生活型態、文化意象與跨國行為之趨一化或同質化，

---

<sup>266</sup> 1770年8月出生於德國的斯圖加特。1801年，30歲的黑格爾任教於耶拿大學，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學校長，其哲學思想才最終被定為普魯士國家的欽定學說。因此，說他大器晚成毫不過分。黑格爾把絕對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絕對精神並不是超越於世界之上的東西，自然、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現象都是它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表現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發展、永恆的生命過程，就是絕對精神本身。黑格爾哲學的任務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出來的絕對精神，揭示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實際上是在探討思維與存在的辯證關係，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揭示二者的辯證同一。

<sup>267</sup>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論壇」，思想評論網站，<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index.html>，

形成所謂全球文化聚斂現象(convergence of global culture)的普世適用性，而為多元、多樣、開放社會的單一化商品／服務世界。但其同時，全球化之普及，卻導致各地區對「當地性」之重新強調，也就是說，全球化一方面是「解除當地化(delocalize)」但又同時必須以「強化當地化(relocalize)」來作為其全球化的先決條件。即在「全球疆域」生產與行銷的企業，必須先立基於「當地性」，先有發展「當地性」之條件，才能夠使其「全球」可以「跨當地性(translocal)」或「同時在多個地方」營運發展。所以「解除當地化」與「強化當地化」之必須一起作用，自然可以產出「更多元的結果」，即將地方特色(local distinctives)推廣的全球市場，就可以從過程的諸種衝突之中，「一再更新其地方特色」而肇致「當地之非傳統性之復興與再生」。<sup>268</sup>

若以不同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對比，則可以有一些國家似乎在自己的國家已完全採用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並試圖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間創造出一個新的綜合性文化，就像新加坡和日本就是如此，而中東的一些國家卻建立起與西方意識、消費主義文化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歷史上許多以大量農村人口和農業生產為特徵的社會，現在突然向城市地區集結，形成了人們常說的「二元社會」，即在城市和工業化地區已經西化，而在農村地區仍然保留著強烈的地方認同。<sup>269</sup>

已開發國家對現代化的說詞，把重點放在「開發理論」上，把原是模稜弔詭的現代化過程——既具解放作用復又減縮、壓制人性的現代性——說成是人類福祉實踐可依循的、最合理的、唯一的途徑。這種說詞著重凸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裡物質的缺乏和極權政治下民權的稀薄，而現代化則代表科學的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下的民主思想，可以把第三世界從貧窮與極權中解放出來。在某一個角度來看，這話當然有一定的意義。但至於經濟率領民主的運作所帶來的人性工具化、異質化、物化、商品化、

---

1998/10/27。

<sup>268</sup> 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072-078。

<sup>269</sup>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人性單面化到精神的失陷，則完全避而不談，而大大地誇張現代化的 euphoria，以便於他們推動全球化的經濟部署。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採取利誘、安撫、麻木製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務的工具，製造原住民一種仰賴情結，使殖民地成為殖民者大都會中心的一個邊遠的羽翼，仰賴情結裡還包括弱化原住民的歷史、社團、文化意識，並整合出一種生產模式，一種階級結構，一種社會、心理、文化的環境，直接服役於大都會的結構與文化，西方工業革命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識的幫凶，文化的經濟化商品化到一個程度，使任何殘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覺完全抹除。<sup>270</sup>

其實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文化愈深遠，國家的韌性便愈持久，從中國的前清咸豐年開始，中國的政治腐敗使得國家積弱不堪，但瀕臨亡國而未亡，海峽兩岸的國家力量不斷上升，就證實了中國文化確實有其珍貴處。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認為：「法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在根子上是很相似的。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就是直接來自法國文化。法國文化美國文化都是資本主義現代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們之間的對抗是在資本主義文化這個範圍之內展開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必然的事情。在目前的現實的全球化格局中，有很大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已開發國家明顯占據了主導的位置，落後國家明顯地處於被動的位置。這些不平衡不平等主要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今天人類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創造出一種與目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模式不同的其他模式，是一種比較公平一點的、能更多地照顧到弱者的全球化模式，而不是一味跟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屁股後面，急於跟它們「接軌」，弄得全球化更加傾斜，反而是開發中國家的損失。畢竟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並不是都是優勝劣汰，很多時候是好的、高級的、複雜的文化被粗鄙的文化打敗。在這種情況下，趨同並不一定是好事情。流行的美國文化就是粗糙的文化。美國的快餐文化、好萊塢電影占據全世界的統治地位，幾乎掩蓋掉全世界的

---

521-523。

<sup>270</sup> 「全球化 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的思索」，聯合新聞網，2000/03/08，(網路資料)。

其他文化特色，簡直像一場災難般可怕，但是西方式的職業倫理，負責任、講效率、進取的、理性的等等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能力向前發展的比較好的精神因素，仍是開發中國家應該學習的地方。所以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才能保證人類精神生活的多樣性。<sup>271</sup>

文化在每一個世代都含有復興、重建和改造的意思，因此傳統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而在標準的範圍內，額外的選擇和變化是得以被測量的，所以也就不存在著「可靠性」這種不變的概念，只會存在一種往往要在當代加以重新闡釋的觀念。所以發展文化主要不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表演，也不是為了在全球博覽會中擺攤，而是要形成遒勁強健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具有「生態多樣性」的文化。因此，全球化時代各地的文化其實都面臨了最壞也是最好的局面。就後者而言，全球化確是提供了另類思考的可能性。具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必須要能深入發掘其此一可能性。否則，只在習慣上用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框架中思考，與全球化的強權商業邏輯(即「有特色才能賣給國際」)其實並無二致；那麼，不管是擁全球化或反全球化，都只能落得被「全球化土石流」吞沒的下場。<sup>272</sup>

而國際貿易組織的設計，本來就是要達成商品的自由流通，促進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如果用中國古人的觀念來解釋，是走向世界大同的一個步驟。在過去，每一國家是一個單位，國家的主權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動不動就會打起來，如今門戶全面開放，看上去只是為了毫無障礙的互相通商，然而一旦全球結為一體，國家的觀念會趨於淡薄，民族的意識會為人類整體前途的觀念所取代，地方的色彩會被國際共通的價值所涵蓋，因此邁出這一步，對於人類文明與民族的文化都有很深遠的影響。世界大同原是中國人的理想，可是我國的古人是把中國當世界的，今天卻不能不承認，全球化是以西方富強國家為中心。所以所謂的徹底全球化，似乎就是徹底的西化，也就是消滅

---

<sup>271</sup>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論壇」，思想評論網站，<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index.html>，1998/10/27。。

了國界，消除了民族特有的價值觀。但文化界爭辯了若干年，卻被認為是永遠沒有答案的大問題，卻被經濟與貿易輕易解決了。西方社會的文化界中有很多異議分子，代表弱小民族，不斷的抗議西方霸權的擴張，但許多開發中國家，在思考如何不被邊緣化而努力的跟上全球化腳步的當兒，文化與經濟應該是相互依存，注重文化可不要忘掉經濟的重要性。<sup>273</sup>

所以從簡單的功利思維出發，全球化時代中最重要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自身文化產業輸出的數字，比如說最顯著的是電影、電視劇、音樂和藝術品(如繪畫、雕刻)等。可見的未來還包括多媒體化的教育娛樂產品。這是最核心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除了經濟功能以外，也牽涉到一個社會自我的文化圖像，也就是透過共同的文化消費來看見集體自身的文化形象，並且分享和創造文化內涵，如價值理念、社會現實認知。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攸關一個國家的民族自信。在這個領域中表現得越好就越能夠傳播一個社會的文化吸引力。「文化吸引力」簡單的說，就是傳播自身文化和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能力。前者強調的是吸引他人欣賞自身文化的能力，後者強調的是學習的能力。這裡所謂的文化內涵所指的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特殊象徵或特有理念，是具有特殊性的。比如說法國浪漫、唯美形象成為征服許多消費者的原素。不過，也有一些產品如麥當勞、Starbucks，他的文化特殊性卻沒有這麼鮮明，但實質上他的經營手法卻又含有某種程度上的文化思維。傳播科技的發達導至跨國之間的文化交換頻繁，也透過電影等工業的傳播，讓不同的文化價值進入一般人的生活領域。再加上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全球經濟倫理產生趨同化，並且使全球人類透過經濟商品和市場機制處在一個可掌握的關鍵。一方面人類價值觀和審美觀的來源逐漸的多元化，新的科技結合新的文化理念，產生新的文化形式。但另一方面，人類的價值觀卻又相互的影響，甚至在一些領域產生相同的倫理概念。美國學者杭廷頓則以文化之間的衝突來預言未來世界的政治問題。聯合國第一次的全球文化報告則不斷的呼籲維持多元

---

<sup>272</sup> 「超越全球 / 國族對立 讓文化活起來」，中國時報，2002/02/11，(網路資料)。

<sup>273</sup> 漢寶德，「全球化就是西化」，中國時報，90/11/19，(網路資料)。

文化的重要性，顯然文化之間並非只是一個平靜優雅的關係，尚且包含了人類的種種利益。文化認同往往就是指不願意自身文化的特質被異文化侵蝕、甚至摧毀。文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必然是一個包含各種意涵的名詞，既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也可能只是單純文化的。全球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經濟重要的活動之一，在市場上的佔有比例大幅增加。<sup>274</sup>

當蘇格蘭人歡聚一堂，彰顯其民族認同的時候，他們採取的是深具傳統色彩的方式。男士身著蘇格蘭裙，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格子呢花色，在風笛的哭嚎聲中，行禮如儀。藉著這些象徵，蘇格蘭人展現了對古老儀式的忠貞不移。這些儀式源遠流長，可追溯到久遠的古代。事實上呢，這些古老儀式的歷史都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大部分的蘇格蘭象徵也是如此。很多我們以為是傳統，而且深植於悠遠迷霧之中的事物，其實頂多只是最近幾個世紀的產物而已，而且往往還沒有那麼久。<sup>275</sup>傳統和習俗

在人類大部分的歷史中，在大部分人的生活裡頭就是這些東西。然而學者和思想家對傳統和習俗的興趣卻是出奇的少。傳統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現代性所創造出來的，可以從「無中生有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開始著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藍格認為，無中生有的傳統和習俗算不上是真的傳統和習俗。它們是構設出來的，而非自己形成的。它們是權力的一種手段。它們不是自記憶所不能及的年代就已存在。不管它們和久遠的過去有著什麼樣的傳承不絕，多半都是假的。所有的傳統都是無中生有的。沒有一個傳統的社會全然是傳統的。傳統和習俗為了各色各樣的理由而被人憑空而生。我們不應該以為，只有在現代才會有意識地建構傳統。而且不止於此，不管是蓄意建構或無心插柳，傳統總是與權力攜手。國王、皇帝、教士等等向來都在憑空製造傳統，以合一己之所需，並使其統治具有合法基礎。認為傳統歷久不變，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傳統隨著時間推移而演化，但也會突然改變或轉型。或者我

---

<sup>274</sup> 劉大和，「全球化之中的文化問題」，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sup>275</sup> 蘇格蘭裙的例子出自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藍格(Terence Ranger)的名著傳統之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

們可以這麼說的話，傳統是無中生有，而又從有而生有的。<sup>276</sup>

有些傳統 像是與偉大宗教有關的傳統 已經流傳了好幾百年。舉例來說，伊斯蘭教有若干核心教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維持不變，而幾乎所有的信徒也都會遵從。但是這類教義不管有什麼樣的連續性，在解釋、實踐這些教義時，仍會出現許多改變，甚至是革命性的轉變。傳統沒有所謂完全純粹這回事。伊斯蘭教和其它的世界性宗教一樣，所融匯的文化 也就是傳統 淵源各色各樣，令人眼花撩亂。某一套既存的符號及慣例既然稱得上是傳統，不一定就已經存在了數個世紀之久，英國王室每年的聖誕節演說都在英國做全國廣播，這已經成了傳統。然而，這卻是在 1932 年才開始的。歷時長短並不是定義傳統的關鍵所在，儀式與重復性才是。傳統一向是群體、社群或集體所特有。個人也許會遵循傳統習俗，但是傳統並不是個體行為的本質，而習慣才是行為的本質。在工業國家中堅持傳統還有一個原因，現代性所標榜的體制變革大多局限於公共機構 尤其是政府及經濟。在大部分的國家，家庭、性以及兩性之間的差異仍然深受傳統及風俗所影響。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出現了兩個基本上的改變。在西方各國，不只公共機構漸漸脫離了傳統的束縛，就連日常生活也是如此。而世界其他仍然是比較傳統的社會也日益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se)。而這些現象就是全球國際社會的要義所在。當傳統的角色改變時，新的動力也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這都可說是在自動自發與不得不然之間的拉扯，也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與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之間的拉扯。在傳統消褪之處，我們就不得不更開放、思慮就不得不更周詳。自主和自由可以用更開放的討論與對話，來取代傳統不可見的力量。<sup>277</sup>

而歷史，不是文字記憶而已，它是創意的泉源，甚至是未來發展的寶庫。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傳說，需要神話的想像，需要特殊的祭典儀式。它需要歷史，需要時間

---

<sup>276</sup> 陳其邁譯，Anthony Giddens 著，失控的世界 -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 41-54。

的沉澱與集體記憶。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過去的記憶是魅力的基點。文化當然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產業經濟。但是它與一般全球化流動商品的不同在於，它必須有在地條件的配合。英國的礦產博物館或是法國的家具演變館都是如此，人們想要消費這種商品，或是覺得這個城市迷人，一定得親到當地。這跟世界各處都吃得到麥當勞不一樣。他們的魅力來自時間風化後的軌跡。因為這些軌跡，就有了傳奇，就使得該地區發亮。因此，發展文化產業，就更是一種長期的工作。以往，我們是犧牲太多社會發展的成本了，以為傳統就是不好，就是背離現代，以致於臨時要端出文化與觀光結合的菜單時，就顯得急就章。我們不是曾經是玩具或是鞋類王國嗎？這是傳統產業。可是當初我們若有遠見，能夠有一個鞋子的博物館或是玩具博物館，故事或許會大大不同。

由此可知文化並非靜態，而且文化的成長是有系統性的支持所選擇的習慣和習俗，文化是指「人類所有型態的行為和產出的具體化，表現在語言、行動和人工作品，以及學習、傳送知識到傳承的世代。」語言、宗教、政治的合法系統和社會習慣是勝利者和商人的遺產，並且反映在構想商業中心的意見和普遍的歷史之中。<sup>278</sup>文化不是對官式的國族議題呼應，而是日常生活的品質感與歸屬感；藝術的創造力也不只是行銷與包裝的問題，更根本的是有沒有土壤的問題。地方文化，指生活在特定地方的普通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的描述，而人們對其所感受到的真實、舒適與準確性，則支配了每個人的愛好與口味。而每個社會在跨國公司的引領下，在接受外在流行文化的同時，也逐漸的在改造自己的地方文化。<sup>279</sup>

生活在家鄉的人們，在本土，但在當代，就好像是在異鄉的旅人。家鄉包涵歷史、地理、人以及與人相關的一切，比如風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也包括氣候、物產、

---

<sup>277</sup> 同上註。

<sup>278</sup> David Rothkopf,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 Vol.107, No.107 (Summer 1997), pp.38-53.

<sup>279</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年12月號)，(網路資料)。

動植物、泥土的顏色與氣味。每個人為鄉土所化育，所認同、並且熱愛鄉土。但是現在生活在家鄉的土地上，卻有深重的鄉愁。而這個鄉愁與古往以來的鄉愁大不一樣。這個鄉愁不是離鄉背井，遠離故人親友的「高貴的痛苦感」，而是文化上的民族主義失落的虛無感。這是「在地的鄉愁」。本土家鄉原來的面貌漸漸消失，西式大樓在田埂上矗立，五花八門的汽機車塞滿大街小巷，大賣場、超市、便利商店與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一樣，使棲居環境逐步大躍進。事實上，這一切使生活便利、效率提高，使大多數人擺脫破舊髒亂的落後狀態，確是一大福祉。現在，我們，尤其是下一代，看美國電影，喝可口可樂，玩電動遊戲，吃披薩、炸雞與薯條。報刊上的文章好像由外文拙劣中譯，美術館展覽當代畫家作品都是西方前衛的翻版，超市裡面不論衣服、食物、家電與其他一切產品來自全球各地，連少年的頭髮也偏愛金黃棕紅，當人們享受了古人所不能夢想的豐富與便利，但是，也失去「家鄉」，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外來文化(包括物質與精神方面)的滲透、入侵，已使「家鄉」面目全非。而人們自己，吃的、看的、穿的、用的，所受的薰陶與教育，都來自「先進」國家(或者由先進國家所組織、設計、改造、加工過的其他國家的東西，事實上也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便等於失去了自己。這差不多是「全球化」的文化災難。歸屬感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定義的群體認同、民族認同，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也可說是人性內容的一部分。文化的民族主義堅信價值多元主義的信條，主張生活多樣化、語言多樣化、文化多樣化。來自喪失民族文化歸屬感的「鄉愁」，是因飄浮與虛無而致的痛苦，盲目追求「成長、發展、進步」的民族，如果長期忽視或蔑視文化的民族主義，即使躋進「發達國家」之林，卻發現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地」，將悔之莫及。

而轟動一時的「洛杉磯大暴動」屆滿十週年，但是洛杉磯市府與警政單位都採取低調處理。不過，做為社會監督力量的媒體今天紛紛透過輿論，呼籲多元族裔構成的美國社會大眾記取慘痛教訓，避免傷害再度發生。洛杉磯大暴動當年造成五十五人死亡，超過兩千人受傷，一萬兩千人遭到逮捕，然而令全球各地難以理解的是人類長久發展的文明，何以能在非理性的對待下毀於一旦。1992年的洛杉磯大暴動起因於發生

在 1991 年 3 月 3 日的一宗飛車追逐案，非洲裔的黑人金恩因為駕車時企圖躲避警察臨檢而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飛車追逐。當四名白人警察最後攔阻他的去路後，不由分說的以警棍痛毆無寸鐵的金恩，現場情況無巧不巧的被家用錄影機全部拍下，並輾轉公諸於世。四名警察後來在加州法院被判無罪開釋，終於引發許多非洲裔民眾不滿的情緒達到臨界點，於是在 1992 年 4 月 29 日於洛杉磯市區發動示威、掀起暴動。失去理智的暴民在警方一時束手無策與無力控制下，紛紛走上街頭，不肖份子更乘機打破商店櫥窗、侵入民宅商家搶掠。當時由於許多韓裔移民與洛杉磯非洲裔居民比鄰而居，因此在暴動期間受害最深。由於缺乏警力支援，韓裔人士被迫擁槍自衛，一度導致雙方凶殘的報復、殺戮行為，至今在韓人街 (Korean Town) 附近仍留下令人難以視而不見的紀念碑。自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延續四天的暴動，令這座全美第二大城陷入空前的危機，除去難以想像的死傷人數外，總計一千一百棟建築物遭到毀損，財務損失更是高達十億美元。在輿論壓力與美國民權團體的奔走下，涉及這起執法人員惡意施暴的四名警察最後均遭解職，才逐漸令民眾的怒火趨向平息，而當事人金恩稍後也獲得了三百八十萬美元的和解賠償。回憶金恩當年對白人警察的哀求：「我們能不能和平共處？」曾經撼動各地民眾的心絃，幾乎視他為對抗不法暴力的英雄人物。然而，十年之後，現年三十六歲的金恩卻於去年因吸毒、酗酒與猥褻行為，被監禁於洛杉磯縣的牢獄之中。「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雖然洛杉磯大暴動已經過了十年，當時縱火打劫的混亂場面如今再度透過電視畫面傳播到世界每一個文明角落，依然令人觸目驚心。洛杉磯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旺森安迪認為，在多族裔並存的社會，避免傷害的唯一準則是：「相與為善，和平共處，也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sup>280</sup>

所以在一千多年以來，儒家思想與伊斯蘭思想一直認為多元文明共存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基石，因此也才有璀璨的唐朝盛世與伊斯蘭盛世的出現。數百年來，西方政權在全世界扮演主控與分配的角色。而近數十年，西方文明在全球各地的主控態勢

---

<sup>280</sup> 「轟動一時的『洛杉磯大暴動』屆滿十年」，中央社，91/04/28，(網路資料)。

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回應與反制。廿世紀末，西方政治學者終於意識到「全球政治已朝多極和多元文明發展」，杭亭頓觀察到「當西方力圖固守其價值觀並保護其利益時，非西方文明社會將面臨一項抉擇」。西方文明務實意識的覺醒，將有助於西方文明揚棄其世界秩序觀(the concept of world order)，並進一步促進世界和平的發展。以伊斯蘭教義的角度來看，多元文明共同存在是一項「值得尊重」的事實。造物主將人類造成多元種族，是要彼此互相了解、學習的。到了廿世紀末，世人見證了殖民時代與兩次世界大戰所帶給人類的災禍，也了解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不再能完全以政治、軍力優勢或金元為後盾。廿世紀末的知識分子有比以前各世紀知識分子更充分的事實說服自己相信：「和諧的世界才是符合最大多數人期望的世界景象，大同世界才是人類共同的最大福祉，真正的「平等」也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大同世界是人類共同理想，也正是造物主付予人類的使命。而邁向大同世界是需要相互尊重、攜手合作、共同努力的，而非爾虞我詐、相互鬥爭可達成的。唯有展開坦蕩的胸懷、透過誠摯的溝通，才能將彼此的敵視意識消除。」<sup>281</sup>

而亞洲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多不同文明的地方，它將可能變成在 21 世紀主要的行為區域，它是很適合去嚐試的，因為它有優久的競爭與相互作用之歷史，在十八世紀有多種文明的共存可歸因於伊斯蘭的全球工作網絡上，而且中國的商業在其他方面，從一個同類交易的系統到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圍繞一個很多文明所組成的廣大成員，在這種主張下，全球化在其中的多樣化現在是無價的，而且預期成功的機會不確實是很小的。<sup>282</sup>

中國大陸的蘇州大學張銘教授指出，「文明的的差異性是人類演進歷史過程中的產物，每一種文明，對於人類來說，都存在著應戰某種生存或者發展挑戰的價值，當

---

<sup>281</sup> 丁迺忻，「伊斯蘭文明的世界觀」，伊斯蘭之光網頁，[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2000/08/18，(網路資料)。

<sup>282</sup> Eisuke Sakakibara, "The End of Progressivism: A Search for New Goals,"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September/October 1995), pp. 8-14.

前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強盛，但也不過數百年的歷史，還沒有接受更長時間的考驗，不能保證它就能夠應付將來人類可能面臨的所有挑戰。所以，保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保證人類應戰模式的儲備，是符合人類的整體與長遠利益的。而西方文明的出現和成功，也得益於它自己對於『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有效發掘。全球化過程也應該是一個文明間的撮合過程。」<sup>283</sup>

## 二、文化發展有趨同性

在全球主義的意識型態裡，未來的全球文化將是全球經濟的副產品，因為在全球化下，文化、政治和精神生活都是由科技—經濟基礎所轉變與塑造出來的，所以在資訊全球化下，傳媒將自行決定它要傳遞的文化訊息內容。世界市場經濟令民族國家乃至政治事項在人類事務中的功能逐步消失，而非關經濟的的社會、倫理宗教、政治、生態等方面因其可能妨礙科技改革與經濟的增長，則「理所當然」的被人忽略，雖然從酒神膜拜、巫覡和神話中或可看出人類欲望是永無厭足的，但卻並不一定導出科技

經濟有系統和無止境進步的觀念。自由市場的經濟全球化，在非西方社會成功進入世界經濟市場的同時，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儒家學說和其他東亞文化思想曾經被視為是經濟理性化的絆腳石，但在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的高度成就下，反而變成一個整體的指導方向，在文化方面，更是啟動現代化過程的最有利因素。但是在世界經濟波動的一些逆轉中顯現，許多的人還是對西方超級資本主義的模式較具信心，認為它最終仍將勝過其他模式。然而，一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宣稱，一個完全的全球化經濟，並不一定會帶來一個源於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質的全球文化。其他文化的指導方向不但可能和不同程度的經濟理性化相容，還可能會導致觸發嚴峻國際衝突的文化「民族主義」。這裏所謂「民族主義」，不僅泛指那些以國家為單位的社

---

<sup>283</sup> 「全球化——全球化教會我們什麼——全球學者暢談全球化」，人民網網站，<http://www.peopledaily.com.cn/>，2001/11/29。

會，也包括伊斯蘭、中華或印度文化世界這些龐大體系。<sup>284</sup>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在西方學院理論界是具有影響力的理論。這種理論強調文化的獨立性格和各自特點，並以文化之間的差異為各自特點之所在。多元文化主義者主張尊重文化差異，反對歐洲中心論，反對以一種文明的價值標準來判斷另一文明的是非優劣。然而作為一種理論，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卻很難貫徹到底。費希(StanleyFish)1997年在《批評探索》(CriticalInquiry)撰文，譏諷地稱之為「推銷店式多元文化主義」(BoutiqueMulticulturalism)<sup>285</sup>。費希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只停留在文化差異之表面膚淺的層次上，而一遇到深層的差異，就無法保持尊重和寬容的態度。費希指出不同文化間的衝突往往是基本價值觀念的衝突，只是在表面上講尊重和寬容，並不足以解決這基本衝突問題。費希確實的指出了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文化理論的弱點和缺失，然而費希把文化看得太單一，否認在不同文化之間有任何共通性，尤其否認理性有超越民族文化界限的普遍性。文化差異的確是事實，但人類理性也同樣存在，只因為現實中有強權的壓抑和非理性的行為就否定掉人類理性，或否定西方之外有理性，這是西方一些學者的誤判。正如台灣的龍應台在《尊重誰的文化差異》一文裡所言：「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而且我們必須尊重別人保持文化差異的意願。」<sup>286</sup>但是問題症結不在「尊重」文化差異，而在「認識」真實的文化差異。香港大學教授張隆溪則認為在二十一世紀，走出東西方對立的理論困境，重新去審視文化差界，由二元對立走向理性對話與融合，將是衝突論和對立論之後，東西方文化和文化理論必將踏上的坦途。<sup>287</sup>

而全球化不但強化了文化多元論，並且進一步的削弱了國家主權，這是因為民族國家的形成乃是因為領土與主權，但民族國家現在又受後現代所蘊含的結構主義傾向

---

<sup>284</sup> Benjamin I. Schwartz,「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和比較文化研究」,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 (網站資料)。

<sup>285</sup> 推銷店指買印第安人皮制衣服和骨角首飾，或別的甚麼民族服飾或民族食品之類小玩意兒的商店。

<sup>286</sup> 龍應台著，「尊重誰的文化差異」,百年思索(台北：時報，1999)，頁67-76。

的威脅，因此在網路、傳播媒體、旅遊和工作需要，已使得依據專門領域或特殊社會狀況來思考問題已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所以我們也愈來愈有必要揭示，當我們說一個「英國人」，或一個「法國地區」時，我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所以再深一層看現代的全球化世界，其實並沒有出現一個愈來愈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有更多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的確，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會出現「他者」的聲音。今日盛行的「後現代主義」之所以出現，實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種反應，即重新去發現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從而產生對西方現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之普世主義的宣稱，予以揚棄。在某個意義上，全球化產生了「後現代主義」。在全球化中，這個現代化運動已有意識地與西化保持距離，並日漸增強對本土文化的承諾。他們追求的，無疑是西方現代性之外的「另類現代性」，也即旨在建構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現代文明秩序。簡單來說即是非西方社會要現代化，但不要西化。所以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現代化不會停下來，而最終出現的，將不是一個西方現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個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現代性。<sup>288</sup>

在貝克的全球化構想中，不斷談到全球地方化，這個論題稍顯太躍進了，因為在全球地方化之間，其實還有更應即刻面對的「本土化」議題。因為沒有本土化的成功，就沒有真正生命力的文化，將帶來認同與歸屬的混淆，但本土化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須借助國家機器——政府的協助，所以民族國家不可能會因為全球化而逐漸消退，反而會因為全球化的行進而成為一個平衡內部與外在的精神和認同力量。所以對於全球化的佈局，我們不應只考慮既得利益者的思潮與行為，更應有許多人由本土化的立場去為全球化做一個註解，也給全體人類多一個方向。而全球化發展引申的世界性制度、形象、理念與行為方式之普及化和趨一化，與其發展所引申的對當地文化、當地認同的重新強調、重新發掘發現與強固防禦，是可以相容並蓄而不必然是相斥相對

---

<sup>287</sup> 張隆溪，「多元文化在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一期(2000年10月號)，頁57-59。

<sup>288</sup>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網站資料)。

立的。不過，學者的研究亦提醒，全球當地化也仍然是一種階級化的過程，全球當地化之必然的資源集中現象，可能引申「全球化的富人與地方化的窮人」之兩極化新形態，是值得重視的新興課題。<sup>289</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在邏輯上一方面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形成弔詭的發展狀態，但並不是指兩方向是分裂、對立的狀態，且依循其各自的邏輯進行運作，相反的，它們是互為辯證的橫向、縱向動態，相生而存。普遍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質、趨於同一內涵的行動普及於世界各地，以好萊塢電影或W T O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對於此，特殊的普遍化關係到區域或地方特質的異質性或多元性，能演化為全球所普同接受的現象，以蘇格蘭或台灣原住民音樂為世人所流行接受而言，其凸顯地方或特殊的自主性意涵，並形成與全球交融的現象。現在的跨國資本主義採取了許多新的戰略，比如，它們更愛強調地方性、特定的文化習俗，但是這種重視和強調，就像麥當勞和微軟的產品充分地方化一樣，是與建立和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是一致的，是與建立跨國的世界市場壟斷是一致的。<sup>290</sup>

而跨國企業的確採取了許多新的戰略，比如，它們更愛強調地方性、特定的文化習俗，但是這種重視和強調，就像麥當勞和微軟的產品充分地方化一樣，是與建立和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是一致的，是與建立跨國的世界市場壟斷是一致的。今天，在美國戰略裏面，文化特殊性的字眼一再被強調。但是，一方面，其目標是為了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個「種族純潔的阿族共和國」；另一方面，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是為了服務於美國推行的拆除國家利益壁壘，建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建立高度同質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目標。今天，甚至民族化、地方化、文化多元主義和承認的政治，也都成為建立一個完全相反的同質化世界

---

<sup>289</sup> 陳淑敏，「機遇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八期（1999年8月號），（網站資料）。

<sup>290</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網路資料）。

的工具，這的確是一種新的現象。<sup>291</sup>

1997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華生(James L. Watson)主編的《McDonald's 成功傳奇：跨文化經營啟示錄》。按照該書的分析，麥當勞之所以在東亞社會獲得成功，其原因有三：一是麥當勞自身的技術優勢；二是東亞民眾認可麥當勞的形象；三是麥當勞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的地方化策略。在技術方面，麥當勞成功的秘訣在於：不斷加快生產速度，而又保持產品的一致性，使「吃」的味覺成為可以預測的體驗。麥當勞建立了完整的生產和服務體系，把一切過程標準化，從而保證無論何時、何地、何人，只要進入金色拱門，就知道可以期待的具體而確切的色、香、味以至笑容是甚麼。在技術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麥當勞在東亞代表了來自美國的舶來品，因而成為現代性的標誌。麥當勞進駐東亞各國的時候，當地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比較穩定，新富階層勃興，老百姓對未來很有信心，麥當勞於是成為心存希望的人超前體會現代性和新生活的象徵。華生指出，在東亞社會，人們對麥當勞的聯想充滿著矛盾的和放大的意義，以致麥當勞的符號意義遠遠大於麥當勞店的全體總和。麥當勞的意義首先就在於，麥當勞出售的不僅僅是食物。在北京的年輕職業階層把麥當勞當作與中國之外的世界相聯繫的途徑而接受下來，許多人說，他們並不喜歡麥當勞的食物，但認為在麥當勞吃東西有更深刻的內涵，因為可以體驗到美國文化。在韓國，漢堡和類似的肉製品很長時間以來就已經成為民族食譜的特徵，所以麥當勞標準食物的味道實際上並不新奇，然而許多韓國人把吃麥當勞與文化及經濟的反叛等而同之。在台灣，雖然「吃」文化也與政治傾向連在一起，一個人選擇大陸人開的還是選擇台灣人開的餐館，可能被看作是「統獨」立場的反映，但是選擇麥當勞等洋快餐卻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態度問題，因為洋快餐被認為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正因為在麥當勞身上凝結著如此不同的象徵意義，了解麥當勞在東亞社會如何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資源，並最後站穩腳跟，就成為研討東亞社會現代化和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而研

---

<sup>291</sup> 韓毓海，「我們是否要接受一個同質化世界？」，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號)，(網路資料)。

究文化帝國主義的西方知識份子則在全球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麥當勞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它代表的正是美國流行文化的統治。它通過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流行文化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使人們產生美好生活的夢幻，同時沉湎於資本主義的物質繁榮。在後現代的社會裡，文化統治是在軍事控制和政治控制之外的剝削的新形式。<sup>292</sup>

所以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興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用起源於日本經濟界的概念 - 「全球地方化」來表示。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發生，所以並非像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設想的那樣，全球市場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 半邊陲 邊陲的分工架構，而是全球化同時有「中心化」和「解中心化」兩種作用，前者指資本、權力、資訊的集中過程，後者指地方、社區分享原中心區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強。全球化不但威脅著國家的資訊和財稅主權，它那種使天涯若比鄰的力量，也可能使直接的鄰居關係凋零，因為「遠方的鄰居」越來越重要，特別是網路所支持的跨國聯繫，會產生這樣的效應。當民族國家還興盛時，公民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國家式微後，公民社會一方面向下分解於各種小社團中，一方面向上跨國地形成跨國公民社會，例如各種跨國非政府組織。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地位，改變了空間，也讓認同感更加的複雜化，沒有了距離，各種事情都可以跨國進行，這種情形被稱為「解空間化」的力量，因為已沒有任何的地方被稱為遙遠，也讓地方和社區的實體空間能在全球範圍內去獲得資源。而衝擊民族國家架構的，不只是各種跨國的勢力的產生，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也挑戰著國家的權威。事實上地方化與全球化是當今同時發生的兩股趨勢，尤其是使全球化成為事實的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可以使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再「偏遠」，使地方得以越過國家直接與全球的某個地方相聯，而全球化也使各種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間遭遇頻繁，文化帝國主義就必須面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地方受著全球的影響，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這就是羅勃

---

<sup>292</sup> 何蘭萍，「地方化與麥當勞的成功」，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七期(2001年10月號)，(網路資料)。

森(Roland Robertson)所說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sup>293</sup>

而人類文明的變化層面與深度，在廿世紀是空前的。進入廿世紀後，中國封建社會的帝制思想已經完全清除。「上帝選民」的觀念也已經成為過去式。狹隘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現代化企業要求團隊績效下逐漸受到揚棄，取而代之的是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平等的精義)。因此，由西方民間企業經營的帶動，西方文明將逐漸體會到整體意識的重要性，此與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的體系日趨接近，有利於全球文明的重塑。文明的重塑有賴於各方共同的努力，也就是進行一跨文明的心靈改革運動，放棄彼此成見，以寬廣的胸懷，化除敵意，重塑文明體系間的互動關係。全球文明的重塑有賴於文明間的誠意互動與文明的融合，文明的融合有利於破除不同文明體系間的樊籬，以促成集體合作。廿世紀下葉，宗教復興運動陸續在全球各地展開。此一全球宗教復興運動將促使各宗教體系重新深探其宗教的基本教義內涵，有利於人類在心靈上的返璞歸真。輔以現代交通、通信科技的發達，配合各文明基本元素之誠意溝通，有利跨文明心靈改革期間的互動。在具體實踐方面，文明融合並不是合金式的溶合，而是將不同文明體系中共通的精神以一種共同接受的描述方式重新呈現(present)，也就是建立一個適合不同文明架構在追求世界大同的統一作業平台(platform)。如此，將有利於各文明在其體系內部的彼此溝通，而不同文明體系也可以透過此統一平台彼此交換意見，達到真正的文明融合。伊斯蘭文明體系所倡導的世界文明意識，與儒家文明體系的大同思想可以有效地結合。此外，對於進一步邁向世界和平，不論就功能、方式或精神而言，儒家的王道思想與伊斯蘭教的主道思想、基督教的博愛思想是共通的。由於儒家文明不具宗教本位主義的色彩，也沒有長期以來宗教集團，因信仰不同，產生壁壘分明的歷史包袱，是作為調和不同宗教文明的最佳溶劑。所以以人類共同福祉為出發點，邁向世界大同，是不受宗教教條限制的，更是符合宗教理想的務實表現。

294

---

<sup>293</sup>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 38-1 期(2000 年 3 月)，頁 147-184。

<sup>294</sup> 同前註

在文化認同的領域，全球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部落化(tribalization)過程一同出現，兩者相激相蕩。而在第三世界，全球化往往是美國化(或西化)的代名詞，導致嚴重的本土文化認同失落的危機，所以第三世界要求價值多元化的聲浪將不斷上升，雖然這未必導致杭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但也絕非單一方向的融合。所以整體而言，一個真正的全球社群的出現仍是紙上談兵，文化與價值的趨同未必平順。主權國家仍將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組成單元，主權國家對世界秩序的塑造仍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處理全球性議題上，由於各自囿於狹隘的國家利益，主權國家也許成事不足，但絕對敗事有餘。當前主權國家的主要不足在於各自的市場規模過於狹小，因此將會透過區域經濟的整合，來擴大彼此的經濟成長空間與強化國際競爭力。所以真正有可能部分替代主權國家職能的，將是類似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這一類的區域經濟統合組織，成為界定世界經濟版圖的新坐標。<sup>295</sup>

### 三、小結

由以上的諸多論述可知道，全球化現象除了帶出市場自由主義者結合帝國霸權支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點出了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主體精神與自主反省意義。全球化既然源自於在地的內涵，因此，在地者的行動就是全球化的實質材料，但是細細思量，我們卻可知當今的全球化主流中，不但沒有完全涵蓋各種在地的異質內涵，反而引出被國際強權所掌控的事實。所以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辯證弔詭，被操縱為霸權支配之全球化假象，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到處可以看到操縱的影像，貝克抨擊此種假像式的「全球主義」論調，事實上是夾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幻思，企圖替資本投機者、跨國公司、跨國壟斷媒體塑造一個「美好的」、「無關稅、文化障礙」、「無國家、社群保護壁壘」的世界市場主義、帝國文化壟斷主義。但因這些的假像與危機引爆了與在

---

<sup>295</sup>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年12月號)，(網路資料)。

地精神的矛盾，許多的國家、族群、社群或個人皆覺醒到不可逆阻的全球化趨勢可能再度被扭曲為帝國支配弱勢者的工具，因此，全球在地化運動也衍生了其覺醒、自主意識的行動邏輯，凸顯其主體性意涵的行動、論述位置和權力。因此第一場的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鬥爭就出現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西雅圖回合的建築物外頭。<sup>296</sup>

根據過去的經驗，著名的蘇聯和美國能很清楚的被區分為一種「二選一」的進步意識形態。統治和嚴苛軍事的對抗意識，經過冷戰徹離了很多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的不同，而到了一個比較從屬的地位與轉換了世界大部分國家進入意識對抗的主要政治問題，就像政治學家杭庭頓在 1993 年夏天指出：「衝突乃是介於諸侯、民族，而且在西方的文明中意識型態是主要的衝突所在，William Lind 就是這麼認為」。而冷戰就像是一個世界戰爭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而且與早期的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戰爭相仿。所以冷戰並沒啥價值，但是在西方或較精確的西方的意識型態之進步主義下，算是另一種的國家戰爭。社會主義的崩逝和冷戰的結束從西方的文明中釋放了世界，各種不同種類的進步主義面臨了較根本的環境污染和各種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主張。<sup>297</sup>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於 2000 年的千禧報告中，針對 1999 年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西雅圖之役」，反思全球化的衝擊。報告中指出，示威者反對的並非全球化本身，而是全球化之中的資源分配不均，懸殊的損益差別，使得維護人權平等、生態平衡等等聯合國宗旨面臨更加尷尬的困境，而迅速變遷的發展進程，除了為措手不及的人們帶來更無可測度的憂懼 特別是關於國家調控能力的武功盡廢，以及社會下層建築的不夠穩定。安南先生在報告中也承認，1997 到 98 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股「令人陌生而無法預測的力量」所造成的傷害。安南並指出，這些反對人士的憂慮都傳達著一個有力的信息，「全球化的涵義必須超出開創更大的市場。經濟領域無法與更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區分而獨立在自己的軌道上起飛。全球經濟的生存與繁榮必須有

---

<sup>296</sup>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 現代的弔詭」，中央日報，(網路資料)。

<sup>297</sup> Eisuke Sakakibara, "The End of Progressivism: A Search for New Goals," *Foreign Affairs*, Vol.76,

共同價值觀和機構做法作為更堅實的基礎 不須促進更廣泛和更包容的社會目的。」  
價值上的一元獨尊或隱或顯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在差異中和平共存(Live with  
difference)」的呼聲，與洪水一般淹沒反對聲浪的全球規格化，後者的力量似乎更為  
直接而粗暴。全球化的急促腳步幾乎使得人們失去了反思甚至喘息的片刻。結構性的  
一元獨尊迫使著窮國或是貧民無法「自由」選擇 即便選項有二：全身投入或是裹足  
不前 但是，沒有置身事外的自由。<sup>298</sup>

---

No.5(1995), pp.8-14.

<sup>298</sup> 翁燕菁，「發展、全球化與人權困局」，台灣留法同學會網站，  
<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 第五章 結論：全球化需適應但不失控

全球化是相互比較矛盾而非單一方向的，而且全球化在世界各個地方有不同的型態存在。在特別的地方，特別的區域，全球化會以不同的風貌呈現。全球化是一個不分內部或外部的形式，也無大小之分的，網際網路就是最大的代表，摸不到看不到，但卻跨越了國界而不用繁鎖的公文來往，沒有人可以形容網際網路有多大，也沒有人可以形容網際網路有無內外部的差別，但是許多的人每天打開電腦和網際網路時，與無國界無時差限制的人進行著即時的溝通，也是一種進行全球化的動作。即使是在很貧窮的國家裡，當人們打開電視，甚至收音機時，也是全球化的動作之一，因為電視機和廣播已可把世界上任何角落發生的事直接的訴說出來，每個事件的發生讓我們就像「親臨現場」般一樣的清清楚楚。所以全球化是有兩種階段的，可以是大的組織結構單位，如國家政府，但也可以小至個人的心靈和日常生活，這個原因是我們的生活接觸和溝通比從前更快速便捷之故，而個人的生活作息也因此有了重大的改變，如女人的生活和地位，個人的親密關係和決定常常也可能會與全球化的變革產生聯結，女性的角色也因為全球化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女性不只在職場上發生改變，在傳統家庭中也發生了角色和決定性的變化。這是真正的全球性革命。家庭的結構改變了，生育率即是其中之一，許多國家由於生育率的改變，甚至引發嚴重問題。在歐盟國家中平均生育率只有 1.7%，這已使得世界人只的均衡發生重大問題。女性在歐盟國家的自主性愈來愈高，已有 25% 的女性表示不願意生育，大部分人寧可選擇職業。<sup>299</sup>

所以全球化讓世界的相互依存性變得更高，許多住在百里千里之外的人現在都可以藉著網際網路、電話、甚而是衛星而立即聯絡到彼此。所以全球化代表的不僅是經濟而已，而且還有文化社會的面向。我們居住在一個全球的多元秩序中，這是從前所沒有發生過的，可能也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這絕不是一個單方的行進過程，這是

---

<sup>299</sup> Anthony Giddens, 「全球化勢所必然 但不能失控」, 華訊新聞網  
[http://www.ttnn.com/cna/020417/category\\_g\\_b.html](http://www.ttnn.com/cna/020417/category_g_b.html), 2002/04/17, (網路資料)。

一個多方聯繫的結果，包括大家面對許多困難和需求的一種結果。然而，這一切在過去二十年到三十年來使得全球的關係相互依存性更高，如果我們看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我們會發現世界上的媒體有多麼的快速，而媒體與我們的生活關係又是如何的緊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採取九一一行動的人們是如何運用資訊的全球傳送，來進行攻擊外的散佈計畫，他們先攻擊象徵美國的世界貿易大樓，他們攻擊五角大廈，接著可能是白宮，這個過程予人的感覺幾乎是計畫攻擊的人同時也了解到世界媒體在親密相互依存的快速傳播下，可以產生另一番戲劇化的效果，而世界上半以上的人口，或許超過一億的人口可以透過全球化下媒體的傳送同步看到這項攻擊行動。這可以說是現代全球化下的一項戲劇但卻真實的事件。全球化增加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但同時也以不同的形態呈現出相互依存關係。由社會學的定義觀之，是使我們社會的基本系統和組織單位發生改變，空間、距離和時間都發生了改變，也進而使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結構發生基本變化和衝擊。<sup>300</sup>

世界形勢在冷戰後雖然逐漸形成穩定的局面，但仍因強權國家間之協調、合作、摩擦、競爭等行為而隱含著許多複雜的不安定因素，而全球化的進度在 2000 年逐漸加快，影響的地方也逐漸擴大，發展的程度更加深入也更廣泛，也有更多的國家開始加入此一進度。過去在內外因素作用下對外採取相對封閉策略的一些國家，包括伊朗、朝鮮、南斯拉夫、古巴、利比亞等，也先後開始改變方向，尋求擴大和加深對外聯繫的通路。全球化最先表現在經濟方面，但至今所涉及的範圍正逐漸的擴大中，由經濟全球化為起點，涉及的領域正逐漸擴大，所以經濟為觸發全球化開展的基礎，而且日漸直接地影響著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全球化進程，使得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已經越來越難以避免。所以經濟全球化及其深遠後果，在 2000 年表現得相當突出。全球化問題也被列入各種國際和地區機制的議程，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技術，如何更進一步推進和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並在這些方面竭力開展競爭，成

---

<sup>300</sup> 同前註。

為各主要國家在考慮未來戰略時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已有不少政府已經正式提出有關構想。在全球化中處於特別有利地位的美國，已明確地把推進全球化當作基本國策。有評論者認為，「柯林頓主義」就是「全球化主義」，民主黨八年執政的主要功績就是為美國確立了全球化戰略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也都根據本國國情，力求獲取全球化進程提供的取得後發優勢的機會。但是全球化又向各國，也包括已開發國家提出了複雜且重大的新挑戰，因為經濟全球化擴大了國與國之間和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各國國內都有在全球化中得利較小但受損較多的階層，這就是在世界上和各國國內引起對全球化進程反彈的根本原因。但是全球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能通過本國的正確戰略抉擇和在國際上進行廣泛的協調合作，來盡力促進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趨於相對公平合理。這將決定今後世界動蕩規模的大小和地區衝突次數的增減，影響國際關係是進一步穩定或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sup>301</sup>

所以全球化帶給全球人類，是好是壞無人敢下定論，而一個更加一體化的世界也不一定就是代表是一個和諧又平等的世界，因為我們仍需面臨許多的風險和機遇，例如跨國活動的尋根性、恐怖主義的驚慌、全球地方化與民族特徵的憂慮、環境、人口問題等，其實全球化並未減少全球的貧窮人口和惡劣生活環境，可想而知的是我們的全球化後的未來不一定就是坦途。但是縱然有許多的懷疑與批評，全球化卻已是一個不可逆轉，並已逐漸形成的新氣象，有許多的世界居民逐漸形成一些新的理解、組織和共識，以團體的力量去尋求地方和全球問題的解決和處置，給予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潛力。所以全球的未來方向仍是掌握在我們這些「一般級」的世界居民手中，未來則是取決於我們所選擇的道德立想和奮鬥目標，所以我們不應放棄任何的機會和積極去爭取該有的權利，盡該盡的義務，而不該選擇逃避。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大都是透過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制定而建立的，這也是國際

---

<sup>301</sup> 「全球化深入發展使國際關繫復雜化」，解放日報，2001/12/14/，(網路資料)。

經濟高峰會會議之所以成為抗議者攻擊的主因。從西雅圖、墨爾本、布拉格、魁北克，到哥特堡、熱那瓦，抗議者的手段愈來愈激烈，鎮壓者的手段也相應地趨暴力。但這類抗議，終究是象徵性的。反對「全球化」就如同反對「資本主義」一般虛無縹緲，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敵人在哪裡？全球化在哪裡？它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可尋，因而反對者註定只能用象徵性的語言，去對抗既抽象又具體的新秩序。軌異的是，這種象徵性的抗議，竟然也成為標誌著全球化時代的一種圖騰。正如 1998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Amartya Sen 所言：「反全球化示威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sup>302</sup>

---

<sup>302</sup> 李威靈，「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籍

- 十風五雨，租借台灣(台北：爾能，1999)。
- 丁連財譯，Noam Chomsky 著，9 - 11(台北：大塊，2001)。
- 王作榮口述，林昭武編寫，全球經濟難題：廿一世紀新挑戰(台北：天下雜誌，1990)。
- 王德玲、蔣雪芬譯，Kenichi Ohmae 著，看不見的新大陸：知識經濟的四大策略(台北：天下，2001)。
- 王列、楊雪冬，全球化與世界(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王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王學東、柴方國等譯，Ulrich Beck、Habermas 等著，全球化與政治(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 王振中，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 - 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文軍譯，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著，全球社會學(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朱柔若譯，Laurence Whitehead 著，民主的代價：冷戰後全球的民主化運動(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 朱章才譯，Wilfried Loth 著，經濟全球化(台北：麥田，2000)。
- 何竟、周曉幸譯，Jacques Adda 著，經濟全球化(台北：米娜貝爾，2000)。
- 宋玉華等著，開放的地區主義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杜默譯，Ervin Laszlo 著，開始(台北：大塊，2001)。
-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鈴譯，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Jonathan Perraton 著，全球化大轉變(台北：韋伯，2001)。
- 吳書榆譯，Seth Shulman 著，知識的戰爭 - 現代風起雲湧的另一種戰爭(台北：聯強，2001)。

柯雷譯，George Soros 著，**開放社會：全球資本主義大革新**(台北：聯經，2001)。

李宛蓉譯，Robin Wright、Doyle McManus 著，**大潮流：目擊全球現場**(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3)。

李英明著，**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與兩岸關係**(台北：生智，2001)。

李振昌譯，Richard Rosecrance 著，**虛擬國家 - 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台北：聯經，2000)。

李威儀譯，Steven W. Mosher 著，**中國新霸權 - 中國的企圖：支配亞洲與世界**(台北：立緒，2001)。

李惠斌、楊雪冬譯，Anthony Giddens 著，**超越左派右派 - 激進政治的未來**(台北：聯經，2000)。

周添城，**全球經貿的分合：區域化對決全球化**(台北：中華徵信所，1999)。

周志杰譯，Montserrat Guibernau 著，**無國家的民族 全球時代的政治社群**，(台北：韋伯，2002)。

林正弘著，**馬克思**(台北：麥田，2000)。

馬勝利譯，Edgar Morin、Anne Brigitte Kern 著，**地球祖國**(台北：聯經，1997)。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斯主義(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俞可平、黃衛平，**全球化的悖論(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簡)**(台北：創世文化，2001)。

胡元梓、薛曉源，**全球化與中國(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耿修林譯，Ehandes E. Lindblom 著，**市場體制的秘密(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梁展，**全球化話語(簡)**(上海：三聯，2002)。

高仁君譯，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著，**完美大未來 - 全球化機遇與挑戰**(台北：商周，2002)。

莊武英譯，Michel Albert 著，**兩種資本主義之戰**(台北：聯經，1995)。

徐曉雯譯，Robbins, B. 著，**全球化中的知識左派(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徐偉傑譯，Malcolm Waters 著，**全球化**(台北：弘智，2000)。

- 徐海銘、季海宏譯，Noam Chomsky 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 董更生譯，Robert A. Pastor 著，20世紀之旅(台北：聯經，2000)。
- 黃文雄，台灣．世界孤兒經濟(台北：一橋，2000)。
- 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簡)(北京：三聯，1986)。
- 張世鵬、殷敘彝，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許家豪譯，Anthony Giddens 著，第三條路及其批評(台北：聯經，2002)。
- 許介麟、李文志、蕭全政，台灣的亞太戰略(台北：業強，2000)。
- 許介麟、李文志、蕭全政著，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業強，2000)。
- 夏鑄九、黃慧琦譯，Manuel Castells 著，千禧年之終結(台北：唐山，2001)。
- 黃裕美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文明衝擊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
- 黃柏棋譯，Kenichi Ohmae 著，無國界的世界(台北：聯經，1993)。
- 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 彭淮棟譯，Immanuel Wallerstein 著，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2001)。
- 陳碧芬譯，John Gray 著，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台北：時報，1999)。
- 陳其邁譯，Anthony Giddens 著，失控的世界 -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
- 楊宇光譯，Robert Gilpin 著，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1994)。
- 楊鈞池、賴碧姬、梁錦文、童振源譯，Joan Edelman Spero 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1994)。
- 楊伯淑，全球化：起源、發展和影響(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賈士蘅譯，Joel Kotkin 著，全球族：種族、宗教及文化認同對全球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台北：聯經，1994)。
- 蔡繼光、李振昌、霍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0)。
- 劉世平譯，Philip Kotler & Hermawan Kartajaya 著，亞洲新未來—建立永續發展的經濟體(台北：商周，2001)。

劉康，全球化 民族化—旅美學蹤憑弔(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歐信宏、陳尚懋譯，Barry B. Hughes 著，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1999)。

鄭秉文譯，J.E.Stiglitz 著，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簡)(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鄭榮元、陳慧慈譯，John Tomlinson 著，全球化與文化(台北：韋伯，2001)。

鄭武國譯，Anthony Giddens 著，第三條路 - 社會民主的更新(台北：聯經，1999)。

樂施會，不公平的規則 – 貿易、全球化與貧窮(香港：樂施會，2002)。

應小端譯，Richard C. Longworth 著，虛幻樂園—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台北：天下文化，2000)。

龍永圖編，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簡)，(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

羅耀宗譯，Peter Jay 著，富裕之路(台北：時報文化，2001)。

## 外文書籍

Held, David and McGrew, Anthony , 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9).

Friedman,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Giddens, Anthony, Beyond left and right :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

Huntington,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1996).

Soros ,George, Open Society :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 Public Affairs, 2000).

Tomlinson,Joh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9).

## 中文期刊

- 「911 這一天，世界改變了」，聯合報，2001/12/23。
- 「全球知名歷史學家談論有關全球化、非政府組織和中國的對話—非政府組織是不是會獲得更大的影響力？」，海峽快訊，2000/01/11。
- Benjamin I. Schwartz，「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和比較文化研究」，二十一世紀，第 51 期(1999 年 2 月號)。
- Francis Fukuyama，「亞洲經濟成敗背後的文化根源」，IFC，spring 1999。
- 水秉和，「全球化與全球化現象」，當代，133 期(民 87.09)。
- 水秉和，「亞洲金融風暴與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化」，當代，126 期(民 87.02)。
- 王明輝，「區域化經濟與全球化經濟--論兩岸三邊經貿互動的經濟建構」，臺灣經濟金融月刊，384 期(民 86.01)。
- 王振寰，「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臺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臺灣社會研究，27 期(民 86.09)。
- 王建生，「世行七點建議幫助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經濟」(簡)，人民日報，2001/12/06。
-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與現代世界的興起」，歷史月刊，第一四四期，2000 年 1 月。
- 古允文，「巨靈或螳螂？——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與社會福利」，國家政策論壇，第二卷第一期(民 91 年 1 月)。
- 全鍾燮，「全球化趨勢下公共行政的新挑戰--行政改革、創新與變遷」，人事月刊，第 105 期(民 83.05)。
- 佐伯啟思，「虛構的全球主義」，二十一世紀，第 51 期(1999 年 2 月號)。
- 何蘭萍，「地方化與麥當勞的成功」，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七期(2001 年 10 月號)。
- 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六期(1999 年 12 月號)。
-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 51 期(1999 年 2 月號)。
- 林佳和，「工會領袖眼中的全球化」，勞動者電子報，2001/05/12。
- 林建山，「國際金融體制的調整與重建」，理論與政策，49 期(民 88.03)。
- 林顯宗，「重建規範 迎接轉型」，國魂，第 650 期(民 89 年 01 月)，頁 33-35。
- 尚一皮埃．萊曼，「了解全球化時代冒升的市場動態」，明報，1999/6/21。

- 房寧，「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簡)，面對全球化挑戰的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洪丁福，「多元社會之民主--國家角色與經濟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左、右兩派的論辯」，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報，7期(民87.07)。
- 胡春雷，「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分析」，美國月刊，73期(民81.05)。
- 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第38-1期(2000年3月)。
- 孫治本，「全球化與社會政策的未來：德國『新中間』路線之爭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三十八期(2000年6月)。
- 張隆溪，「多元文化在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一期(2000年10月號)，頁57-59。
- 張倫譯，Touraine, Alain 著，「『共產黨宣言』的現實性」，二十一世紀，第四十九期(1998年10月)。
- 張頤武，「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二十一世紀，第三十八期(1996年12月)。
- 覃里雯，「分析：美國在衰落嗎？美國夢破滅了？」，經濟觀察報，2001/10/16。
- 曹添旺，「貧富差距問題 社會及經濟層面探討」，研考 - 1258(民83.09)。
- 陳方正，「在文明的邊緣」，二十一世紀，第六十七期(2001年10月號)。
- 陳亦信，「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新理論」，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號)。
- 陳淑敏，「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八期(2000年4月號)。
- 陳嵩璋，「自由貿易全球化及區域化--兼論我國因應之道」，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29期(民86.01)。
- 陳小紅，「『福利國家改革模式』之意涵：經濟"全球化"的觀點」，理論與政策，43期(民86.06)。
- 陳魯直，「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轉折」，香港大公報，2000/08/23。
- 陳世欽譯，Francis Fukuyama 著，「911事件 現代世界的沉重反彈」，新聞周刊，2001/12/18。

曾玉明，「全球化的挑戰」，能力雜誌，512期(民87.10)。

楊孝，「全球化運動與國際社會福利資源的再分配」，社會福利，137期(民87.08)。

蔡宏明譯，Smeets, Maarten 著，「市場全球化對貿易政策之影響」，臺北市銀月刊，260期(民80.05)。

劉康，「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二十一世紀，37期(1996年10月號)。

曠新年，「文明的傷害與轉折」，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號)。

韓毓海，「我們是否要接受一個同質化世界？」，二十一世紀，第五十四期(1999年8月)。

韓毓海，「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號)。

劉世鼎，「許勒及佛格森對於全球化(理論)的批判」，思與言，第38-1期(2000年3月)。

蕭新煌，「從全球化的觀點定位南向政策」，國家政策(動態分析)雙週刊，169期(1997/07/22)。

樊勇明，「全球化到底是什麼」(簡)，人民日報，2000/10/12。

## 外文期刊

Samuel, Kim., "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 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4 (1999) , pp.16.。

Ajami , Fouad,. " The summoning, "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4(1993)。

Barber Benjamin R., " Jihad vs. McWorld, "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9, No. 3(1992), pp. 53-65.

Bowen, John R., " The Myth of Global Ethnic Conflict,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 4(1996)。

Fukuyama, Francis., " The End of History ? "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 pp. 3.

Huntington, Samuel P. ,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 " Foreign Affairs, Vol. 72.

- No. 3(1993)。
- Keen, David., “ Organised Chaos : Not the New World We Ordered, ” World Today, Vol. 52  
(January 1996), pp.14-17.
- Laqueur, Walter., “ Postmodern Terrorism, ”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1996).
- Ohmae, Kenichi., “ 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1993).
- Rothkopf, David., “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 ” Foreign Policy, Nol. 107  
(Summer 1997).
- Sakakibara, Eisuke., “ The End of Progressivism : A Search for New Goals, ”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1995).
- Slaughter, Anne-Marie., “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1997).
- Thomas , Vinod and Belt, Tamara., “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Allies or Foes ? ”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34, No. 2 (1997).
- Thurow, Lester C., “ New Rules :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ext Century.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20, No.4(Winer 1997/98)。
- Kaplan, Robert D. , “ The Coming Anarchy, ”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73, No. 2(1994),  
pp. 44-76.
- Klare, Michael T., “ Redefining Security : The New Global Schisms, ” Current  
History, Vol.17, No. 5 (1996), pp. 857-874.

## 網路資料

- Anthony Giddens ,「全球化勢所必然 但不能失控」, 華訊新聞網 ,  
( [http://www.ttmn.com/cna/020417/category\\_g\\_b.html](http://www.ttmn.com/cna/020417/category_g_b.html) ), 2002/04/17。
- Immanuel Wallerstein ,「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

- ( <http://cc.shu.edu.tw/~gioc/> )
- 丁迺忻,「伊斯蘭文明的世界觀」, 伊斯蘭之光網站,  
( [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 ), 2000/08/18。
- 王如哲,「全球化的教育改革動向之一: 因應知識經濟的國家教育改革策略」,  
國立中正大學知識經濟與教育研究中心,  
( [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kmc/chinese/index\\_c.htm](http://www.ccunix.ccu.edu.tw/~deptkmc/chinese/index_c.htm) )
- 牟傳珩,「只有放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也為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獻禮」,  
民主論壇, ( <http://www.asiademo.org/2001/06/20010629a.htm> ), 2001/06/26。
- 李威霆,「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 留法台灣同學會網站,  
( <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
- 李培林,「中國貧富差距的心態影響和治理對策」,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1/Apr/29302.htm> ), 2002/06/09。
- 辛建譯, 詹姆斯 彼得拉斯著,「全球化: 批判與分析」, 中國與世界,  
( <http://www.chinabulletin.com/indexb5.htm> )
- 朱易,「美國的貧富差距」, 湯本論壇,  
<http://www.tangben.com/Finance/richpoor.htm>。
- 朱夢魁、詹新慧,「巴以衝突因何而生」, 人民網,  
(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183/6103/7942/> ), 2002/04/03。
- 李文凱,「全球化——全球化教會我們什麼——全球學者暢談全球化」, 人  
民網, ( <http://www.peopledaily.com.cn/> )
- 林深靖,「馬克士論『散裂的全球化』」, 台灣賦格,  
( <http://communities.msn.com.tw/221887> )
- 林書揚,「帝國主義簡論」, 夏潮聯合會資料庫, ( <http://www.xiachao.org.tw> )
- 周明杰、李海青,「經濟全球化是利是弊」, 北京晚報,  
( <http://www.chinaproducts.com.cn> )
- 陳魯直,「全球經濟出現新的轉折」, 經濟全球化 中國網,  
( <http://202.130.245.40/ch-jingji/jinji1/26.htm> )
- 陳欽春,「從貿易、投資、金融領域, 檢視全球化國際政經體系中, 國家機器

- 的角色與前途」，未來中國研究，  
( [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http://www.future-china.org.tw/index_o.html) )。
- 曹俊漢，「全球治理趨勢 爭取國際生存空間」，國家政策論壇，第一卷第十期(民 90 年 12 月)，( <http://www.npf.org.tw/monthly/001110/theme-032.htm> )。
- 翁燕菁，「發展、全球化與人權困局」，台灣留法同學會，  
( <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
-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 - 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 )，2001/10/31。
- 劉大和，「全球化之中的文化問題」，留法台灣同學會，  
( <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留法台灣同學會> )。
- 劉鳴生，「漏油與漏氣 - - 從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看全球化的一個病徵」，台灣賦格網站，  
[http://groups.msn.com/170507&naventryid=318/\\_homepage.msnnw?pgmarket=zh-tw](http://groups.msn.com/170507&naventryid=318/_homepage.msnnw?pgmarket=zh-tw)。
- 龐中英，「人民特稿：美國遭襲與全球治理」，人民網，  
(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a/24/20010917/562074.html> )。
- 龐中英，「美國遭襲與全球治理」，人民網，  
( [http://csonline.com.cn/big5/content/2001-09/17/content\\_58646.htm](http://csonline.com.cn/big5/content/2001-09/17/content_58646.htm) )。
- 龐中英，「反全球化：另一種全球化 對“反全球化”現象的調查與思考」，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jinji/31/181/20010111/376512.html> )。
- 「『後現代右翼』會讓歐洲政壇變樣嗎？」，人民網，  
( <http://www.people.com.cn/BIG5/> )，2002/5/24。
- 「中國文化與全球化論壇」，網易，  
( [http://culture.163.com/edit/011123/011123\\_55219.html](http://culture.163.com/edit/011123/011123_55219.html) )。
- 「全球化專輯」，留法台灣同學會，  
( <http://communities.msn.com.tw/170507/page126.msnnw> )。
- 「全球化專輯」，博客來書局網站，( <http://www.books.com.tw/> )，2001/11/30。
- 「全球化」，中文大學學生會侯選內閣-百萬大道，  
( <http://ihome.cuhk.edu.hk/~s007099/index.htm> )。

- 「亞太人民大會團結宣言」, The 1997 People's Summit on APEC ,  
( <http://www.geocities.com/aplu1960/globalization1-2.htm> ), 1998/11/14。
- 「地緣政治的舊說新傳」, 人民網 ,  
(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j/24/20020322/692563.html> ), 2002/03/22。
- 「美國當前扮演良性帝國的角色」, The New York Times ,  
( <http://www.nytimes.com/2002/03/31/weekinreview/31EAK1.html> ), 2002/03/31。
- 「國際知名學者談面臨全球化挑戰的社會主義」, 夏潮聯合會資料庫 ,  
( [http://www.xiachao.org.tw/index\\_in.asp](http://www.xiachao.org.tw/index_in.asp) )。
- 「俄極右翼勢力日益抬頭」, 人民網 , ( <http://www.peopledaily.com.cn/BIG5/> ),  
2000/05/23。
- 「歐洲：震蕩中的思考」, 人民網 , ( <http://www.peopledaily.com.cn/BIG5/> ),  
2000/05/23。
- 「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論壇」, 思想評論 ,  
(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index.html> )。
- 「專家：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六大問題」, 人民網 ,  
( <http://news.fm365.com/caijing/zhuanti/shouru/> ), 2002/04/15。
- 「社會主義」, 台大網路非同步教學課程 ,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cialism.html](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cialism.html)。
- 「兩極分化 共識難求」, 中華文摘, 第五十三期 ,  
( <http://www.chinanews.com.hk/project/digest/no53/doc003c.htm> ), 2001/09/09)。
- 「國際知名學者談面臨全球化挑戰的社會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 ,  
( <http://linkchina.sina.com.tw/cgi-bin/chinese/big5gb.cgi> )。
- 人民網 , ( <http://www.peopledaily.com.cn/BIG5/> )。
- 大紀元新聞網 , ( <http://www.dajiyuan.com/b5/ncnews.htm> )。
- 中國時報 , ( <http://news.chinatimes.com/> )。
- 中央日報 , ( <http://www.cdn.com.tw/welcome.htm> )。
- 自由時報 ,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
- 亞洲周刊 , ( <http://www.yzzk.com/> )。
- 明報 , ( <http://www.mingpao.com/> )。

香港大公報 , ( <http://www.takungpao.com/> )。

鉅亨網 , ( <http://www.cnyes.com/> )。

聯合報 , ( <http://udnnews.com/NEWS/> )。

解放日報 , ( <http://www.jfdaily.com.cn/epublish/big5/paper27/19307/> )。

南方快報 , ( <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 )。

中國互聯網 , (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 )。